

祖國救難

西蒙諾夫著
高亞天譯

東北書店印行



3 0543 0030 0

「就是祖國炊烟，

我們都覺得親切

香甜……………」

俄國古老的詩句

第一部

彼得·謝明諾維赤·巴沙金經過了將近三年的出使外國以後，歸返自己的家鄉，斯摩林斯克來了，更確切些說，是斯摩林斯克的附近，是區中心普哈沃。這是在今天——戰爭以後，他的家庭所住的地方。

是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候，據車長說，到普哈沃還有一小時的行程。

巴沙金已經把將下車以前應當作的一切事情都作完了。他收攏了東西，把手提包的鎖扣全部扣好，用刷子刷了一下衣服，外套和便帽，馬上又站在擺動得很厲害的與洗間裏的鏡子跟前，再一次地梳理着濕潤的頭髮，聚精會神地端詳着自己的相貌。然而，在臉上沒有任何新的東西。在暗淡的車廂裏的鏡子裏映照着的是一個看來三十五歲左右的人的面貌。一幅消瘦的，晒得黧黑的面孔之所以看來特別陰暗，也是由於那剪得短短的，向後披着的頭髮非常光亮，儼然就像麥芒一樣。光亮碧藍的眼睛在這幅陰暗的臉上看來似乎是多多少少有些褪了色一樣，但是常常密縫着眼睛的習慣却使得臉上顯露出一種微帶詼諧的表情。

如果說，差不多每個人都很微妙地和某一種動物類似這樣說法是實在的話，那麼巴沙金，似乎就最像一隻生着一對帶笑的眼睛並生着一隻翹得高高的，聽覺銳敏的耳朵的瘦長的牧犬。在巴沙金身上



在飛機場上，飛機起飛前的整整一小時內，他簡短地、單調地回答着他的問話，一次都沒有抬起她那執拗地低下垂的眼睛。

螺旋槳已經在轉動了。他把她的手提包送到飛機裏就回來了，而她却依然垂着頭，帶着那樣一種冷淡的表情站在機梯的跟前。

『要起飛了。』飛機上的機械士通告了。

這時，她特地抬起頭來，把兩隻手伸到巴沙全的脖子後面，但卻不靠緊他，在伸展開的手臂的距離裏久久地望着他，似乎是遠遠地送一記他的臉面。

而他也同樣地，被她的視綫所征服了，並打算把她也抱過來，在考慮着她臉上帶因別種引起的悲傷與恐慌，這悲傷與恐懼使他想他很想跌到地上，抱住妻子的兩膝，並——即使她會鋪天席地的大衣也好——吻它們，並傾吐一下自己對她的愛情。

在因塵土而變得發黑的卡加的臉上，兩隻眼睛顯得格外的人而且漠然不動似的。他總定入了些的衣衣領子圍繞着她那有些消瘦了的，可愛的，由於砲彈炸片而傷後留下了一個小傷疤的脖子。

一個彈藥架放足了馬刀。卡加頭上的髮夾落了下來，於是她的發暗的長髮便飛起來，就這樣地在氣流中飄蕩着，飛舞着，同時又像停在空中沒有動。但她沒有注意牠們，繼續地望着巴沙全。

就這樣他也記住了她的面孔：悲傷地抿得緊緊的嘴唇，嘴唇上帶有風乾的小小的裂紋，雖然一個灼灼的眼睛，飛舞着的長髮。

巴沙金在每遇路軌接合點都在引起震蕩的車廂裏的走廊裏來回走了兩、以後，便回到車間裏，在窗前坐下了。

天氣很冷。冬天的風吹透了陳舊的車廂。佔着兩個下層單舖的一對夫婦，在鬧着，說着他們還不如坐普通座位好了；那裏人多，因此也就比較暖一些。

巴沙金從窗子裏望着那清一色的，迎面飛過的白茫茫的田野，在思索自己的生活。

這個生活的開頭，是在這裏，在斯摩林斯克省，二十四年以前；而今天，經過了各種屈辱以後，生活的循環又把他引回到這裏來，引回到從前的地方來。可是，這是絲毫，是爲奇的：勿寧說，正是應當得到這樣結局。

在他那鋪蓋着綠呢子的，陳舊書桌上邊，放着一個玻璃墨水瓶。當着母親擦桌子的時候，便移開墨水瓶的位置，在墨水瓶下面便看到一個綠色的圓圈。於是這個圓圈便惹人注意，而且改變了整個桌子的樣子，直到把墨水瓶放回原來位置時爲止。他的腦子裏產生了一個可笑的想法：實際上，他今天就像這個墨水瓶一樣，不過是把他放回原來位置就是了。

他沒有看見母親比起沒有看到妻子的時間，要悠久的多了——已將近六年。

從來信裏所知道的就是這樣一點點：他們在斯摩林斯克的住宅被燒掉了；母親曾參加過海警隊，現在住在普哈沃如如葉琳娜家裏，在那裏教書；葉琳娜的丈夫，格里果里·法捷依夫·康特拉克夫，曾參軍作戰，可是在四三年復員了，而今天，和在戰前一樣，幹着舊職業，從事土木建築；弟弟舒佳成了一隻手的殘廢從前總歸來了，現在在斯摩林斯克學習，他任的學校正是戰前巴沙金執教的學校。幾乎是家家戶戶都遭受了不可彌補的損失。母親的弟弟，舅父華夏在莫斯科自衛隊中犧牲了；而在戰爭

就要結束的時候，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第一房妻子的兒子安納德里陣亡了。他是在空軍中服務的，死後被追贈以蘇聯英雄頭銜。

當真說，這就幾乎是巴沙金在這幾年中對自己家族所了解的全部情況。

關於卡加，他知道的稍微多些，他先先後後地，從地球的各個角落裏收到了她五封信。他知道：她給他生了個兒子，現在同他母親住在一起，在鐵路醫院裏當外科看護士。這些信追趕着他，在完全不能預定的行程上轉來轉去，而他也就不能確切地判定一共寄來多少信和多少信寄得沒有影了；他也不知道：他的回信中，那一些卡加收到了和那一些沒有收到。

卡加寫的信是簡短而且不可思議的；它們就像一個極力抑制着不哭出來的人底一幅面孔一樣。眉毛高聳着，脣角顫抖着。看這些信和重讀這些信，對巴沙金是痛苦的。它們並沒有給他說明任何事情。

有時，他覺得這些信之所以如此短促是因為她過於愛他，她沒有他便不能生活。這時他便回憶着他們分手時她的面孔，心平氣和地想着，她的來信像那幅蹙蹙不語的面孔。有時她身每封信裏全都一樣的幾行結語：『願你健康，我和葛翠少，強強地吻你一會使得他發狂，使他感到有一朵令人絕望的高高的石蒜，他既不能毀掉它，也不能讓過它，要看看它後邊在發生着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

戰爭結束後，已經快兩年了，而他還祇是在回家的路上，在這整個時間裏，既沒有任何機會去休假，也沒有任何機會把妻子接到自己跟前來。

正如生活中的慣例一樣，在卡加離開前緩過了幾天以後，意料之外的，不太重要的情況突然地闖進了巴沙金的命運中，於是便完全沒有預想到地改變了他的生活。

下半夜的時候，當他因燥熱的天氣而感到疲憊，正躺在長得非常茂盛的青草中——青草掩蓋了一切；彈坑，甚至砲車走過後留下的新時錨溝——的時候，忽然聽到一聲向下降落的飛機的吼叫，隨着這一聲吼叫是一聲近在咫尺之間的，震身欲裂的巨響，就好像用一個大鐵錘，到到了一塊巨石上所發出的聲響一樣。

一架美國轟炸機，完成了從意大利到普爾塔瓦的穿梭飛行以後，機面着地地被迫降落於玉蜀黍的田野裏，距離巴沙金指揮的反坦克砲兵營離地半里路的地方。

一切就從此開始了。突然地，發現了第一個接待了飛行員們的巴沙金，在全軍團中想英文最好，於是便命令他把美國人帶到前線司令部去。

不過，在這頭一次，整個的事情就這樣地結束了，而巴沙金自己也很快地就把這點小事忘掉的了。但在這個期間，周圍情況不是受他支配着，却有人憶念着這位做得英文的少校。在距他二百里遠的一個地方，在前線幹部科裏，從保險的文件箱裏抽出了一份履歷表：大學程度——列寧格勒工業大學畢業，懂外國語：英文懂得好，法文差些。把抽出來的，上面作了記號的這份履歷表單獨地放了起來，而把那張上面與其他人的姓名一起也印上了巴沙金的姓名的表格，已裝進了皮上寫着「呈報」字樣的布製的公事夾內。然後，藍色鉛筆寫上的批字是「批准」，紅色鉛筆寫上的批字是「同意」。美國人在馬塞登陸了；於是是很小的，很有力量的，整齊清晰的筆跡，在帶有一個小紅尾的公文用紙上不停地劃着，用特號字寫着請示：「調赴遺囑工作委員會分配工作。」

在一九四四年的九月裏，經過了三天的穿越伊朗、埃及、阿爾及耳和地中海的飛行，少校巴沙金在馬容左近的一個廣大的、野草叢生的飛機場上，下了飛機。

他稍微感到有些頭暈了。這主要的還不是因為疲勞，而是由於過多的接觸。這長，天氣溫暖，又十分靜寂。他想到好像有什麼東西，不知是個甲蟲還是個蜜蜂，在頭頂上嗡嗡了一陣便落到草叢中去了。藍色的天空，凝然不動地佇立着，儼然就像在畫片上一樣，從地脚起直達高空。整個的身體浸潤在疲憊人的、南方下午六點鐘的暖流中間了。巴沙金摘下軍帽，把它翻轉過來，疲憊地用手帕擦了擦軍帽的內部。

他的砲兵營現在在普洛也什基附近的一個地方作戰。很顯然，是如此的。假如在黃昏的時候沒有戰鬥，那麼參謀長通常是在此時，下午八點鐘，坐下來準備寫彙報的。可是，這一切到如今與巴沙金是毫不相干了。他再一次地用手帕擦了擦他那嶄新的軍帽，蔑視地用手指彈了一下那漂亮的，發着光的帽沿，便戴到頭上了。原來的前綫生活結束了。開始了新的，出乎意料之外的，而且是還沒有完全理解到的一種生活；又有誰知道在這個新的生活中等待着他的將是什麼呢。

在飛機場上，就好像在草地裏飛跑着的一隻狗一樣，忽起忽落地奔馳地駛來一輛微弱的汽車。在飛機後邊坐的是一位穿藍聯軍服的軍官，頭戴一頂如巴沙金的軍帽同樣新的軍帽，金色的肩章也同巴沙金的一樣。他用一隻手開着汽車，另外一隻手在空中揮舞着，而且在向巴沙金呼喊些什麼。

新生活的開端就這樣被記憶下來：碧藍的天空，青黃色的被焚過的飛機場上的土地和在草地裏起伏奔馳的小黑汽車……

在法國飛機場上的這開始的幾分鐘內，並沒有什麼惹人注意的東西；它們之所以被留在記憶裏，

只不過是因爲它總是向前進。它不是一根綫頭，爲要不把綫團搞亂，就應當從這個綫頭開始。千百里長的綫索都在一個軍人的頻率匆忙中被縱橫交錯地纏在這個綫團上。法國的柏油公路，荷蘭的深暗的運河，大西洋的捲在白色水花中的綠色的浪頭，最後，還有一條新修建的筆直的汽車路。巴沙金有時竟覺得他的記憶變成了喧嘩的十字路口，許多往事都經過這十字路口，互相衝撞着，互相毀壞着，向所有這些交叉的道路上奔馳。

有些到過外國的人們，他們那種本能的愛國主義和他們那種同樣本能的對周圍一切事物的敵視態度，有時竟變成了自己的一種遮眼，這遮眼妨害他們看到與認識其不熟悉的世界。巴沙金却不是這類的人物。

用強力給牲口戴上遮眼，是爲了牠不駭怕生人。那些自願地把遮眼帶到自己眼睛上的人們，在巴沙金看來，一部分是胆怯鬼，一部分是精神上的怠惰者。對自己之一切無條件的贊揚及對外人之一切同樣無條件的責難，巴沙金覺得並不是精神力量的佐證，而相反地，只是這些人們的無能的標誌。他們沒有足夠的精神上較另外世界優越的感情，而取得這個優越感是可能的，不必否定自己固有的好的地方，要承認美國的汽車路和說着冷言冷語的電影院都是好東西，可惜，我們暫時還不可能有這些東西。他們當起祖國時，便無例外地贊揚一切，於是人們就不信他們的話了。可是，在大多數的場合裏他們是喜歡緘口不語並不捲入對爭論中去。

當着在他們終究爭吵起來的時候，那爭論也總是常常轉入到半玩笑的對俄國的凍斯，魚子，油餅和伏特加酒等東西的吹噓上。

這一點總免引起巴沙金的憤慨，而他也不能理解，在經歷了和他一樣的勞動生活的他的同年裏面，某些人，怎麼竟會突然地在談話中間露出了這樣一些臭名昭著的商人思想。雖然他們本人，事實上比起他們底談論，甚至於比起他們時常並非十分嚴肅地談論魚子和油餅來說，他們是下知要好多少而且聰明得多少，但巴沙金覺得，總還有一種降低身份的，可恥的東西，毫無意義的助長着那些對俄羅斯來說不對頭的糊塗概念。

有一次，在華盛頓的大招待會之後，巴沙金會同自己前在探購使團裏（他當時就在這個使團工作）的一位同事尼古拉也夫少校，因為這一點爭吵了一頓。

他們回到他們住的旅館底房間以後，衣服已脫掉了一半，各人在各人的床上對面坐着，不加思索地，繼續脫着衣服，氣憤地爭吵着。

「談到社會主義國家時，你可找到誇耀的東西了，——什麼煤礦和油餅都來了。」巴沙金第一種叱責的口吻囁囁着，發狠地解着皮鞋上的帶子。

「可是你叫我對這位航空工業家斯登里君說什麼呢？難道講『只顧自己』？」

「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永遠要保持自己的本色。」

「聽我說，」尼古拉也夫從頭上把襯衫脫下來，緩和了語氣說，「當我把關於油餅的插進來的時候，他那副鬼臉甚至都變得和善了呢。真是！」

「當然囉，是變得和善了！」巴沙金狠狠地把皮鞋往床下一拋，覺得那感嘆，使得他帶着早晨不得不匍匐在地上去取。『當然囉，他是變得和善了！』他重復了一次。『祇有一些煤礦和油餅的聯，對他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不要鬧了！」

「我要鬧清！」

「可是在一個六呎面筒多餘地提一下紅手帕有什麼意思呢？」（註）尼古拉也夫在被子下面洋地應聲說。

「是面旗幟，不是塊手帕，衣袋裏是藏不住它的。」巴沙金喊起來了。

「不要喊。」

「我不能不喊！」

「怎麼也和你談不攏來，」片刻的沉默之後，尼古拉也夫說。想了一下，又加了一句：「在這裏你是很難同人們談話的——這裏需要外交，而你卻不會。」

「爲什麼我不會？我會。」被觸動了痛處的巴沙金，急燥地說道。「但只是我不同意認爲最好的外交就是碰到誰就和誰擁抱起來喝伏特加酒。」

「那可怎麼辦呢，他們很喜歡這一套。」

「而我不希望人們爲了我能成杯地喝伏特加酒，而主要的是爲了把我當作傻瓜，而喜歡我。」

「可怎麼說呢，有時這樣作也是有好處的。」

「不對，這樣做，任何時候都是有害的。請原諒——今天晚上我簡直不能夠冷靜地看你一眼。你整整一晚上都在裝傻瓜和商人。」

註：西班牙的午時，男子用紅手帕作信號的牛面舞，搖擺舞目，早晨更初醒起午既醒——譯者

「可是你又有什麼建議呢？同他們開談佈公嗎？」

「我對你沒有什麼建議。我祇不過是希望每一個同你，或者是同我，談話的人，感覺到我是調蘇聯人，感覺到我的引以自豪的不是在自己的俄羅斯有澡塘和魚子，而是些另外的什麼東西。」

尼古拉也夫沒有任何回答。他靜默地閉着眼睛，望着天花板，用兩個手指殘酷地捻着他那花紋布美國睡衣底領角。

巴沙金以為他是變了氣，於是沉默了片刻，便低聲地喚了他一聲：

「萬尼亞！」

尼古拉也夫，依然沉默不語地，伸展伸展身子，用那強有力的，長滿汗毛的兩隻手緊緊地抓住了床的靠板——使得床的靠板都吱吱的響起來，於是他坐起來，把兩隻赤腳垂到地板上。

「去他媽的鬼！」他嘆了一聲，與其說是發狠地還不如說是絕望地。「再不能待下去了。我要回國！回國！」

在他的話裏邊流露着的那種痛苦的不能忍耐下去的心情，也使得巴沙金不由地跳起來坐在床上了。

「請求書呈遞過兩次了！」尼古拉也夫繼續地說。「我不去找老婆，也不去睡暖炕——派到那裏都成——到庫什加，到千島羣島，到他媽個什麼鬼地方去都成！祇要能在自己人中間過日子就行。我也不需要一切此地的這些葡萄園和蘋果園的點心，除非我們成為富國，沒有這些東西我也可以過活下去，而且將要工作，那怕一天十二小時工作我也幹——給多少工作總幹多少，而這個美國呢，就連想也不去想它——去它的吧！你信就信，不信就拉倒。」

『爲什麼不相信呢？我信。』巴沙金說。『我自己也思念家鄉了。但是工作——莫非國外的生活完全不使你感到興趣了嗎？』

『請看一看有多少興趣，就是連一個手指的四分之一的興趣都沒有了。』尼古拉也夫在講話的時候，順便作着忿怒的手勢。『真是鬼迷了心使我過去學了英文！假如在履歷表上沒有他媽的這一項的話——本可以打完仗早已回家了。』

他又躺下來，用被子連頭蒙起來，在被子下面，用着有些嘶啞、悲傷、帶有輕微嘲笑語調添加了一句：

『別加，我是不適合於生活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中的。這也就是我的全部的苦惱。』

四

尼古拉也夫睡着了，或者也許是假裝在睡。但巴沙金却還是很長的時間裏睜着眼睛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在這個月光明媚的夜晚，白宮底潔白的圓頂清晰可見。

尼古拉也夫呈遞了請假書，照他說來，是作得對的。他這樣一個人，似乎實際上也是回國好些。但是說到他，巴沙金，他是否適合於一個人生活於『資本主義包圍』中呢？最初幾個月裏，有時他覺得簡直是無容置疑了：『不，不適合。根本不適合。』一切的懸念都湧上心頭來：懸念着妻子，懸念着俄國的人們，俄國的自然景色，俄國的鄉言俚語。他爲了沒有期限的出使而苦惱了。由於這樣，甚至連計算在國外待過的日期也不能計算了。

他勉爲其難地習慣着對待很多事情：要習慣於對他完全陌生的那一套人事關係；要習慣於各異其

趣的人的興趣；要習慣於用『有利』這兩個字去代替『需要』兩個字；要習慣於這樣的情況，就是說你要講：『來吧，同志們幹吧！』時，也沒有講話的對象；而最後，也要習慣於一種情況，就是每逢話題從瑣屑小事轉到任何大事的時候，正義的道理在這裏都要拜倒在金錢的理性的腳下。

但更使他叫苦的是他要習慣於那樣一種計算人民損傷與苦難的複式簿記，當他帶領自己的反坦克砲兵營的時候，他會是不想去相信竟會有這樣的東西存在的。

在家鄉的時候，他從小就看慣了的是：人類的不幸只是不幸而已，額外再沒什麼了。此外他看到的是：差不多每個不幸事件或述或早地都有它那使人厭惡的有利的一面。

在米蘭，他聽到一個意大利的靴鞋店的老闆連說帶笑地講述着在戰爭結束前的兩天內美國人如何巧妙地轟炸了捷克的『拔佳』靴鞋工廠（註）。這個意大利人高興的是因為這些工廠至早也得經過兩年才能恢復；固然，這主要是對美國人有利的，但他也受不到什麼損失，於是這個消瘦的，很儂個上了年紀的僧侶似的老頭兒，滿了一杯酒，便爲了祝賀盟國空軍，樂以忘形地喝了起來。

在紐倫堡的一個酒巴裏，與巴沙金並肩坐在一起的兩個記者和一個英國偵察隊的軍官，他們幾乎不因巴沙金之在場而感到搗促地在爭論着關於俄國官方報導的死人七百萬這個損失數字的可靠性。由他們爭吵的腔調裏可以確切地看出：他們很希望這個官方報導的數字小於實際上死亡的數字。

『但是即便他們報導的數字是確切的話，』他們中間的一個作結語時說，『七百萬也很可觀了。』他流露着滿意的神情講出了數目字。

註：『拔佳』被毀爲世界最大的溝壑，全世界各國都有分廠，我們各大商埠均有其分銷處——譯者

巴沙金很想給這個人一拳。但可惜這正是他沒有權利能作的事。然而對此幾感不語也使他勢所不能。『而且在這種情況下面應當不應當緘默不語呢？』他想了下，便連滾子一起轉了個身，面同自己的鄰人們，臉色有些發白地，用英國話說道：

『你們在起初的時候，爲了使我們死七百萬，你們有意地把開闢第二戰場的時間拖遲了兩年，而現在只是因爲我們比你們多受了七倍的損失，你們便試圖着在和會上威氣凌人地同我們談問題了，你們的計劃不會成功的，請你們相信吧。』

開始沉默起來。繼而那個英國軍官，顯然是感到了些普通人由於廉恥引起的不自在的味，於是使緩和着語氣說道：

『來吧少校，還是讓我們乾一杯吧！計算這些賬目，不是咱們當兵人的事情。』

巴沙金端起自己的酒杯，喝了一口掺水的『威士忌』，他頭上那一綫豎立的頭髮發了怒似的蓬散開來。

『可是你在何處作過戰？』他密縫着眼睛問了一下那個英國人。

『我在聯合統率部任過職。』

『在什麼地方？』

『在南安普敦。』

『似乎這個地方是在英國的西南部。』

『對的。』

『沒有在這個戰場上待過。沒有待過的地方就是沒有待過。』巴沙金已經是不隱諱嘲笑的話句

了，他繼續說：『我本想同你們那些在敦刻爾克（註）作過戰的士兵們，按照當兵的一套談一談。現在同你們是扯不出當兵人的話的。祝你們健康吧！』他舉起自己的酒杯來，一飲而盡。站起身來，彎了彎腰，便向門口走去了。

這僅僅是許多次遇會中的一次，許多次談話中的一次。只要一談起俄國的傷亡，破壞和歉收的時候，這類的遇會和談話便厭倦人地重覆着。

『貴國毀壞了上千的城市，是真的嗎？』

『是，是真的。』

『絕對正確嗎？沒有誇大嗎？』

『是的。』

『自己恢復這一切，你們將會很吃力的。』

『是的，我們是很吃力的。』

對談者是一個鐵管製造公司的代表。該公司已經送交了四五汽軌的鐵管——是供薩拉多夫到莫斯科輸送汽油用的。由於鐵管訂購太急，付出了較平常昂貴的購價。公司的代表想問一下巴沙金：這個訂貨是僅做一次呢還是一系列的訂貨？但是老練的待人接物員經驗不允許他提出這樣的問題，於是他們愉快地打了個口哨，重覆着：

『上千的城市，這相當多了！』

註：敦刻爾克——法國北望海邊，第一、二、三、四、五、六次大戰均著名。第一次英德戰役。

巴沙金望着他那心滿意足的臉，回憶着剛解放後羅斯托夫的冬天的廢墟，被冰雪封凍起來的樓房的殘垣頹壁，一條空曠無人的，死寂的街道，街道上一個孤苦伶仃的男人，拖着雪橇，順着馬路慢慢地移動着。那男人把繩子套在胸脯上，雪橇滑着，有時便橫起來走；雪橇上拉的是一口小小的兒童棺材，棺材是用兩個膠合板紙烟箱子釘成的。木板上還寫着：『獨佳特（註），頓河——羅斯托夫出品。』

『怎的你默默不語呢？』對談的人問巴沙金。

巴沙金望着他的臉，默不作聲。

那還是在臨離開美國時候的事情：這次巴沙金的對談者原來是位右派的名記者。話又談到關於糧食問題了。

『據說貴國今年是空前未有的歉收。是嗎？』

巴沙金說明了是如此。

『我聽說貴國已經降低了配給糧食的標準。在糧食問題上你們今年將是很困難的。』

巴沙金盯着自己的對談者的臉。對談者在傲慢無禮地闡述那一套在俄國勢將遭受飢餓的想法。這人甚至並不想在臉上表現一下同情心。不，他講話時的表情是心滿意足的，在話語停頓的時候他在微笑。

巴沙金與這位記者相逢已不是第一次了，並且也知道，他不是獄吏也不是殺人兇手，他不會吞法

註：獨佳特為一種紙烟的牌子。——譯者

兒也不賤殺婦女；相反，說來他是非常本分的一個人，參加過戰爭，本人負過傷，在菲律賓的一個什麼地方失掉了自己的兒子。

但談到俄國將發生飢餓的時候，他却在微笑。這種念頭使他感到滿意。他覺得，俄國的缺乏糧食將給國務院在與俄國人進行強硬談話時以更多的依據。

「在糧食交易問題上你們的處境將是很困難的，這一點你同意我的看法嗎？」記者結束了自己的話。

「同意，但我不喜歡人們在談論關於我國人民的痛苦時却在微笑。」

「惡良心說，你是神經過敏了。」

「在這種場合，我錯了我是非常高興的。」巴沙金謙遜地說道，同時內心裏帶着不共戴天的仇視。

五

是的，說實在的，如果回憶一下整個這兩年多的時間——那麼這個時間在感情上是一種痛苦而嚴峻的磨鍊。

習慣於這一反常的，卑鄙的生活之存在這一事實的本身，而尤其是習慣於這一生活之非法性這一事實，就是非常不容易的。

當然，也不能說，巴沙金在自己祖國裏就沒有遇到過貪婪自私，卑劣打算，或者把自己個人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上的人。

但在那裏，在祖國，這些東西都是非法的，而最主要的，是道德所不許的。一個在別人的不幸和貧困上建立自己個人福利的人——不管程度怎樣——在那裏便是社會的公敵。如果他要幹這種事，那他要秘密地幹，和小偷一樣，總是怕被人揭發出來。不管偷竊得多麼巧妙，不管偷竊了別人多少財物，都不能提高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而且即使某個人有時還能秘密地作出些壞事的話，那與他也是永遠不能公開地，明目張胆地作壞事的。

但在這裏，一切都相反，而正開始時這簡直是不能忍受的困難。有些人忍受不住了。有些人，如尼古拉也夫，吵吵鬧鬧地，不覺慚愧地要求回國了；另外一些人們，除了自己的事情以外，對任何事物都儘力地不聞不問，一有機會便關在房子裏，默默地計算着到回國以前還有多少時日。

在最初幾個月裏，巴沙金害着第一種病症，也害着第二種病症，他感到痛苦，但同時在他的心靈裏却產生着一種愉快的然而又是鬼異的感傷——這是在這種敵視的環境面前所日益生去力量的一種感情。他開始感到同另一世界的人們進行日常鬥爭是有味道的了。

他在執行翻譯者的職責中，當自己的外國同事們用一些模稜兩可的解釋去金而原文的時候，那他是絲毫不苟地及時加以揭穿。

在美國採購器材時，每一次當他能夠還價還到節省了一千塊美金的時候，他便感到真正幸福了。他講價錢，就像個經紀人一樣地，不講情面，固執到有些不禮貌的程度。

美國人帶着呵責的口吻向他說：

『貴國是個富國。』

『是的，』他回答，『但我却半生性吝嗇，我喜歡講價錢。』

他是扯謊：他是從來不喜歡也不善於講價錢的。他在美國買私人用品時總是引起同志們一場哄笑。關於一頂帽子，一件襯衫或一個皮包的事情，不管是買過了沒有，他總是買的不對頭，不是地方，而且貴幾倍。

但現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給蘇聯的工廠採購器材時，他是參加戰鬥了。而他所節省下來的——一千塊美金便是他對這一戰鬥的微小的個人貢獻。他沒有期待着被人感謝，也沒有期待着被人誇獎。他不能採取別的做法，他只不過是在滿足自己的鬪爭要求，拚全力作戰，而這也就把個人幸福和他在工作上的勝利融匯在一起了。

他仍然在思念着故鄉，而尤其是想妻子的厲害。在最近一年裏，這種懸念有時達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可是就在這同一時候，他却日甚一日地對國外的的工作感到興趣了。這兩種感情同時在增長着，彼此互不抵觸，儼然就像順着兩道平行的路軌向前進着的兩列火車一樣。

常常使他想到的：如果日後，回了國以後，有個時候又要派他到外國來的話，那便很難說他將會回答什麼。

在這個工作裏，有一種像戰鬥一樣的東西，令人可怕而又引人入勝。

在這裏工作過的人們，就像蓄電器一樣。在異國的，而時常是敵視的，絕緣的空間之包圍中，他們渾身都充滿了懷念自己的遼遠祖國的電流，具有一種凝聚着電流的怕人力量。

今天，當他回憶着這些人的時候，內心裏已經不由地就覺得和他們在一起了。——這不僅祇是在過去，而且在將來也是一樣。

他在回憶國外的情況時，不是像一個服役期滿後歸返故鄉來的老兵一樣，而是如同那些無論如何

也擺脫不開昨天戰鬥的記憶的戰士一樣，在戰壕裏休息着，剛把談話轉移到別的事情上去，就又回到這個不想去回味的回憶上來，因為這個回憶又是一個驚悸不安的明日座預感。

他也就是如此地回憶着國外的事情，驚悸不安地，擺脫不開地，好像在回憶着一種他不得不與之發生關係的事情一樣。

六

最近的回憶使他聯想到他橫渡大西洋時所乘的那艘輪船了。

他們的輪船離開紐約是在天很晚的時候，差不多是夜裏了。遠遠地閃爍着美國的最後的燈火。寬廣的，裝貨之後弄髒了的甲板上，乘客們在吵嚷着把別人的皮包翻過來翻過去又扔到一邊，最後，找到了自己的，把它背起來，便匆匆地，如同螞蟻一樣地，分向各艙間爬去了。

巴沙金靠舷舷站着，吸着帶紙嘴的香烟，在等待着這個忙碌場面的結束。

「Russian？」（註）一個矮胖的美國水手，一直走近他來以後，就用一個手指不確切地指着，不知是指着巴沙金本人還是指着巴沙金吸的帶紙嘴的俄國紙烟，問了他一句。

「Russian。」巴沙金懶洋洋地揣測着，問題顯然是針對他本人，帶紙嘴的香烟僅僅是看出他是俄國人來的一個標誌，便回答了。

「Good！」（註）水手說了便把他那工人制服的靠上面的兩個鈕扣解開，一隻手伸進裏面的衣袋

註：Russian 係用英文譯的，有兩個意思，一是一是俄國人，一是一是俄國的。——譯者

註：Good 英文好的意思。——譯者

裏去。

巴沙金等待着下一步的事情。水手，歪着頭，依然還在衣袋裏摸尋着什麼。他是個禿頭，滿頭上都是汗珠，脖子的皮膚很粗糙，帶皺紋，同樣也出着汗。巴沙金想了一下，這大概是個司爐或者是個修械士，從自己的機器開裏出來一下吹吹風的。『他有什麼要求我的呢？』

水手在這時候終於從衣袋裏掏出了一個舊的，黑色的，小記事本，把它揭開，於是從本子裏取出一個小小的，被油膩沾污了的卡片，不作聲地把它塞到了巴沙金的手裏。

巴沙金戴上了眼鏡，在甲板上的昏暗燈光下面吃力地辨認出了上面的俄文字母。這是一張摩爾曼斯克（註）驗血站的卡片。上面所證明的是：公民 b. P. 柏支於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日在本站驗了四百西西 B 型的血。

水手耐心地等待着巴沙金在辨認上面那已被磨擦得筆劃模糊的字母。然後從巴沙金手裏把卡片取回，重又把它夾在記事本裏，於是在未把本子闔上之前，望着巴沙金的眼睛，一本正經地問道：

『All right.』（註）

『All right.』巴沙金回答。

水手把小記事本闔上，重又深深地塞到衣袋裏，看得出來，他是確確實實地把記事本安置在原地方了，把工人制服扣上，於是伸給巴沙金一隻手，說：

註：摩爾曼斯克在巴倫支海峽的海岸。——譯者

註：All right 英文對德意思，By 再見的意思。——譯者

「B. J. (H)」

「B. J.」

水手很快地轉過身去便消逝在狹窄的輪船的廊道裏。

巴沙金仍然靠着船舷在原地站着。望着那離得遠遠了的美國的燈火，他在想着，如果這個帶輪車證件的水手在兩年前遇到他的話，他一定是很受感動而且必然地，不止一次地要手舞足蹈着講述關於他的事情。他現在甚至都歷歷在目的想像着，那個時候他竟會說什麼話：

「美國？美國人真呱呱叫的。譬如說吧，我會遇見過一個美國人……」

但是現在，雖然柏文先生所作的事情本身，不用說是很動人的，可是他却在內心裏感到了一股奇怪的冷淡。最近以來，他那種同情憐憫之心，一天天地在減少着，而今天回憶起一個帶有輪車證件的水手時，他是不會說『美國人是呱呱叫的』了；他寧肯說一句：他們完全是各色各樣不同的人。

實際上，這個水手爲什麼到他跟前來呢？可能是爲了要說一下，他是巴的摩爾來的柏支先生，會爲了俄國的傷員輸過自己的血，他和來自這同一巴的摩爾的另外一位認爲須要和俄國作戰的約翰遜先生意見不一致，因而到他跟前來的嗎？可能的，好吧。

但也說不定他根本連讀都沒有讀約翰遜在『巴的摩爾太陽報』和『芝加哥論壇報』上所寫的東西，他不過單純地，毫無惡意地想誇耀一下他那高尚的作爲吧？可是那又有什麼，就是如此也不能說是怎麼壞。誇耀高尚的作爲總是比誇耀自己的飽暖，自己的利潤和自己商店裏陳列商品的櫥窗要好的多——

而巴沙金的一些美國熟人在最近以來正常常無聊地以這些東西來自誇於人的。

巴沙金在走向船間去的路上，下樓梯的時候，從一個機器間的震動着的鐵塔旁邊走過。在這塔後

面，大概 P. b. 柏支正站在自己的噴氣機或副電盤的旁邊，他是一千四百萬美國人中的一個，大約，他本人是個好青年。

七

這是在開始航行的第一日。後邊接連七天差不多是不知不覺地就過去了。酒巴間裏每天從下午六點鐘到深夜兩點鐘都有相當多的人比較安靜地喝酒。每逢黃昏的時候，在船頭上，在上層的甲板上，總有那些到歐洲去的美國大學生們用不和諧調的合聲在唱歌；在船尾上，也是每逢黃昏的時候，回國的法國人也同樣是不諧調地在唱歌。會伴奏着鋼琴跳過兩次舞。各國的上年紀的太太們隨身帶往歐洲去的無數的小狗中間，有一隻掉到船下去了。有個人向小狗拋去了一個救生圈，但牠不會用，於是轉眼便沉沒在水裏了。一個太太請求放下一隻小救生船去。但救生船沒有放下去。

禮拜六在船頭上舉行天主教的彌撒式。巴沙金坐在中間一層甲板上的帆布躺椅裏。從他身旁慢慢地走過了二十個天主教尼姑，頭上帶着用麵粉糊成的白色大壓髮帽，帽子的形狀就像小孩兒們用紙摺成的寒鴉。

在這以前，巴沙金也不知怎地竟從來沒有見到他們走動過；他們總是並排地坐在船尾上，坐在二十七個並排放着的帆布躺椅裏，誦讀着二十本完全一樣的小聖黑色祈禱書。

有一次，巴沙金忽然產生了一種想法：大概當人們從尼姑身旁路過時，尼姑們誦讀經文僅祇是爲了作樣子，當沒有人的時候，她們一定是把經文擲到一邊，就彼此交談或胡謔亂扯起來。

這種念頭是沒有什麼根據的，但巴沙金因爲沒事作，很想檢驗一下自己這個臆測是不是對的。在

一個傍晚的時候，甲板上空落無人，他兩次地從讀經文的尼姑身旁走過去，然後，當他在房角處拐彎的時候，他像小孩兒一樣地墊着腳尖邁了幾步，便猛然間從房角後出現了。尼姑們依然在默讀着她們那黑皮的小祈禱書。

現在，當她們括數着念珠兒排着隊走去作彌撒的時候，巴沙金憶起了很早的時候，還是在戰前，所誦讀過的馬雅珂夫斯基的詩句。那裏邊也有着海洋，也有輪船，也有黑色的，同一樣式的尼姑們。

這些東西是在什麼時候寫的呢？大概是二十年以前。而從那時起，在這裏沒有任何變化：一切照舊！——他帶着一種意外的忿怒想着。老實講，在這些一如二十年沒有變樣的尼姑身上並沒有什麼特別奇怪和特別威脅人的東西。但他懷着一種銳心的痛楚憶起了三年多以前果莫里戰鬪後的一次談話，以及自己當時那些不明晰的、紊亂的、但却是確信不疑的語句——說是當戰爭結束了，那麼，當然地，世界上的一切都要立即出現個另外的，不同於往昔的樣子。

「生活也就會如同路過亞速爾羣島（註）時一樣地過去的。」他出聲地講了一句。「這是那裏的一句話？好像也是馬雅珂夫斯基說的。」

亞速爾羣島，有一點半鐘的停泊，早點是火腿煎雞蛋和咖啡。他曾於一九四五年路過亞速爾羣島飛往美國的。

在紐約領事館裏給他的帶紙嘴的香烟，已用完了。他取出了最後的一支，惋惜地把空紙烟盒擲到船下去了。烟捲倒不少，可是在這這麼長的時間裏他怎麼也沒有抽慣，因為這些烟捲裏邊的烟草帶一種

註：亞速爾羣島在大西洋，西班牙以西。——譯者

人登的奇香和甜味。

在天邊處，差不多是並排地，航行着兩艘汽船，從輪廓上看好像兩隻掃雷艇。可能，是在清掃魚雷呢。戰爭結束了，而魚雷留下了。而且很多。船隻仍然當雷炸燬。可是這也未必是掃雷艇，因為離海岸太遠了。

八

這是在星期六的事。而在星期日就已經遠遠地看到法蘭西的海岸了。一個不熟識的人走近了巴沙金就講起俄國話來。

「我的姓名是伊萬·阿凡那謝維赤·里巴多夫。」

「高興的很。」巴沙金習慣地說。

「你是俄國人嗎？從哪兒來？從俄國？」

「是的，從俄國。」

巴沙金用肘靠着船舷，期待地但並沒有特別興緻地望着和自己談話的人。通常，這類的巧遇都是以詢問留在俄國的親友而結束——你不認諱這樣一個人嗎？他是個醫生，一九一五年時住在莫斯科大百龍街。

但這一次巴沙金的對談者卻沒有向他提問題，而只是帶着一種非常驚奇的神情說了一句話，與其說是向着巴沙金說的，還不如說是向着他自己說的：

「哦，那麼你是俄國人了？」

再沒有多說什麼，也用肘靠著結絃，繼續凝視着巴沙金。

這是個高身材的人，五十歲上下的年紀，腳上是一雙既得歪斜了的皮鞋，穿着一條被揉得帶褶的條絨褲和一件很舊的，被磨得變了色的皮上衣。巴逐漸斑白的頭髮剪得很短，晒得黢黑的臉。這個臉立即引起了巴沙金的注意。倦怠的，似乎是由於失眠發紅了的一對眼睛和時時都在顫動，給與臉孔以不幸表情的兩片嘴唇，和那一個健康者底結實的，古銅色的黢黑面孔在一起，簡直是無絲毫相稱之處。他們兩人默默地站了約一分鐘。然後，巴沙金的對談者，扭過身去，望着海水，用嘶啞發抖的聲音說道：

「您不要以為我是個窮人。我是個農場主。這套衣服只不過是農場主的習慣。我在勤身以前撥用了一筆款，買了幾套好衣服和我將需要的一切東西。晚上我就要換衣服。」

巴沙金靜默不語。回答這些話他能講什麼呢？

這位自我介紹為里巴多夫的人，也靜默不語。一分鐘之後，他照樣地望着海水，冷不防地又講起來了：

「我是個農場主。我現在有相當多的錢，三萬元。這些錢我是在戰爭期間賺來的。我們在戰爭期間很賺了些錢。」

他又靜默起來，再過了一分鐘，他用同樣的語調說：

「我死了妻子。」

「什麼時候？」巴沙金不由地問了一聲。

里巴多夫轉過身來向着他。

『兩個月之前。』

他那顫動的嘴唇，似乎還要講些什麼，但沒有講，他從衣袋裏掏出了揉成團的手帕，沒有伸展開，便匆匆地揩了揩被水沫濺濕了的臉。

巴沙金望了望他的兩隻手，這乃是一雙大大的，黑黑的，滿是裂口的一個農民底手。

『你們俄國現在的乳牛都有那些品種？』里巴多夫突然問道。

『不知道。我是城裏人。』

巴沙金確實是不知道這些事。

『我有十八隻乳牛，』里巴多夫說。『我用自己的小汽車往底特律送牛奶，我親自送。我有個小載重汽車。最近以來我和娜加差不多一切都是自己動手，幾乎都不睡了。傭人是非常貴的。好好的也不知道她怎麼就死了，病了六天，我曾兩次從底特律把大夫弄來。據說您們俄國現在有很好的醫生，是嗎？』

『是的。』

『我知道。我讀到過。』

他子撒開欄杆，扯了扯他那壓扁了的褲子，那姿勢就好像準備走開的樣子。』

『您可能想到酒巴間去？』

『不，不想去。』巴沙金說。

『我也不想去。我問一問您，是因爲可能您想去。我昨天聽到您講俄國話。我只是想和您談談。』

「好吧，談就談談吧。」巴沙金以連自己都未料到的乾脆語氣說，而說後立即就後悔了。里巴多夫撇了撇嘴。

「祇是您不要以為……」他連忙說道，「我什麼都不需要，不論什麼，我祇是談談。」

「我明白。」巴沙金說。他等着，里巴多夫又會談起他的衣服和他有三萬塊錢的事。忽然他腦子裏浮上了一個念頭：這一番關於三萬元錢的敘說，要在從前的話，一定會把他氣壞或者把他笑壞；但是現在，當他已經不是從書本上而是從實際生活中懂得了在這個國度裏能否自由自主行動僅僅取決於金錢的時候，那滔滔不絕的關於金錢的敘說就已經不是使他感到驚奇和好笑，而祇是使他感到厭倦了。

「我是在君士坦丁堡結婚的，」里巴多夫說。「是在君士坦丁堡，」他喘了口氣，重複一下。「娶了一個像我這樣簡樸的女人，而也恰巧是流亡外國的。我想把我全部歷史講給你聽。沒有什麼特別可講的，而且可能還是太蠢了吧，雖然現在我還有三萬元錢。」

「弄來弄去又把這三萬塊錢講了一遍。」巴沙金未動聲色地暗自想着。

「我原在黑海一個汽船上當修械士。汽船被法國人徵調到敖德薩，而後來又趕到君士坦丁堡……」這個冗長而語無倫次的敘述就是如此開始的。巴沙金在後來回憶這段事情時帶着一種混合的痛楚的感情，也不知道是向他敘說自己生平的这个個人使他感到痛楚呢，還是這個人度的生活——在這生活的周圍有相當多的漂亮汽車，電梯，冷氣裝置，住宅，同時在這生活的內部總是有點捉摸不定的、絕望的，失掉人間廉恥的東西。

一九二〇年時，里巴多夫帶着妻子來到密執安州，在離底特律一百五十哩遠的一個農場裏作雇

士。一九二三年時他積蓄了些錢便置了一所小農場。底特律還是剛開始繁榮，密執安州的土地還很賤。到一九二六年時，第一次地來到里巴多夫的農場一些客人——鄰居。

里巴多夫向巴沙金講述這些東西的時候，帶着一種對美國人底冷淡無情表示氣忿的語調。但巴沙金從頭到尾回憶着自己同美國人底一切遭遇，在內心裏是不同意里巴多夫的。據他的觀察，美國人既不冷淡也不無情，最確切地說——他想了——祇不過是生活在里巴多夫周圍的人們，對這個和他們一樣地只是各顧各地生活着並各顧各地爲了自己去賺錢發財的，撥來結鄰的俄國人，根本毫無事情可來往而已。

「那麼說，過了三年便來作客，一定也是偶然的吧？」巴沙金問道。

「唔，正是的，也是偶然的，」里巴多夫趕緊把話接過來。他覺得在巴沙金的問話裏包含着對他的同情和對美國人的責備。

但在巴沙金的話裏兩者都沒有。他祇不過想了一下，這第一批客人本在一九二四年到里巴多夫這裏來，或者在第四個年頭來訪，其結果都是一樣的，也可以根本就不來，因爲在里巴多夫生活的環境裏，使他與人類聯繫着的，實質上只是那些牛奶桶，他把它們送到底特律再把它們換成鈔票。

也許，如果巴沙金把自己腦子裏的念頭都講出聲來，則里巴多夫會生氣，會把談話打斷的，但巴沙金習慣地靜默着，而里巴多夫便繼續講下去。

一九二九年以前他很能賺錢，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會發生經濟恐慌，生意便差了。後來情況又好轉了。而在一九四一年時，物價飛漲，使得里巴多夫得以在五年的光景存入銀行三萬塊錢。他把第三十次的一千塊錢匯存到銀行後從電報局回來的時候，他妻子頭一次提到她身體很不舒服。

關於妻子的病，里巴多夫敘述得很簡略。雖然，他那痙攣得怕人的嘴唇證明着關於她的每個回憶對他都是難挨的苦痛，但是如果你閉上眼睛，看不見他的臉，而也不去咀嚼他的話的意思，那便你可以想像得不同，認爲他是在講着一種極平常的事情，在講牛奶桶、乳牛、牛奶的價格。

里巴多夫的話語是個怪物，它是包括各種古怪字句的結合，有些字發音容易也很習慣，有些字發音困難也不很習慣。第一種的字是：『麵包』，『牛奶』，『來了』，『走了』，『金錢』，『午餐』，『鄰居』，『房子』。第二種的字……第二種的字不多，就是當里巴多夫在回憶着妻子的舉儀說『我是多麼感到孤寂之苦啊！簡直我都不想活下去。』一句話的時候，這句話他也是搜集了相當長的時間，一個字一個字地，就好像爲了每一個字都得潛入混濁的、青年時代的回憶的深水中去撈取一樣。

於是巴沙金覺得，可能這兩個人，里巴多夫和他妻子，又作工又發財，爲這些事情忙壞了，使得他們沒有時間彼此談那些他們在青春時代常講的字句，而祇是講這些字：麵包、牛奶、來了、走了、金錢、午餐、鄰居、房子。

里巴多夫也把一切其餘的俄國字都忘掉了，而只是現在，在他那被震動了的心靈深處這些字還偶爾痛苦地出現，已經不是活生生的，而是奄奄一息的了。

現在里巴多夫到法國去；他有个叔伯姐姐住在法國一個什麼地方。他已七年沒有接到她的信，有十三年沒有見她的面了。說不定連她也已死掉了——他是不知道的，但實際上，他此行的目的正是爲了見到這位不年青的和一般說來對他是陌生的女人並把她帶回自己的農場去。這個編劇，很早就草不住了，而現在，當妻子死後，却突然成了使他與人類聯繫的唯一綫索。

「你覺得怎樣？」他很激動地問着巴沙金。「你說，她還活着嗎？」而巴沙金感到，這個問題對里巴多夫說來現在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可是一旦她不願跟你走呢？」巴沙金問。

「我說服她！」里巴多夫幾乎發狂地叫了起來。在他的腔調裏感覺不出一個美國富翁應自信來，說得更妥當些，這就像一個溺水者掙扎得筋疲力竭時的吶喊：「救命！救命！」這裏邊一切都有一圈圍繞在百哩方圓的曠野中的農場，有妻子之死，有可怕的單獨的空虛之感，——只有這一切湊在一起，才能如此有魔力地把一個人拖過大洋去尋覓另外一個人，拋出一顆砂粒去尋覓另一顆砂粒。

「瞧，這是她最後的一封信。」里巴多夫說。「我接到它是在三九年，她那時住在第戎，可是現在她不在那裏了。」

他從衣袋裏掏出了一個方形玻璃紙夾。裏面夾着一片紙，透過玻璃紙看來好像是黃色的，而且年代已經很久了。根據他拿着紙夾的動作，巴沙金便明白了：這不簡單是叔伯姐姐的最後一封信，而是他所熟悉的最後一個人的聲音，使里巴多夫與人聯繫起來的最後一個東西。從前，在全世界上，對他來說存在的只有他妻子，現在，她死了，他想起了世界上還有個姐姐存在，而且對他來說就是整個人類。

在他過着的生活中間還存在着另外一個人類，關於這些他已很早而且永遠忘到九霄雲外了。

「你說，她還活着嗎？」里巴多夫又重複着。

「怎麼能不活着，當然地，」巴沙金有些踟躕地說。

「那就謝謝你吧，多謝，多謝！」里巴多夫握了握他的手。他的眼睛劇烈地癢癢着，使巴沙金覺

得他馬上會哭起來的。

但里巴多夫沒有哭，祇是放開巴沙金的手，又如同在會面開始的一分鐘一樣地用自己那對疲倦的紅眼睛長時間地端詳了巴沙金一遍，再沒有講一個字，便轉過身去，用一個習慣於航海者的穩健而熟練的步度，滑着顛簸起伏的甲板走去了。

「啊，是的，當然啦，他是當過水兵的呢。」巴沙金想起來了，當他看着里巴多夫的背影時——那背影在船舷到船室的矮塔之間來回蹣跚着的乘客的人叢中，有信心地沿着甲板向前移動着。

輪船向海灣開駛。前面，瑟堡港（註）外圍長堤上的低矮灰色堡壘業已在望。正是旅程結束前最厭倦人的時候，收拾行裝還太早，而作些什麼事情又太遲了。

巴沙金期望業已逼近的法國海岸，在思念着「頓巴斯」號輪船是否已經駛抵瑟堡。他應當該號輪船繼續航行到列寧格勒。可是他的思路却不知不覺地轉向剛才被打斷了的一場談話。

在這一場話中，有一種比近幾年來所有國外印象更深刻的東西刻到他的心上。

在與人相處中有這樣的情形：一個一般地說很久你就不喜歡的人，常常惹你生氣，有時好像好些，有時又好像壞些，可是到底他怎樣你却是不明不白的。而偶然間由他口中吐露出一個未預料到的，不成體統的字，你就立即而永久地認識了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註：瑟堡爲法國海港，位於費地半島尖端。——譯者

里巴多夫也就恰好是巴沙金出使歸來的那個國度裏的這樣一個最後的、意料之外的不成體統的字，是在最後一霎那一直追他到輪船上的一個字。

他本人完全不是那樣壞，更適當些說，是相反的：從他為人處事的觀點來說，他是個並不壞而且說不定是個善良的人，但他那個世界裏的醜態却在他身上找到了巴沙金還從未見過的完備形式。

一個外國人在異國的窮鄉僻壤裏的孤單，無子無孫的寂寞，妻子的死亡，周圍沒有講他本國話的人——從這些情況中抽出每一個來講，那可以說是帶偶然性的；但把這一切綜合在一起並聯繫到農場主約翰·里巴多夫的生活，在密執安州的一個農場裏，在距底特律一百哩的地方，那麼這就已經不是其他人們共同點中偶然的孤單。不是的，這祇是千百萬其他人的孤單中一個人的孤單的化身而已。如果現在要巴沙金用幾個字回答「國外的生活如何」這個問題時，那他可以假思索地說：「數不勝數的孤單。」

「是的，正是數不勝數的孤單。」他重複了一句說，一面望着逼近的海岸，他憶起了自己青年時代的一件往事。

事情發生在一九三〇年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巴沙金弄壞了一個美國機床，在全車間大會上有個生產小隊長——他的姓名巴沙金早就忘掉了——怒沖沖地把帽子往地板上一擡，噯道：「我們必須拚命地，用一切力量來工作，因為周圍是資本主義世界，我們是孤單的。」

現在，巴沙金憶起這句怒氣沖沖的年青人的話時，感到這句話中並列着「我們」與「孤單」兩個不諧調的名詞，便笑了。

我們！生存在蘇聯國內的「我們」之中，對於「我們」這個字之深遠的意義，他是體會得多麼軟

弱無力多麼不透澈啊！莫非說爲了透澈底體會這一點，一定需要異國的海洋，異國的天空，異國的輪船以及同異國一個不幸者的談話——這個不幸者，與其說他是很久遺忘了還不如說他其從來都不懂得這個名詞的真實意思。

輪船下錨了。巴沙金向港岸掃了一眼，瞥見在半哩遠的地方泊着一艘不甚裝璜的巨型郵船，船尾上插着三個有些發暗的大金字：『頓巴斯。』

兩點鐘過後，巴沙金手提皮包從駁船與滑梯梯上『頓巴斯』時，看到一個愉快的，風塵僕僕的艙船看守人，於是便不出地笑了笑，問道：

『喂，生活怎麼樣？』

『我們嗎？生活頂好！』艙船看守人回答，也笑了笑。

十

自巴沙金又重回到這個『我們』裏面以來，已經有二十天了。

『我們』——也就是這列穿越斯摩林斯克荒涼曠野奔馳着的火車，也是這冬天的曠野，也是這些用一半新採伐的和一半被燒過的林木構築起來的雜色房舍，也是車廂裏的旅客，也是那位年長的列車長，也是那個沒有買票而躲在車套間裏凍得發抖的男孩——早晨的時候巴沙金且不忍將他那幅衣衫襤褸的樣子，曾把自己的毛衣送給了他。

是的，正是毫無例外，都融合在『我們』兩字之中。那衣衫襤褸的男孩也同樣是『我們』——這是我們的不幸，是我們戰爭以後駭人聽聞的，一時不能彌補起來的窮困。

這個兒童並不簡單地是一個偶然遇到的、飢寒交迫的孩子；他乃是全車廂的旅客都在設法解決的一個共同任務；坐在底舖上的工程師夫婦，身穿皮大衣的又胖又大的鄰坐者——蘇維埃農莊的經理，站在廊道裏衝着紙烟的通信兵上校，以及巴沙金本人都是一樣。

送人的毛衣是件小事，是偶然的——這個偶然的事情也可能不發生。但一月前在紐約「吉曼兄弟公司」講價錢節省下來的一千美金，那就已經不是偶然的了。這一千美金與該男孩的命運有較遠的但却是直接的關係。

巴沙金現在用着一種對新鮮事物的特別力量去接受着周圍的一切，這種特別力量是由於長久別離的生疏而產生的。一切都使他非常感到興趣：窗外的景色，車站上長時間的停車，手拿鐵軌條路的德國人，而頂感興趣的是鄰坐的人們一路上滔滔不絕的談話，忽而大說大笑，忽而啾啾細語。

現在，那個工程師同他的妻子爭吵起關於一個叫謝爾格·彼得羅維赤的人，根據全部情況判斷他們所談的是工程師所在的建設部裏的從前一位部長。

妻子爲謝爾格·彼得羅維赤辯護，丈夫反對。

「撤他的職撤的非常對！」他說。

「可是也可說不對。這裏誰都知道，他是指揮過整個游擊兵團的。」

「他指揮過又怎麼樣？可是把建設事業搞垮了，於是就把他撤職了。」

「反正是不對的，」妻子頑強地說。「他是個英雄，而且是個很好的人呢。」

「女人的看法。我也可以明天把自己的五個勳章都佩掛在胸脯上，帶着勳章到建設場，而不帶去人們等待我送去的洋灰。很強知道，這麼一來，對我會有什麼看法呢？我是好人呢還是壞人呢？」

「你沒有問題是個好人，」妻子打算用開玩笑把話題岔開，而丈夫却連理睬都沒理睬。

「還有使我很想知道的是，」他發氣地繼續說，「假如你的醫院院長忽然對你說，他那裏沒有藥品了，現在沒有了，以後也不會有了，因為他沒有搞到，那你自已會說什麼。一定是因為他是個老前方就原諒了吧？」

妻子緘默不語。

「就是這樣的事情，」丈夫已經是比较平靜地，帶着諷刺的語氣作了結論。「一錢地在我們道入長短的時候，我們都很善良，可是一牽涉到本人的長短時，就連像你這樣善良的人，正好就是第一個不許人家開口的人。是不是這樣，農業家？」他向坐在上層舖位上的胖胖的蘇維埃農莊經理瞥了一眼。

「對的很。」沉默了片刻，他嚴肅地回答之後，帶着一種衷心的憂愁增添了一句：「而尤其是女人們，在戰後的今天，甚至假如你多喝了幾杯酒，反正也忘不了你，從前是柔弱的，而現在不然了。要關到頭破血流出呢。」

「哦！怎麼就提到流血上頭來了呢？」工程師的妻子微笑了。

「正是要關到頭破血流出呀……」蘇維埃農莊經理照樣悲傷地說。「就拿我的事情來說吧……」但巴沙金沒有能聽完這個故事。老列車員向敞開的車廂門裏邊望了望，便說道，在普哈沃下車的人注意，再有五分鐘就是普哈沃了。

談話中斷了。巴沙金從上邊取下自己的皮包，又俯下身去把它放在地板上。然後他向周圍環視了一下，看看是否忘掉了東西，便發現了枕頭下面放着一本雜誌，那是他在美國時最後一日在紐約購

頭上買的。他拿起雜誌來要裝到大衣口袋裏，可是雜誌却滑出來掉到地上了。

工程師把雜誌揀起來想遞給巴沙金。但際此際間，雜誌翻開的一頁上有一幅照片，引他注意起來了。他站了幾秒鐘，細心地端詳着這幅照片，在將雜誌遞給巴沙金的時候，他問巴沙金是否可以解釋一下裏邊說的是怎麼一回事。

巴沙金從座位上跳下來，手裏拿着雜誌在工程師身旁坐下了。

雜誌上的照片是紐約最近發生的一件令人聽聞的趣事——一對年青的夫婦在房簷上舉行婚禮，他們躡着腳站在旗桿腳下的基石上，手抓着旗桿。一個神父在下面，在馬路上向他們祝福。

巴沙金誠心誠意地把照片下面的說明翻譯給工程師和他的妻子。說明裏有新婚者的姓名，並說明這是合衆國歷史上第一次在旗桿下面舉行婚禮。

車廂裏大家都沉默着。火車已減低速度要進站了。巴沙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把雜誌塞到衣袋裏。

「他們這是爲什麼呢？」突然，工程師的妻子帶着厭惡的聲音說道。

「你說他們就是這樣舉行婚禮嗎？」
「是呀，簡直是不要臉。可是爲什麼把這種亂彈琴的東西印到書上呢？編輯看過沒有？他們那裏有沒有編輯呢？」

「有。」巴沙金說後，頓然開明白了這個在開始的瞬間他認爲幼稚的問題，絲毫不是幼稚的。這乃是一個世界對另一世界自然會提出的問題。

在這幅印刷在一張發光的貴重紙上的瘋狂而荒唐的照片裏，有一種人類間不可形容的愚蠢與無恥。這張照片之出現於這鋪滿無數墳塚的冰凍的田野裏，在這被焚燬了的農村和那在水天雪地下面冒

着鐵絲網的地窖之間，就顯得特別卑鄙無恥。

「再見，同志！」

巴沙拿懷着滿腔他們所不理解的激動心情，同自己的鄰坐的人們握了握手，從地上提起皮包便向出口走去了。

十一

站台上空曠無人。幾個人下了車，幾個人上了車。巴沙拿等了一分鐘又一分鐘。沒有人迎接他。他悲傷而氣忿地想着，一定是他從莫斯科出來的電報比火車走的還慢，並帶着惋惜的心情想起美國電報那種數級的準確性，他便把皮包扛在肩上沿着站台走去，想繞過列車到站房去。他就要走到列車的先頭了，機車叫了一聲笛，列車便慢慢地，勁蕩地從巴沙拿身傍走過去。

巴沙拿耐心地等待着：在車廂與車廂間的縫隙裏，一次比一次快地閃出了一種意料之外的、驚悸不安的生疏景象；最後，壓尾的一輛車廂在路軌接合點上跳動了一下，整個天邊便立即豁然開朗了。

在對面，兩道路軌的後面，既無車站，也無城市。

靠着老站房的唯一完整的一堵磚塔，搭起了一長列的木板房，掛着一張牌子：「普哈沃車站，距莫斯科三〇二公里。」

木板房的窗子可都相當不小，雙層窗框，有一個窗子裏邊還放着花盆。木板房的各個門上都掛着牌子，照着通常車站上的規矩，應有儘有：「電報室」「車站值日室」「食堂」「開水」「醫務所」。

原車站的兩層樓房，曾經是阻礙着在這裏瞭望城市的。但現在，掠過木板房的低矮房頂，坐落在兩面斜坡上的市區，從此望去，已瞭如指掌。

城市是存在過的。它之存在過，正如現在安排在這列木板房內的車站之存在過是一樣的，但與巴沙金自幼所熟識的景象比較起來，還已完全是另外一座城市了。

在兩座小山的斜坡上可以看到幾百所，說不定上千所的新修建起來的木椽修葺房舍和一些木板夾鋸末的小木板房。

全部建築是稀稀拉拉的，不是密集在一起，在房舍與房舍的間隙處，似乎還缺少些主要建築物，似乎專為給它們留下的空地。

姐姐及她丈夫的住宅，巴沙金從信上獲悉，是在波克羅夫大街門牌十八號。但是現在，他用眼睛瞭望着，想判定一下應當在什麼方向時，初時，他却全然摸不着頭腦了——所習慣了的標誌都不在了：消防隊瞭望樓，俱樂部，百貨商場的圓層大樓。

祇是當巴沙金看到了從山脚下昇起的著名的普哈沃紡織廠的煙窗，及其後面那所他曾一度在那裏學習過的鐵路學校的大石頭樓時，他才揣摩了一下應當走去的方向。

他跳到鐵軌上，又攀到站台上，已來到站房盡頭的一個門口，牌子上寫着：「車站偵目室」。正打算在此暫時放一放自己的皮包，陡然間一輛半噸載重小汽車轉到車站來了，接着從車裏跳出一個人，正是絲毫沒有變樣的、健壯的、臉孔紅紅的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康特拉索夫——巴沙金的姐夫。

他把巴沙金擁抱在懷，用他那冰冷的嘴唇吻他，推開些，端詳一下，又第二次地吻他，於是講了一句他那迎接人時慣用的一套寒暄語：

『長途跋涉過了，不想洗個澡？』

『想洗。』巴沙金說時，舒適地密縫着眼睛，把一切他在外國時因為環境引起的那些原則性爭論都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沒有浴池，我們正在修建，』格里果里·法捷依赤愉快地大笑了一聲。『你只能在廚房裏用個大盆洗洗。葉琳娜已在替你燒水呢。』

『你們什麼時候接我的母親？』

『就半小時鐘前。人們都不在家。你的親愛的卡加正在斯庫林斯克開黨代表會議，明晨五點鐘到。她吩咐下，如萬一你到時趕不在的話，替她吻你。』

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又在巴沙金的臉上帶響地吻了一下。

『母親同她的五年級的學生們作星期日旅行去了。我已派我的小姑娘叫她去了。小葛黎沙在家，坐在沙發上等着你呢。』

使巴沙金感到非常惶惑的是不能馬上見到卡加，以至於在開始時竟使他連問自都不明白這個坐在沙發上等待着他的「小葛黎沙」到底是誰。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的兩個兒子，他記得很清楚，一個是五萬，一個是果爾。後來，他微笑了一下，想起了葛黎沙乃是他的親兒子，巴沙金簡直不能相信這事。能在沙發上坐着，而且還能等待什麼人或什麼事。

『走吧。』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說後，便提起皮包，很輕鬆地，用一隻手把它放到草廂裏去了。

他看到巴沙金的讚許的視線時，微笑了。

『還是老樣，沒有變。』他得意洋洋地說。『還有把勁兒。』

說也奇怪，在這五年多的歲月裏他竟真的沒有變樣。就連那件黑色的，領口做著積的短皮大衣也還是他戰前穿的原來那一件，在他那刺光的紅紅的頭頂上也仍然是垂着那頂磨掉毛的羊羔皮製成的圓形皮帽。

「你看到這套舊穿戴了，」他又迎着巴沙金的視線說道，「我們還在穿舊東西，可也不在乎！可是你這頂禮帽倒不錯，多少錢買的？」

「十五塊美金。」

「在紐約買的啊？」

「是的。」

「帽子不壞。走吧。」

他鑽進汽車的後樓坐上了司機位置。

「你自己開？」巴沙金問。

「難道說我們趕不上你的美國人嗎？」格里裏里·法羅索大笑了一聲。「五十二歲才學了開車，就學會了。接到了你的電報，跑到車庫去，汽車夫貝利且不幹活。搗了它二十下，弄好，就開來了。紐約怎樣，有這樣嚴寒的天氣嗎？」

「沒有。」

「攝氏表零下二十度。有一度要搖一箇。因為這個冷天氣弄得我們這裏麻煩多了。他們，北京西門們，不用說在他們那種氣候裏建築起來比較容易的。好吧，坐到後樓裏吧。」

「稍等一下。」巴沙金說。

小時以前被父親咬時他臉上那種稀奇古怪的表情，在睡夢中還保留着。把他折磨得太厲害了，他累了，所以現在睡着仍在發氣，他長得又高又胖——不知是誰。

「好孩子！」截住巴沙金的視線，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誠地說。他從內心裏喜歡葛黎沙。他一般說來是喜愛又大又胖的孩子，又高又胖的女人，強壯的驢馬，牛犢一樣的大狗。他稱這些為良種，而在講這個名詞時也特別有力，聲音轟隆轟隆，就好像滾動一個大木球一樣。

「好種！」他現在望着葛黎沙又如此有力地，帶着嘲諷講了一句。

巴沙金微微一笑，憶起了瘦削的卡加，同時不由地望了望對面牆上掛着的自己的像片。他筋骨發達，但個子不高，而且消瘦的像個小孩。

「你笑什麼呀？」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誠地歪頭一歪問道。「不只是指你和你妻子而言，他是個俄羅斯種啊！」

葉琳娜端進來最後一盞冷茶和一瓶橘皮泡的伏特加酒。她把酒瓶沒有放在桌子當中，而放在丈夫眼前，為的是使他可以隨手斟酒。她因為奔來跑去弄得臉發紅，喘着氣，輕輕歛息了一下便坐到丈夫與弟弟中間的凳子上去了。

短時間的沉默。弟弟和姐姐不拘泥地對望着。

在巴沙金的臉上出現了一種新東西：眼睛裏透露着一種意外地嘲弄人的，隱約的，有些令人可怕的詭詐，這種詭詐是姐姐從前沒有在他身上發現過的。但他那蒼白的頭髮，水洗後還是潮濕的，鬚曲着，如在童年時一樣，而在做着胸懷的白襯衫下面露出了天真的身上的一塊刺瘡——一根箭和一顆心，從這些東西看來，她覺得他完全像從前一樣的年輕，並因此喚起了一種母親式的溫柔感情。

姐姐顯老了一些，但由於她那頗有些懶散的滿臉善良的容姿看來，依然還是很美麗。高個兒，胖胖的，勻稱的身材，微帶紅暈的兩頰，濃密的頭髮安穩地披在後面，她是這樣的俄羅斯女子之一：不論年齡，不論肥胖，長時間都不能損害她們的容姿，她們底美麗當她們四十歲的時候比起二十歲的時候來，是更引人入勝的。

「可是你，親愛的琳娜姐越發顯得美麗了。」巴沙金撫愛地說。她滿意地紅了紅臉，從他的聲音裏感到他是從內心裏講的老實話。

「怎麼樣，美國人？能喝家鄉的伏特加酒嗎？也許喝不上口了吧？」格里果里，法捷依赤抓着酒瓶高聲問道。

「爲了招待客人，經常不斷地給我們送酒去。」

「這酒燒得太差，」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煩惱地說。「賣的是些壞火酒，因此我用酒皮除掉怪味道。」

於是他便斟上了三大杯，斟酒的時候把叉子擱在瓶口上，以防把酒皮倒出來。

「第一杯祝小葛黎沙健康！」

他以衷心喜悅的心情第二次地望了望睡着的小葛黎沙。

巴沙金因此受到感動了。

「多蒙關照，謝謝！」他向兒子點了點頭說，於是便碰了碰杯。

「不值得謝。我們過的還不壞。有利可圖就幹！」

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自鳴得意地舉了一眼盛饌滿席的餐桌，便乾了一杯。葉琳娜同樣也乾了自己。

的一杯，用餐巾的角揩了揩嘴唇。巴沙金微微一笑。斐琳娜這個習慣還是從母親身上繼承下來的。第一次，照着男人的習慣來個乾杯，斟多少喝多少，而以後就再一點都不喝了，不管斟酒勸得多麼厲害。他自己喝了半杯，並「格麗」一聲咬了一口酸黃瓜，酸的嘴都張不開了。「有利可圖就幹」一句話弄得他頗不愉快，於是他才在一種莫名其妙的情感驅使下，揀了桌子上許多菜當中開一種樸素的索賈瓜，可當時便想到這是很蠢的。

「不照我們的規矩飲酒了，美國人！」格里果里·法捷依亦說，得意地把重鹽放在「美國人」三個字上。

而巴沙金想起他這種冷不防給人冠一個想都想不到的綽號的老習慣時，便悔恨地想到，現在這個綽號大概整天都去不掉了。

「也許你認為他們的「威斯克」好一些？」
「我不那樣認為，沒有理由那樣認為。」

「說老實話，他們這個「威斯克」一定是亂釀成的酒？」格里果里·法捷依亦問着巴沙金，低聲地，信在地，猶如談論國家的秘密似的問道。

「怎麼向你說呢？」威斯克」就冷索吃是實在不適當的，但如果像美國人那樣喝法，空着肚子喝，那還沒什麼；似乎比伏特加酒還好些罷。」

「哼！老弟！你可真是完全美國人化了！你的愛國心那裏去了？」

巴沙金驟然間惹起了一切在國外時因此問題引起他忿怒的談話，不由地皺了皺眉頭。而斐琳娜又一次地在他臉上發覺出一種新的，不知是嘲笑的還是殘酷的表態，這種表情以前在他

身上她是從未看過的。

『好，算了，由你去吧，』格里果里·法捷依亦緩和地說着，給自己斟上第二杯。『吃口冷菜吧，馬上酒興就會上來。』

『可是小乳豬在哪兒？』突然他向葉琳娜喊道。

『什麼小乳豬？』

『格甫林金送來的那個。』

『只贖了一個豬頭。我總覺得貓上來不大好看。』

『拿來，拿來！豬頭又怎的？小豬耳那才是最珍貴的東西。』

葉琳娜出去了，他瞟了她的後影一眼，補充說道：

『你瞧，老弟，一個小豬她也捨不得吃了。——是個建設家呀！』微笑了一下，用粗手指戳了戳自己的胸脯。『總是有人想起我來的。誰都求得着。在路上走的時候，你看到周圍多大一片廢墟啊？』

『可是你要在這片廢墟上開花嗎？』巴沙冷冷地問。

『我要開花？』格里果里·法捷依亦感到了他的話音中帶有嫌惡的語氣，憤怒地反問了一句。『我不是開在這殘磚碎瓦中的一朵繡球花（註）。在這片廢墟上我建設了兩千所住房。』

好像是重又考慮了一下，決定了不發脾氣，於是他哈哈大笑說：

註：繡球花在蘇聯是一種象徵「市儈」的花，象徵一個人是市儈時，就說他是繡球花。——譯者

「我一開開花」是作爲副業，在空閒的時候。哦，美國怎麼樣？」他把談話轉到另外一個問題上來。

「美國嗎？沒有什麼。十五世紀哥倫布發現的大陸。位在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首都是華盛頓。基本上——就是這些。」巴沙金戲謔地說，同時他心裏覺得，現在來談論美國的確他也是非常不感興趣的。一切在那裏使他驚異的事物，和一切他寄居異國時屢次地想要在這裏，在祖國來陳述的事物，統統都被推到無止境的遠方去了；就連華美壯麗的布魯克林大橋——這聖瑪雅珂夫斯基如此興奮地描寫的——現在在他心裏所佔據的位置都還不能同波爾車伏克河上臨時架設的小橋相比較，今天早晨他們坐着汽車從這個小橋上顛動地通過，關於這個小橋，格里果里·法捷依亦會一本正經地說道：「只是這個星期內才搭起，不然的話要繞路走的。」

布魯克林大橋對他的生活上只是參觀者的關係，而這座小橋却與他具體相關。他想說明一下自己的心情，但是考慮考慮就沉默下去了。

格里果里·法捷依亦不滿意他的回答，但也沉默着。右頭，他個個默默地用英語吃着牛肉白麥湯吃着。

「異琳娜打破了靜寂。」

「書上說，那裏把黑人吊死，是真的嗎？」

「可不是呢，每個十字路口都吊着！你真見諍麼！」格里果里·法捷依亦冷笑了一下。

「不是在每個十字路口都吊着，」巴沙金嚴肅地說。「但在南方各州是有的，是吊着的。」

「安娘、克麗瑪西娜叫德國人絞死了，你還追求過她來着。記起嗎？」聖琳娜突地說道。

『記得。』

母親於兩年前關於這件事曾給巴沙金寫了信。但在今天回憶起這件事，尤其是設身處地一想，都仍然是可怕而沉重的。

『又要回憶老事情了！』不滿意這種談話的格里果里·法捷依赤插嘴道。『死者已矣。』

『不然，應當回憶。』巴沙金有信心地說道。

他臉上那種不自然的嚴厲神色第三次地使姐姐驚駭了。

『應當回憶，』他重複說。『美國人是不會替我們回憶這些事情的，而德國人呢，就高興把它忘掉。』

『難道說，現在應該把他們，這些德國人們都殺死不成？』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問道。『過去打仗那時我們不會去憐憫他們。可是今天是和乎呀，老記舊仇會使我們心變壞的。應當有人類之愛。』

『當然應當有。可是有人類之愛的恰巧是我們，因為我們記憶往事。記憶着是爲了不使之再發生。而那些急於忘掉的人——則他們不是人道主義者，他們——是些駱鳥。』

『多謝你，把我列成駱鳥了。』

『看着辦吧。我，其實並不是說的你，而是說的國外那些人，但如你把自己也算到裏邊，我也不聲明反對。看着辦吧。』

『當然啦，住在索裏，沒有出洋，』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說着，生氣地把手指上的念珠轉動了一下。『報，固然也看，也留心各種國際會議，但是，看來總有些東西沒有弄得清楚。』

『看起來，你是沒有弄得清楚。』巴沙金莊嚴地說，沒有一點笑容。

他閉了眼睛，於是在紐倫堡酒館裏那一次關於七百萬人死亡的談話便使他帶着一種氣死人的、不能遺忘的非常明確性回憶起來。

「就譬如吧，在一年以前，」他低聲地說着，描畫着酒館裏的場面，儼然那酒館活現在他的記憶中一樣。

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和列福佛靜靜地一言不語地坐着。

格里果里·法捷依赤不再轉動念珠，歪着頭，巴沙金覺得，他沒有怎樣用心聽故事，而是在努力地往那個極危險的東西裏鑽，巴沙金正由於這個危險的東西憶起了這個故事。大概的確也就是如此的，因為當巴沙金說完開始流淚下來時，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向椅背一倒，便不着聲息地低聲問道：

「莫非又要打仗了？」

「是的，如果……」

「如果怎樣？」

「如果在英國和美國法西斯主義的勝利了，就像在德國過去的情形一樣。如果他們試圖着使世界上不存兩種制度，而祇存在一個——資本主義。如果他們因此即將與我們作戰。而我們是既不退讓也不投降，我們也將要作戰。就是這麼回事。簡單的很。」

「我五十二歲，」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說道，「太多了一些。」

「什麼？」

「一輩子三次戰爭。多了一些。賦煩人。我不是個貪多無厭的人，我有兩次就够了。」

『不會問你願意不願意。』

『遺憾。假如問我的話，我會說：一種制度！兩種制度！地球上什麼制度都存在過，而人們也就那樣過了，生活的不錯，彼此間總也能談得攏來。』

他放開了嗓音。

『不應當再有戰爭了。你要明白，不應當有了！不能允許再發生戰爭。不論怎麼說！所以我要說：制度是好的，可是如果我已經是死人了，那麼這個制度對我就是毫無意義的。』

『喂，你看什麼？』他盛氣凌人地向巴沙金噓了一聲。『你認為只是對你我才敢講這話嗎？就讓斯大林在這裏坐在我對面——我也敢盯着他的眼睛向他講這話的。』

『不一定講得出。』

『害怕怎的？』

『不是害怕，只不過你的天良不允許盯着他的眼睛講這種話就是了。你就是對我講話，也都是避開我的眼睛。而對斯大林……』

『不知道，』格里果里·法捷依亦無精打采地垂下頭來，用兩手托着，說道。『我不知道。我本來並不是個混蛋。在前綫上待過一年。我的托里加陣亡了。』

他抬起頭來，眼淚順着雙頰慢慢地流下來了。

『讓我們結束這一段談話吧。吃肉餅吧，不然就冷了。你看，葉琳娜在瞧我們。來，斟酒，再乾一杯怎樣？』

『斟上吧！』

格里果舉斟上酒，他們開始吃起肉餅來。

『講講你的一切情況吧。』巴沙金說。

『講什麼呢？恐怕葉琳娜都給你講過了。』

十三

的確，當巴沙金在廚房洗澡的時候，站在一個盆子裏從另外一個盆子裏舀着熱水，葉琳娜站在半開着的門後向他敘述了一切主要的家事。母親在巴沙金和葉琳娜都會在那裏學習過的一個七年制鐵路學校裏當教務處長；葉琳娜和巴沙金的弟弟舒佳白天的時候就應該來到斯摩林斯克。

『算了吧，他自己的事情會自己講的。』葉琳娜說話時，聲音裏帶着使巴沙金不愉快的腔調。

葉琳娜的長子伊萬，從今年秋季開始，和舒佳一樣，住在斯摩林斯克，在職業學校學習。幼子哀果爾，早入了七年級，今天去作滑雪演習了。最小的女孩麗達去找外祖母去了。

『沒有她，就回不來。是個倔強的女孩，不像父親，不像母親，大概像舅舅。』葉琳娜微微一笑。

因此，這些事情巴沙金都已經知道了。但他問及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的不景指的這些家常事，而是指的那些在區和省的範圍內發生的事情。

『關於省的事情我不講，』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在巴沙金向他說明了自己的問話時這樣說。『聽說了，可也就忘了。』

『怎麼回事？』

「他在生着裏的氣呢，」葉琳娜微笑了。「去年省裏撤了他的職。」

「不是撤了職，而是沒有批准委任，」格果果里·法捷依赤吹毛求疵地說。「我執行了建設處長的職務，可是以後沒有批准委任。」

「你要作什麼？」他轉身向着葉琳娜說，「此地不是監察局，這裏不要你作詳細報告。」

「瞧，他在生氣呢。」葉琳娜一點都不覺窘感地，繼續微笑着，保持着她那經常溫柔安穩的神情說道：「可是他有什麼可生氣的？這裏對他說也不壞。並且也比較安靜，對工作興趣也更相近一些。一天就是和博瓦林本打交道——而他也只是需要這些。」

「的確，你有什麼值得生氣的？」巴沙金問。

「我在回想他們如何向我打官腔。」格果果里·法捷依赤忿忿地，同時却苦笑着回答。「怎麼說呢，如果我真個建築家，我不先給自己修建所好房子？把我調到此地來了——我就在此地建築了一所。那怕就把我降低成個木匠，反正第一所房子我也得給我自己修，而且我也絕不想反行。官僚文章把我害苦了。而我不需要那些官腔幹活幹費了。作我分內的事，我希望：我是個什麼樣子，就把我說成什麼樣子！」

「你畢竟是個有骨氣的人，」巴沙金半諷半嚴肅地說道。「如果我們這裏的人都像你這樣，那西方人就會有很大的指望，全地球上又會是一個制度了。」

「我和你講到制度是誠心誠意，而你却嘲笑起來。」

「爲什麼？我也是誠心誠意。祇是我們的心，看來回你不一樣。」

「很久就不一樣了？」

『應當說很久了。』

『你拉倒吧，』葉琳娜說。她在這次談話中第一次地驚悸不安起來，雖然從她的面容上看不出她同情他們兩個中間的那一個——丈夫還是弟弟。

『唔，看見沒有？』格里果里·法捷依亦說，說時沒有注着她，在巴沙金緊跟前攤開自己兩隻久經風霜並帶有傷斑的大手。『當工作的時候，我是拚命的；沒有起重機，親自抬木頭。而我是什麼樣的人呢；我是個該給就給，該取就取的人——讓人們少伸鼻子管閒事吧，要管就夾住他的鼻子。我這一區是全省第二。幹活我會幹。完了。』

『在美國也有好建築家。幹活也會幹。』

『你這是針對什麼？』

『針對你的話。』

『可是，能解釋一下嗎？』

『可是給你解釋什麼呢？我看，你自己也明白。』

『我是資本主義的殘餘，是嗎？』格里果里·法捷依亦勳了肝火地說。『或者說，你個天生的汚班？』

『猜中了，你身上有點這種東西。』

『你們拉倒吧，』葉琳娜第二次地說道，現在說時已帶有祈求與悲傷的音調。

而巴沙金在她那克制的心情下也猜出，這番談話使她不愉快得快要哭出來了。

他聽從了她的話便沉默起來。他憶起：格里果里·法捷依亦在車站上興高彩烈地迎接他，葉琳娜

在他洗澡後給他取來丈夫的一件潔淨襯衫，他們親切地推讓他人筵，母親寫信告訴他，他們闔照葛羅沙和蘭那自己的孩子們一樣。他想起了這一切，便渾身覺得有負人之感。要在戰前，而尤其是要在出使外國之前，他發生了這種感情的話那他定會爲自己對人的辜負而生自己的氣的，甚至可能向人道歉的。但是現在，在這次談話中，辜負人的情感與自己正義的情感之間却有一種新的不能征服的東西，而他不能爲了除掉前一種情感而把後一種情感犧牲了。

一切事物在這個世界裏都逐漸地不可妥協地陷入衝突——他不僅觀察到而且最近幾年來也參加了這個衝突：一切事物都是殘酷無情的鬭爭——雖然也有時稱之爲外交，有時稱之爲商業，有時稱爲互相諒解，——所有這些便在斯塔林斯克州的區中心城市裏的這個和平的餐桌上交射了一片濃濃的暗影。而這個暗影又劃出了一條縫，甚至不聽從談話者們的意志，無情地把他們的行爲，談話和思想都劃分爲『贊成』和『反對』的兩種態度。

他感到他不論用一些友誼和親屬情愛的小花頭也好，甚至用沉默也好，他是不能擺脫開這個感觸的。

他沉默起來，但他知道這個沉默不會很久，祇能沉默到新的忿怒爆發之前，沉默到談話又一旦邁入這些使他永不能磨滅的要表示『贊成』和『反對』的領域的時候就會完結的。

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第一個打破了沉默。

『到過加利福尼亞嗎？』

『到過，』巴沙金積極地支持着談話，他希望着他現在能顯示出一個比較和氣的性格。

他的願望兌現了。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談起加利福尼亞的氣候來。

「聽說那裏的天氣一年到頭都是一樣的？」

「一年到頭不能說一年到頭，但差不多是罷。每年的平均氣候，好像是零上十二度。」

「沒有零下的時候？」

「沒有，有，祇是在山中。」

「給我這樣的氣候，我早把整個區都修建起來了。可以修得如戰前一樣了。」

「是呀，在嚴寒中一切都要多費事些，特別是打房基。」巴沙金缺乏信心地說，他沒有完全理解格里果里·法捷依亦。

「事情不僅祇是房基的問題。而是在於因了我們這可咒詛的氣候，修建同樣大小的一所房子，要比在你們加利福尼亞多花兩倍的錢。就說建一所木頭民房吧，一所簡單的民房，只要打算弄得裏邊暖和一些——你要給它鋪一層粗糙地板，再弄一層細緻的地板，周圍要弄泥柱脚（註），要弄通風孔，要抹泥，要弄個塞上鑄末的頂棚，為修爐灶要用掉二千來塊磚；祇是爐灶本身就是一所房子用的磚。而修建磚房呢？這裏蓋磚房沒有砌一層磚的，要砌三層磚，窗子都是雙層。就單拿玻璃說，比這個加利福尼亞也要多費一倍啊。」

「去年曾有一美國人到這裏來，觀察了被破壞的情形，也望了一眼現在我們建設着的那些民房，他看了看，這些民房他沒看上看。他是夏天來的。可是這樣一所房子，從建築上說，如果計算計算，修建起來比他那裏任何一所帶三面花廳的別墅都要花費得多。就是如此，你可說吧！」

註：俄國北部的房子，為了禦寒，在牆地面三尺高的房根上，用泥塗上，稱之為泥柱脚。——譯者

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從桌子旁邊站了起來，從輪椅上面的書架上取下一本雜誌，打開以後便置於巴沙金面前。

「請觀賞一下吧！」

這乃是一本舊的美術建築雜誌。在做開著的一頁上是一個家庭用的一所標準小房的彩色照片。

「你看，」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說，「看起來滿不壞，可是牆是一層薄的，房頂是透風的，灶灶沒有。因此就不值錢了。要是把這樣一個裝冰糖的紙盒盒弄到我們的氣候裏來——那用它換個土蛋蛋也換不到錢。」

大概是，曾幾何時同一個美國人的一次談話，不知怎地刺痛了格里果里·法捷依赤。

「頂好把他弄到我待過的那地方去住上半年，並使他一日之內參加五次這類的談話。」巴沙金想了一下，不出地笑了笑。

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小心翼翼地問了他，他爲什麼笑。

「莫非笑錯了？」

「這裏沒有什麼可笑的，」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幾乎是森嚴地，極端莊重地說。「我們前氣候使建設工作要多花費兩倍代價，而在使用上增加了四五倍消耗。」

他還在長久地，認真地談論這個題目。巴沙金看出了，他是喜歡這種新的談話方式和題材，在這個新的談話時自然就會產生共同的協議，況且，氣候乃是個日常廣泛的問題，即便巴沙金有在任何問題上都要與人爭論的癖好——這是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心裏很不舒服地暗自留心的——在這種情況下也不能在他們中間發生變更氣候或不變更氣候的爭論，於是他說道：

「你那隻手在國外時慣壞了。慣壞了，而且你不能約束它：誰一沾邊，就順手對誰一個耳光，大概是已經成了一種習氣了。和你談話危險啊。」

巴沙金笑了。這幾句話中有其道理在。的確，他是把同異己的世界進行殘酷爭論的習氣隨手帶到這普哈沃來了。可是想想看，在輪船上，在火車裏，他同幾十個人談過，他同誰都沒有吵過。顯然在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身上也存在着爭吵的習氣，存在着那種他，巴沙金這些年來所仇視的異己世界的習氣。

十四

用餐已畢。葉琳娜給每人斟了一杯用香乾做成的菓子露。格里果里·法捷依赤一口氣喝下自己那一杯菓子露，便從桌旁站起來，伸了伸腰，說道：

「現在頂好來點菜！菓子露還有嗎？」他轉身向葉琳娜。

「還有。」

「等一下，」巴沙金說，「我這裏給你們帶來些東西。」

他已是幾次地想起給他們帶來的禮物了，但是談話談得接二連三的，好像直到現在以前還不能說起這件事。

「我馬上拿來。」

他走到外間，取回皮包，放在輪椅上，這乃是一個幾維質的、堅固耐用的黑皮包，舊了，但却還完整。上面那纏掉一半仍還清晰可辨的多少旅前舊的封貼，頗使它帶有一股異國情調。

「好皮包，」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說着，喜愛地用手指敲打了一下。

「好皮包，」巴沙金同意地說。

「他們會做活，」格里果里·法捷依赤仍以同樣的喜愛口吻說。

「是的。當他們願意的時候，他們就會做。」

皮包是國貨，是列寧格勒製的，還是戰前用品，如果不是那些外國旅館的封貼把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弄得迷惑的話，那他是能够認出這個皮包來的，因為他曾存巴沙金處見過這皮包。

巴沙金打開了皮包。

「這是給你的，琳娜如，」他說着，便取出了一件鮮艷的，條紋的毛織品的上衣，他記得這是在商店的櫥窗裏時他非常中意的一件衣服，但是現在，在這間屋子裏，這件衣服的樣式竟莫明其妙地使他意外地的感到不舒服起來。

「謝謝，」姐姐說着用手指彈了一下，「很細緻。」

「試一試，試一試，」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說，「不然的話你總是抱怨——我照顧你照顧得不好，沒有使你穿上好衣服。瞧，如今要穿外國衣服了。」

葉琳娜羞一點笑出來了，於是把灰色絨頭巾從肩上摘下，把外國上衣套到粗布外衣上，照了兩三次鏡子。女上衣是很可她的身的，但巴沙金看來，她感覺她自己穿着這件上衣是不舒適的。它是與她不相稱的；在這個漂亮的，但却是外國的東西裏頭有一種什麼東西，怎麼也不能適合於葉琳娜那種別緻的，純正俄國女子的、嫺靜的姿態。

「漂亮，」她用她那溫柔的從容閒散的語調說。但巴沙金明白她之所以講這句話，只是爲了不使

他難過而已；實際上她是沒有看中這件禮物的。

葉琳挪脫下女上衣，細心地搭在椅背上，用溫柔而習慣的動作重新把自己那絨頭巾披在肩上。她又肩於頭巾中，在鏡子跟前轉了兩次身，滿意地望了望自己那魁梧的、美麗的、尊嚴的身材。

『我簡單樸素慣了。同我有什麼辦法？』

她便出去取火壺了。

然而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却真正是心滿意足了。巴沙金從皮包裏給他取出一個最新式的美製電用刮臉刀，上面鍍的白漆與鏤在閃着亮光。

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立即就把接電插插到電門裏，於是刮臉刀就噹噹地響起來。他幾度地把刮臉刀細心地放在臉上刮着，顯然是存惋惜，刮刀不得不延到明天去：因為早晨他才刮得乾乾淨淨的。

『看這文明！』他讚歎地說。『怎麼做成的！——潔淨，細緻，真是天衣無縫。』

『不同意？』他向靜默不語的巴沙金隱了一眼。

『爲什麼不同意？』

『因爲你在這樣地想我：看這個土包子！遞給他手裏一個電用刮臉刀，而他就一切都好，樂以忘形，喊叫着——文明！可是，恰巧事情也就是如此的——文明，它首先在細小事情上表現出來。細小事情，乃是文明的一面鏡子，如果你願知道的話！不同意？』

『不同意，』巴沙金說着便感到談話又進入危險的話題上來。

『爲什麼？』

『因爲在細小事情上看得出的東西很少。有一個美國人，他想出了電話，也有另外的一個美國

人，他想出了一種林茨私刑（註一）。有一些美國人，他們發明了「潘尼西林」（註二），也有些美國人禁止把這種藥品賣給俄國人——理由是因為俄國人是共產黨人。有些美國人曾在馬德里林的林格營中作戰，也有些美國人，他們在絞架上絞殺黑人。所有這些人們，「巴沙令從格里果里·法捷依赤手中取過刮臉刀，置之於手掌裏，『所有他們這些人，都是用，或者都可以用一模一樣的刮臉刀刮臉——就是用這個刮臉刀，這個你認為是他們的文明的一面鏡子的刮臉刀。在這面鏡子裏你看到了什麼東西？你可看到了一個被大洋和一切戰爭危險隔絕開來而在我們流血肉戰爭時期兩度發財的國家？你可看到了這個因此才能够在現在從事於完美的刮臉刀的生產的國家？而正是在這時我們還有五年的時間要缺少修建房屋用的磚瓦？可能你認為他們比你文明是因為他們製作這些美麗的東西，同時就像你這個愚昧的土包子修建簡陋的房舍一樣，是為了在裏邊安置那些也似乎是因自己的愚昧無知而在地穴中蝨居五年之久的孤兒寡婦嗎？是不是這樣的？』」

格里果里·法捷依赤靜默不語。他的確已被巴沙金的熱情的答辯弄得有些難爲情了，但物品的威力比這種情感更厲害。他拿起刮臉刀來，愛憐地撥動了一下，站起身來，把它放到書架上，又坐到桌子邊，終究還是克制不住地又轉過頭來向刮臉刀望了望。儘管巴沙金講什麼，但刮臉刀他甚非常喜歡的——畢竟是文明。

註一：黑奴解放以前，有一個奴隸主，名林茨，倡始奴隸主私人法庭處理黑人，用法嚴峻，至今在美洲白人仍崇奉這種權利。——譯者

註二：潘尼西林，一種毒藥，高熱，癱瘓等症，有起死回生之功。——譯者

葉琳娜提著開得滾滾的火壺走進來，衝破了沉寂。

「很久沒有使用過火壺了吧？」格里果里·法捷依亦問。

「很久了。」

巴沙金仰靠到椅背上，當葉琳娜擺茶杯和菓醬用的小碟的時候，他閉住了眼睛。

還是在車站上他就聽說，祇是到明天早晨五點鐘時才能見到妻子，他被這件消息弄得驚駭了，使他一時不能談到卡加，而且連想也不能想她了。但現在看來，祇要一分鐘的靜默就足可以使他全付身心都浸透在對日前會面的冥想中。

壁鐘剛才打過三點。還有十四小時！他祇能再過十四小時才能看見她。儘管他今天談論，爭吵過很多事情，但他的心裏裏有一塊與這一切都隔絕起來的處所，在那裏歡唱着歸國的歡欣的情感。我回來了！——他很可能在談話中高聲地喊出這句話來而自己却不覺察。但是現在這個幸福的情感不再僅僅是沒有講完的一句話了，這種感情為一個女子轉了方向，這女子於此時際正奔走於斯摩林斯克的鞑靼大街之上，她還不知道他已離她如此之近，真正是絲毫也不知道……

他那因為遠離故土而引起的對祖國的軍事物物的懷念——說是愛戴更妥當些——現在都集中在这个女子身上。

如果問一問他，當他想着俄羅斯的時候，他愛的是誰，這些年來他懷念的是誰，他回憶着的是誰的面容，他是可以不加思索地回答說：是她。而且可以回答得誠懇而堅決，縱然這些年來他也在一個

一個地回憶着許多人與許多情況，也在爲了許多各種各樣的原因愛着祖國——這些原因不僅計算起來計算不清，而且驟然回憶也回憶不起來了。

不過，這裏並沒有矛盾。而且相反。也可能這裏面就存在着那個幸福的、很多很多的人所固有的特質，最近三十年來我國人民所表現出的特質。

親友們對志願奔赴前綫的人們是不講「天職」或「愛情」幾個字的。他們自己也不講這些。因爲他們的「天職」就是他們的愛情，他們甚至不總是考慮這些——因爲這是很自然的。

巴沙金憶起卡加時，帶着一種意外的力量與明確性想道：的確，爲什麼她就不能是祖國呢？他要是一個畫家而且叫他畫一張上面把祖國描繪成一個女子容貌的圖案時，他就可以把自己的卡加在橫越德羅斯特河時的情景畫一畫，那時她額角上繫着血跡斑斑的繃帶，在砲火下抱着負了重傷不省人事的團隊的查子華夏·柯里梭夫前進。而另外一個人就可以畫上一個疲倦的女交通員，穿着滿是塵土的外套，站在被轟炸得破破爛爛的基輔的十字路上。而第三個人就可以畫一個小姑娘——女飛行員坐在「二號教練機」的膠合板隔開的單間屋裏。第四個就可以畫上自己的母親，上年紀的，滿臉雀斑的，依舊傷兵醫院的慈祥的老護士。而這每一幅畫都是真實的。

他想這件事的時候，很想不願自己愛情的羞澀，向在桌子旁邊和他並排坐着的人們提出上千的問題：她怎樣？她在作什麼？她身上穿戴的什麼？她在桌子旁邊什麼地方坐着？她在什麼地方睡覺？她面色如何？她現在穿沒有穿那雙他在前方替她定製的嵌毛皮邊皮靴——她當時爲了不顯得特殊是不願穿的。

如果桌旁祇坐着斐琳娜一個人的話，他也許要問一問的。但當他睜開眼睛時，便看到眼前的已經

猜透他的心思的格里果里·法捷依赤，正在好意地戲笑。

巴沙金克制着自己，祇是用由於激動而些微改變了的嗓音問道：

『這麼說，卡加在五點鐘到？』

『五點鐘，』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說，『假如火車不誤點的話。我們現在火車常誤點：這可不是你在美國了。』

巴沙金突然地安靜下來。這是對的。這是非常對的。本來什麼東西都不應當再問的，除了他問過的話。

十六

葉琳娜把茶杯都滿上了茶。巴沙金舀了一滿匙黑莓子醬放在茶杯裏，攪弄着，吹着茶，滿意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他自幼就喜歡黑莓子醬。

喝着茶，談話轉到家常上來了。

談起孩子們來。格里果里·法捷依赤長時間地，詳細地回憶着陣亡了的長子安納德里，談完他之後，話題便轉到幼子裏果爾身上，關於他，也談了很長時間，無微不至地讚揚——也稱讚其在學校裏的成績，也稱讚其能聽話，尤其是稱讚他脾氣好。『是個有出息的孩子，像我！』

他對於次子伊萬，却隻字未提。

『而伊萬怎麼樣啊？』巴沙金問。

『去他的吧，我談都不願談他。』

『怎麼回事？』巴沙金驚奇了，『他作了什麼壞事了？』

『壞事也不是壞事，但好事很少。管不了啦。到斯摩林斯克去了。進了職業學校。不着面了。誰知道他在那裏幹些什麼事情。但都是因為舒佳！舒佳把他誘惑到職業學校去了。這是他有意地害我，你的舒佳。』

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甚至都捺耐不住了，於是用拳頭捶了一下桌子。

『不肖之子！』

巴沙金感到，在家庭裏對舒佳的惡感是共同的，在這一點上甚至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和溫柔的葉琳娜也一致。他不完全明白事情的究竟，因為他記得在從前格里果里·法捷依赤不僅對待舒佳很好，而甚至還縱容他。顯然是有些變了。巴沙金會想要問一問這件事，但他克制住了自己。問之先，應當看一看舒佳本人。『他今天是怎麼樣一個人？』巴沙金想了一下並在腦子裏想像着舒佳的情況，但想到的是：現在舒佳是個退役的陸軍中尉，一隻手的殘廢。因此，他想起這些時就根本不能想像現在的舒佳了。

『這麼說，他們兩個人在斯摩林斯克了，』巴沙金說。『而這裏就少了兩個人。』

『願幹什麼就幹什麼吧。』格里果里·法捷依赤怒氣未息地粗率答道。

『可是現在城裏共住有多少人？』巴沙金問。

『一萬七千。』

『真沒想到。祇是比戰前少四千人。可是他們都在那裏住呢？房子至少是少了一半的樣子。』

『可也就這麼住着，』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說，『我們在修建中。四三年時全區只有四十三幢房

子是完整的；這還是把本城和十六個農村都算上。因此，如果您願意罵就罵我們也好，而我們是在慢慢修建着。關於規模大小，我不說，當然，規模不是戰前那樣的規模了，但每家的烟窗畢竟都立起來了。而有烟窗的地方，那兒也就有爐灶——這是命根子。我，當然啦，一天蹲在家裏，沒有出過遠門，說不定，在那裏冷氣裝置是命根子。可是在我們這裏，是爐灶。」

他笑了。

「不知我們這些人是怎麼回事！就有一些人，本來已不知他們跑到什麼地方去了，甚至跑過伏爾加河東去了。他們的村子只是剩下了一片草塚，即便讓你發掘，如同發掘邦比城（註）一樣，——這個村子原來在什麼地方呢？已經找不着了；他來到一塊空曠地方，一步一步地測量，總打算在原來他的房子所在的那個老地方修所新房子。而且門向那面開還得和原來一樣！你不能把他的房子掉轉方向！有時我們勸導他們，把兩個或三個村子併在一起，建築起來容易些。他們嚷起來，不願意。怕擠。養兒育女添人進口他們都在老地方打算上了。可是這個斯摩林斯克地方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喂，請講一講，在這個地方這個特別的東西是什麼？喂？不是開玩笑，當真的！我是完全鄭重地問你，裏邊這個特別東西是什麼？」

巴沙金沉思起來。的確，在這塊斯摩林斯克的土地上這個特別的東西是什麼呢？它與其他地方比較起來，並不美麗，並不豐富，並不敦篤。然而，不論是現在，冬天裏，他從莫斯科乘火車來這裏的時候，也不論是在四一年的夏天裏他自這裏徒步地退向莫斯科的時候，對於他這個生於斯長於斯的人

（註）邦比城——意大利文化古部，在維蘇威火山附近，公元七九年火山爆發，全城毀滅——譯者

說來，在這塊土地上總是一種特別的東西，支持着他內心的平衡。這就是說，那樣認為這裏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是不對的，不是那樣的。在這塊土地上有着一種無盡期地激蕩着他的心靈的東西，而同時也祇是在這裏，他的心靈才是適得其所的。

究竟這是什麼東西呢？是兒時的習慣呢，抑還是在這塊土地面前自己的一種責任感——使這土地上的的一切都能安排得適得其所，用新的美麗的東西裝飾起這塊土地，但又不損害它那年代悠久的自然之美。

可是人們為什麼從伏爾加河東歸來後一定非在原地修建房舍不可呢？難道這祇是一種習慣或執拗脾氣？確切些說，這乃是表示自己力量的一種情緒，表示有能力去恢復，有能力用他們那一個偉大強盜人民的自己的田園，房舍，家族，兒孫，和自己那噴霧的、各種各樣的幸福，填補起被弄得精光的土地。

在開始的瞬間，當格果里里·法捷依亦談起那些歸返故鄉來不願把三個村子合成一個村子的時候，巴沙金覺得：「說不定的確他們就是一種熱烈的右派」。可是現在，回憶起他自己在這裏——普哈沃——從軍廂裏走出來時的那種情感，他明白了：如果說生你長你的那個城市不在了並已變成了一片灰燼和廢墟都使你很難想像的話，那麼就根本不堪設想的是：這個城市將不在這個地方了，不論今天我們過得貧困些或將來會富足些，但正是要在這個地方而不是任何別的地方。

「聽我講講，格果里里·法捷依亦！」他兩肘抵住桌子，盯着組夫的眼睛。「你喜歡不喜歡這些地方？」

「此地亞麻長得很好，我，長得好！」格果里里·法捷依亦帶着一種意料之外的東西，甚至是理

想的东西說道，看來他是從另外的、自己的一邊接近着巴沙金所想的方向。於是在他的眼睛裏閃爍着一股仁慈的溫暖的火花。

『好，我們在這一點上總一起來了！』巴沙金想著，感到白恩的是到頭來他們終究還是有統一的東西。

『在美國也種亞麻嗎？』格里果里·法達依索問。

『不知道，』巴沙金斷斷續續地說，『好像不種。可是，誰不定也種。就是種，大概也很少：那裏亞麻織品任何時候都是很貴的。』

『我們這裏現在也很貴。我們這裏現在一切都貴。人們不好過活，今年要挨點餓了。』

格里果里·法達依索在小盆裏，嘗出了一匙菓子醬，然後考慮了一下，把羹匙又放回小盆子裏，仰靠到椅背上去。

『你責備我，說是人們生活都很困難，而他却在謀生財之道。而本來所以不得不謀生財之道，也正是因為生活困難啊。我本人，普琳媽，跟前三個孩子。而且舒佳也間或從斯摩林斯克來這裏混飯吃，他好像是來此拜訪母親的——他和我——對頭冤家——，而實際上是來混飯吃。再就是母親，——請原諒，你的卡加和小葛黎沙。當然，母親和卡加認為她們有自己一份收入，但不是各色各樣的食品我們都把它擱在家裏！我要周轉調劑。而且在克斯特羅還有個姑媽要我照顧——她是我所有的親戚中唯一留在人間的了。她就好像一座紀念碑。於是便不得不靈活周轉，做不應做的；你給我做點，我給你做點；你給我照官價買上半個羊，我給你修建一所保存這些肉的倉庫。我先打發木匠去給你修倉庫，然後再去修建法庭。法官——乃是個對我無益的人。』

『若是忽然地要審判你怎麼辦？』巴沙金詼諧地笑了笑。

『不會，』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笑着說，『審判我時要在全省範圍內舉行。當然，如果要審判的話。』

『據我看，總是有審判你的時候的。』巴沙金說。

『可能，』出人意外地，格里果里·法捷依赤未動火，同意地說。『一切都是可能的。可是實質上是爲什麼呢？就拿這樣一個情況來說吧。我修建了一座公家倉庫，是爲了公家儲存公家的肉；是爲國家貿易機關用的。法庭需要，但這個倉庫也需要啊，而爲此我可以得到肉。而我又不把這肉轉賣出去。我喜歡使我周圍的人們都能日子過得好，使所有投靠我的人們都能過的好。』

他講這些話時是很誠懇的，同時也希望巴沙金能感覺到爲了卡加與葛黎沙，自己應當感激他這番照顧之恩。他講完這些之後，稍爲沉默了一下。巴沙金也沉默着，同時痛心地思索着：事情也就是這樣的，同時，的確，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辭令有他自己很多缺點，對親戚們始終是個敦厚，大方的人，而不是個計較分文的吝嗇鬼。

『應當儘快地把卡加弄走，並離開這裏，』他想了下，『母親也是一樣。』

想到母親時，他便憶起他自己是如何不善於料理家事，大概從物質生活上說，母親同他在一起將遠不如同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在一起過的好。

『畢竟是要弄走，』他決定了，『對母親說，主要的並不在此。』

而格里果里·法捷依赤把手指上的念珠轉了個圈——這乃是他激動的徵兆——之後，便放開嗓子說道：

『審判我嗎，親愛的，那是不會的；我，照你的話講，是當一切東西——從鞋底到磚瓦——都缺

乏的情況下的時代的產物。而最主要地是得不到人，得不到幹活的人手。你先給與我一定的條件，一切東西樣樣俱備，一個人再不須去尋取任何東西，什麼都足夠用，在這以後，你再把一切的道德冠在我頭上來對照——我會如同鴛鴦一樣地純潔，違犯不着道德。我本身將是個道德家，神聖的道德家！可是常處在像我現在這種條件下進行工作時，手邊什麼都沒有，而爲了工作，爲了生活每天得去周轉奔波，那麼你問我的工作好了，關於道德請不要問：我已把這些道德當到當舖裏去了，條件未改善前是不贖回來的。」

「條件未改善前是不贖回來的！」巴沙金憶起了戰前的格里果里·法捷依亦和現在是一模一樣。有什麼說的呢，就在當時也有過很多事情是不容易的，且也常有艱苦的時日，同時格里果里·法捷依赤作的事情也和現在一樣，談論這件事時也是一樣的腔調，似乎只是氣憤少一點就是了。但也在某些地方弄點釘子，換點木頭，他的工作誰也代替不了，所以他在斯摩林斯克附近給日已建築起一所儼然大公館似的莊院，一切還都是原來那一套。

「是吶，好的歲月是要來的，」巴沙金想着，望着格里果里·法捷依亦，「那時候就不需要去東尋西找弄點東西，不需要耍滑頭，不需要靠着自己的手腕和社會關係去比別人更快地修所房子。這樣當然就是好的時候到了。但這些時候，對坐在他對面的這個人說，是不是好時候呢？當一個八面玲瓏的天才已不能在他那建築家的品質上增補任何東西的時候，他不就要在這些正常的條件裏奄奄一息了嗎？本來，他本人，單作一個建築家來說，他是個中當之人，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於是，這個對大家都好的時候，對他來說完全不是個好時候，而對他好的時候，恰巧就是現在這個對大家說最困難的時候。」

『是麼，千真萬確，正是如此。』巴沙金想了想，便在心裏作出了這樣一個意外無情的結論。

不用說，格里果里·法捷依亦在他的爭吵中所以表示頑強，幾乎是憤怒，這乃是由於：格里果里·法捷依亦本人在心靈的深處已感到有些不對勁了，但是他不願意或不能够承認。

『你在想什麼？』格里果里·法捷依亦問時，把念珠停住不動，眼睛盯着巴沙金。

巴沙金深深吸一口氣，好像潛水前作準備工作一樣，抑壓力地把語氣緩和起來，說出了他現在所想的的是什麼。

格里果里·法捷依亦，極其平靜，幾乎是淡然地坐著，面無表情。巴沙金向他講的這些話裏，有著非常可怕的思想：它深入到他的心靈的幽谷了，在這幽谷中，——時候——好時候和壞時候，——都保存著被一個生活制度壓迫著的情感，這個生活制度則是包圍著他並使他不能終生幸福的生活制度。

有一種另外的東西也會壓迫地壓迫他，這即是他在年青時代少微接觸到過的東西。但這也就是那個心靈的幽谷，他不僅不放鬆人到異鄉去，而且他也不願意無益地開放，他本人差不多從未向裏邊望過。現在，他鎖住這個幽谷以後，他不再裝出一副別的面孔，而他也就真的真正泰然了。

『我面前坐著的是個毫無遠見的人。』格里果里·法捷依亦心裏說，望著巴沙金。他覺得他很早以前就學會了把那些他認為不善於料理家務的人評為沒有遠見的人——這樣想著，他是特別感到輕鬆的。『沒有遠見的人，沒有本領的人，』格里果里·法捷依亦想著，『說不定在內心裏嫉妬我的本領呢——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如此而已。』——他在心裏重覆著，極力地使自己真心確信這種看法。

『照我的意見，就是在最艱苦的時候，一個人也應當表現其最崇高的道德品質，』巴沙金說。

「你是記得『列寧在一九一八年』的影片的。工人華西里把不止是萬噸，不止十萬噸的糧食從伏爾加河東運往飢饉的莫斯科來。運來一列車的糧食，暈倒在列寧的辦公室內，爲了什麼呢？他運輸這些糧食時，其中只有四兩是自己應領的口糧。這就是高尚的革命道德啊！」

「可也是很愚蠢呀！」格里果里·法捷依亦說。

「不對，不愚蠢，」巴沙金說。「不愚蠢，而且爲了勝利乃是必需的。而現在另外一些人們，他們爲運輸這樣一列車糧食付出其全付精力，也能運得來，不過，不管他們運輸多少，他們祇應得到他們應得的一份——關於這一點，可惜他們却忘掉了。」

他想繼續說下去，但他碰到了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的日光之後，見到這個日光中那種對這一切崇高字句的厭倦表情時，便截住了自己的話，沉默起來。

十七

「聽我說，」沉默過後，格里果里·法捷依亦開始講話。「請老老實實告訴我，在美國人們生活得怎樣？比我們好些還是比我們壞些？」

「看對誰說。」

「這不是回答。」

「看對誰說。譬如對我說，就比我們壞些，甚至不能在那裏生活，而對你——我不知道，也可能好些。」

「這是爲什麼？」

「是因爲「好些」和「壞些」——不是絕對的名詞。各種各樣的人對它們的涵義有各種各樣的了解。我們兩人對好事情是以不同的標準來評價的，而且，爲了它，所準備要作的事情也不相同。」

「我是爲了它準備全力以赴的。」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說。

「聽，正是這麼回事。對你來說最好的東西，如果坦白地說，乃是財富，說來說去也就這錢。而錢對我說就沒有這樣的作用，要叫我，譬如，從一個高等學校的教師一下子變成個擦皮鞋的，而原因祇是依照某個人的愚蠢辦法規定在莫斯科擦一雙皮鞋掙五盧布，也就是說一天可掙三百盧布，那我不是不幹的。」

「可是，我也不會當擦皮鞋的去呀。」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說。

「這還難說。」巴沙金笑了。「你總是在問美國的事情。如果設想一下，你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而且假如你在那裏做個擦皮鞋的比當個建築師可多掙一倍錢，你若不改變職業去做個擦皮鞋的，那麼在那裏便認爲你是愚蠢的。在那裏，我的親愛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場合都是尊敬你不尊敬你，不看你的才能，而看你有沒有錢。」

「你這樣想嗎？」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說着，把身子，伏在桌子上。念珠在他的手指上停下來，抖動了一下，便又轉起來。

巴沙金不由地憶起他曾經讀過的一句列寧的名言，說是可怕的倒不是在莫斯科被取消了的那個「宿哈列夫加」破爛市（註），而是那個在人心應當封閉的「破爛市」。

註：是革命前莫斯科最出名的破爛市，十月革命後，許多破爛屋了而賣廢品，就把這兒來的浮物在這裏出賣，一切壞人都在這裏做後感買賣——譯者

現在坐在他對面的這個和善而寡廉鮮恥之人可怕，不僅僅是他單獨一個人的問題；他同時好像在極端擴大地反映着巴沙金本人之一切細微瑣屑的思想與情感，這些思想與情感也經常在他內心裏閃耀着；也好像在反映着另外的兇惡世界裏那些生就的污斑，那些在這三十年中在人們的心裏很緩慢地消逝着的污斑。這些舊世界的污斑也在巴沙金本身上存在，他也感到了這一點並在終身與這些污斑進行鬭爭，這一切，使他在今天，格外殘酷地反對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的見解。

『是的，』巴沙金盯着他的眼睛說道。『望着你，我便想：或許你說得對，可能在你看來那真是好些，而且方便些。』

『差不多，這裏也有我喜歡的東西，』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說。

『那麼說，你到底還是有條件的贊成蘇維埃政權嗎？』

『贊成。』

『可是你知道，』巴沙金在這次談話時，與其說是敵視地，勿寧說是深思地。『你知道，差不多所有我們那些有條件的朋友，結果常常後來都成了敵人。』

『怎麼說，已把我算到敵人的數裏了？』

『不是，』巴沙金說，『現在我主要地還不是說你，而是在回想近幾年來自己的生活。各色各樣的敵人都看到了，然而其中很少有人大言不諱地自稱為敵人。戰後的講康恥風氣還很時髦。人們大都裝個樣子，如果不裝成知己，那也要裝成朋友。但祇是有條件的，有保留的，帶着遮羞菜。這種情形有時也表現在：甚至他們開始作戲了，在涉渡國境上的河流時，右手裏持着自動步槍，而左手還依然是掩蓋着那見不得天的髒地方。』

『沒有什麼可說的了，談好了，』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說。『我由於自己的糊塗，不知道是誰要渡河，往那裏渡並如何渡法，但是當戰爭逼近了這所住宅時，我這個俄國人，就拿着一枝破步槍去參加軍隊了。不過不是在四五年攻取柏林這樣些城市的時候，而是在一九四一年。就是這樣的。而你把這件事核算核算吧，隨你怎麼想吧。騎下休息吧。我要去工作了。』

他扣上了上衣的紐扣，上衣的翻領上個掛着一枚『紅星』勳章，上面的琺瑯質已被磨掉了。

『雖然是休息日，我也要去工作，我要把自己的資本主義觀點用到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上去。因為我那裏的監工者是個年輕人，神魂顛倒的，可不要叫他弄個亂七八糟。』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講話時，帶着一種隱約可辨的挑釁的口氣，無疑是針對上邊的一番談話而發出的。『好，晚上見，說教者。睡一下吧！葉琳娜已答應晚上捏水餃吃了。』

於是他向外走去，雪那間，他那魁梧的軀體把整個門口都塞得滿滿的了。

十八

葉琳娜走出去透格里果里·法捷依赤，但是過幾分鐘後就回來了，並且坐在桌子旁邊，原來的地方，斜對着巴沙金。她坐着，雙肘支撐在桌子上，怕冷地，用手指緊緊捏住粗布頭巾的邊緣，好像是吹着大風，頭巾眼着就要從頭上飛下去似的。是這樣的，當她靜靜地，表面上很淡漠地聽着上邊那番弟弟和丈夫的談話時，只有這個動作表示出她那激動不安來。她現在仍以同樣的神色坐着，看不出她願意動，也看不出她願意講話。

他在姐姐面前產生了一種辜負人的感覺，悔恨不該當她在場的時候進行那段談話，談話中他用了

與沒法避免的惹人快不快詞句。而他這個辜負人的感覺，祇是由於她在現在，丈夫已經走了，却依然靜默不語地坐着，既不生氣又不責備弟弟，祇是由於這些，才越發厲害起來了。

『琳娜如，你怎麼不作聲呢？』到最後，巴沙金忍耐不住了，便問道。

『爲什麼媽媽這麼久還老不回來，』葉琳娜說。『爲什麼她這樣久還不來？』

她講這些話時，好像在惋惜，但她心裏却因母親耽擱住了而高興，——她願意同弟弟單獨待一會兒。

『你爲什麼這樣對待他呢？』葉琳娜沉默了一下，接着說，不是責備地，祇是受傷地。並用極其悲痛的眼光望了望巴沙金，以試使他都坐臥不安起來。『他本是個慈善的人。他誰都幫助，也幫助母親，也什麼人都幫助……』

葉琳娜哽咽住了。她想談談卡加和葛黎沙的，但沒有談。

『什麼人都幫助，』她祇是重複了一句。

『我本來講的不是關於這些。』巴沙金說。

『是的，當然囉，』葉琳娜柔聲細語地同意說，『但他就是這麼一個人，有時他自己都不像他本人；有時是這樣，有時又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在四一年，他把我搬到科斯托羅馬的時候，我還哭過，扯着衣襟……請求他不要出門。而他却上前綫了。而且還是自願的呢，並不是因爲反正是要動員去才去的。他本來是可以不去的。』

『可以不去？』巴沙金問。

『當然可以。』

巴沙金也感覺到的確他是多餘提這個問題。格里果里·法捷依赤一輩子了都很善於非常圓滿地應付事情，當然也可以在這一次『應付』得了，有着他那七五年的年紀，是可以不去從軍的。葉琳娜是對的。

『本來是，他一願意了，』她說，『立刻就能復員回來的。斯大林格勒會戰之後，過了兩個月，他就到科斯托羅馬我這兒來了。他回來是沒想到的，穿着老百姓衣服，如他平常一樣的公開地說道：「仗可是打够了！現在戰爭轉折了方向。沒有我們可以打下去的。」他就是這樣說的。而實際上在前方，』葉琳娜趕緊補充說道，『在前方他是沒弄好；他担任的是運的事務長。這件事你知道嗎？』

『我知道，』巴沙金說後便沉思起來。

的確，在他們現在所談論的這個人身上，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意想之外的惡毒與仁慈的混合物，有一種非常怕人的憂憤與力量之壓力，以致使你很難與他抗衡。

『看，他把葉琳娜也折磨壞了，』巴沙金想道，『把她的手腳都綑綁起來。而她本來並不懦弱，她身上存在着精神力量和父親的頑強。』

想起父親來，他忽然試圖着想像出若是父親還活着，並與格里果里·法捷依赤住在一所房子裏的景象。不對，不能這樣地去想像。把這兩個人——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與父親——弄到一起，與父親那種在一切大小問題上的絕對歌直，嚴格的約束及達到殘酷程度的不調和性，是不能相容的事，比這再不相容的任何事情都想不出來了。

『父親活着的話，他是不會把你嫁給他的，不會的。』巴沙金說出口來了。

他說後，想一定使葉琳娜難受的，於是嚇了一跳。可是葉琳娜沒有生氣，倒沉思起來，並微微一

笑，說道：

『莫非能談到在那時把我嫁給他或者不嫁給他嗎？十六年以前！你想想看，那時我是什麼樣呢？』

『可是那時你是什麼樣呢？』巴沙金自己微微一笑。『我不記得當時你是什麼樣』。

『可是你想想看，』葉琳娜依然帶着那種溫柔而沉思的微笑說。『你記得第二班修建普哈沃製造廠是如何修建的嗎？雖然你當時是個小孩子——你記得什麼不？』

『爲什麼是小孩子？』巴沙金委屈地說道。『當時我已在技術學校畢業了。』

『怎麼說也是個小孩子，』葉琳娜說。『而我那時已管着四十個女孩子。我已從紡織工人變成熟練的磚石工人，當了隊長。一班之內我砌一千塊磚。當時我是聞名於全普哈沃的美人，』她冷不防添了一句。『是不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巴沙金說。

『可是你還記得不記得，我們，少共委員會，怎樣地把校長撤換了？』

她回憶着，便興奮起來，甚至臉都通紅了。

『不，你想想看，別加，你只要想想看，我當時是什麼樣？難道當時能够說把我嫁人或不嫁人？難道父親能管了我的事，縱令他活着？現在，別加弟弟，那些從前不了解我的人，望着我在想：『你這個母雞（註），母雞！』是的，大概也就是當一輩子母雞了：初中畢業了業，過了兩年滿酒的戀城生

註：在蘇聯最盛一個女人娶了三個婦女時，就稱她是母雞。——譯者

活，便嫁人了。」可是在你說來，這就是犯罪……」

她沉思起來，並悲傷地添了一句：

「可也說不定真的我現在成了一個不能想像會幾何時是過另外一個樣子的人了嗎？」

「他把你折磨壞了，」巴沙金說話時，沒有正面回答問題。「他把你折磨壞了，」他重複說。

「折磨壞了我，」葉琳娜同意地說。「這是實情。在四二年一整年我是沒有他度過的。你知道，那是非常非常之困難的。同孩子們過着茹苦含辛的日子……可是就像醒悟過來了，憶起了什麼東西，突然地聯想到自己從前的生活了：在軍醫院裏工作，爲列寧格勒人在車站上設立招待所——把他們經過城裏運走——甚至都消瘦了呢。整日裏奔走，忙碌。困難也困難，愉快也愉快……後來他就來了——一切都安排好了，一切都作完了，一切都事先準備停當了——一切都是他自己作的。我又開始過所謂好起來了……但是我有時感到無聊，別加弟弟。感到非常無聊，以至有時覺得，儼然就像一個最下流不過的女人跟着隨便一個愛了她一下的男孩子偷跑了一樣……一切都忘掉才好。孩子們也都扔掉的好！讓我同他過窮日子吧，那怕挨餓受凍也無妨。工作就工作，吵架就吵，不安就不安。可不是因爲自己上歲數了想找個年輕點的丈夫——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不是的。祇不過內心裏有時非常想再度一段年輕時的生活，那怕是一年半載。年輕的心找一個年輕的心在一起。」

「而格里果里·法捷依赤是相反的：他需要的是人要年輕的，而心却要老的。他喜歡的是要我這顆心老起來，平靜安穩的，對什麼都不掛念。」

「可是你知道，十六年前，我那時多麼愛他呀！女朋友們都責備我，認爲我是想找福享。而我却不過是愛他愛的厲害就是了。當時在我看來他是個歌直而豪爽的人。最豪爽不過了！但他不是個豪爽

之人，他是個枯燥乏味之人。他是個非常無聊的人……可是人們却喜歡他：他性情愉快，好說謊道。可是……你知道，這些用炮藥做的爆竹。在未點燃的時候，剝開來一看，裏邊只不過是些灰色的粉末而已。沒有意思。」

葉琳娜沒有哭。可是巴沙全覺察到她的苦楚是悠久而深刻的。

「你看，老抱怨起來了，」她痛苦地微微一笑。「沒啥，十年來就是這麼一回。我向來是個賢淑女子。這不過是偶然一次——你來了。而母親每天都在身邊，我也不常着她抱怨。丈夫死。和他一起生了三個孩子了。抱怨——這就好像變節一樣。好像是，和他在一塊兒過又抱怨他。我和你談話開始，是想替他分說一下的，而後來自己也攻擊起他來了。愚蠢而毫無意思。」

「爲什麼呢？」巴沙金問。

「沒有意思是因爲，」葉琳娜說，「改變生活我沒有力量。而這樣白白地抱怨又算幹什麼呢？」

「孩子們却長得都不一樣，」葉琳娜沉悶了一下接着說。「麗達，好像個小太陽；溫柔而可愛。還沒法知道，將來成個什麼樣子。哀果爾，我看像他父親。他們父子倆你喜歡我，我喜歡你。而伊萬，完全像我們的舒佳。而且同他一起到斯摩稜斯克去了，是違背着父親的意志去的。他一點不怕。而我呢，你要知道，雖然是害怕說出口來，但內心裏却爲他高興。讓他儘量離開家遠一些吧。我們這個家對他不會有任何好處……祇是我在懸念着。有時我還因此生他的氣，因爲他走了。」

說着話，她在洗盤盆裏把盤洗完了，擦過之後便擱放在盤廚裏了。

巴沙金帶着一種悲苦而同時又爲她驕傲的混合感情望着她。在她的全部話語中都表露着她那永不熄滅永不屈撓的仁慈而輝煌的智慧。他望着她，回憶着她在十六年前的輪廓：美麗，快活，神采煥發。

想到富足、安逸、有人服侍，沒有任何物質上的耽心等等可以摧殘人的生命，而相反地，心神不安、生活窮困、驚悸耽心、困難的工作等等却可以使人變得有出息，這種想法要在那個他從那裏回來的國度裏，會被認為是多麼荒唐的思想呀。而本來也就正是這樣的。葉琳娜的生活，在那裏本可稱為幸福的生活，在這裏她自己認為是不幸的生活——在這裏邊有一種與另外那個世界天壤懸殊的東西。

「你沉默什麼？」葉琳娜提着火壺的兩耳，站了一下，問道。

「我是在想。」

「想什麼？」

「想的是，你的處境不好。」

「爲什麼不好？我很好。」

她苦笑了一下，接着說。

「不過我怎麼也不能夠習慣於認爲這算好——算真正好。」

「可是你想習慣嗎？」

「不，不想。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是我總不相信自己今天這個樣子。我，只要一閉眼睛，就覺得自己還是那個時候的葉琳娜——年輕的，二十歲的。而那時我認爲好的完全是另外的東西，完全是另外的東西。……大概是在那時我是對的，而不是在現在。你說呢？」

「大概是的。」

「我也這樣想。」

葉琳娜端着火壺便從屋子裏出去了。

巴沙金一個人留在房間裏。他坐在那裏想着姐姐，而更多的是想着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和自己，想着他們之間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

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照他自己的意見，當然他是對的。他，巴沙金，實際上也是不善於應酬事情。現在他歷歷在目地憶起了一次過去的談話，那邊是一九三六年在他家裏同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的一次談話，當時他在列寧格勒工業大學畢業了業，自己想留校進班，但誰把他派赴布里亞蒙古（註）去住了兩年，開頭他是非常不願到那裏去的。

「你不善於作自己生活的主人，」當時格里果里·法捷依赤是帶着忿怒與同情攪在一起的情感講出來的。「願怎樣就把你怎樣弄。不能自主。」

巴沙金當真是不願到布里亞蒙古去的，但他去了而且在那裏住了兩年。而且，一路上，在火車的上層鋪位上顛簸着，他總覺得，好像格里果里·法捷依赤是對的。而後他就把這件事忘掉了。可是現在回憶起來時，他已確切地瞭解到，對的是他而不是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而且也正是他，巴沙金，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所以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乃是因為他的生活主要地總遵循着它所應當走的道路——照他的觀點看——而前進着。而最主要地是，正如他所願意的，當他連在一起地想着自己的理想和終身命運的時候，這個生活就前進。

註：布里亞蒙古——西伯利亞之三省，皆目前所謂邊境地區。——譯者

而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從表面上對他判斷的話，總是很容易聽的，他也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因為他的行動是從他願意作和對他一時方便出發的，他之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是因為他生活着沒有任何理想——那個可以指使他作各種事情並可以使他遷就各種困難境遇的理想。實質上，他頂多不過是自己色慾、嗜好與慾望底奴僕而已。

巴沙金在回憶自己的生活時，想了想，他是受苦的時候多，享福的時候少，不舒適的時候多，舒適的時候少。但他之爲了執行職責在大學畢業後只帶着一個皮包到布里亞蒙古去，並不是服從的象徵，而是內心自由的象徵。因爲金錢、安逸、瑣屑的物質享受在他的生活中從來不起決定的作用，尤其是在他決定重大事件的時候。

他的生活，如同他的大多數的朋友，同志們的生活一樣，而且總起來說，也如同他周圍所有人們的生活一樣，改善和降低祇是依據全國的情況來轉移；國家處在比較困難的時候，他的生活也就困難，國家比較輕鬆的時候，他的生活也就比較輕鬆。但生活跟着時間改善和降低乃是政策努力的結果，大家勝敗的結果。而且經常是很困難的，但卻從不使人沮喪。

違背着時代的潮流而改善自己的生活，似乎只有那些匪棍做得出來，他們靠着其他人的不幸，不善於應對，或不靈活處世而構築起自己的幸福。

說這些人是匪棍——過於嚴厲了。可又爲什麼不能說是匪棍呢？爲什麼不賦予各種東西以應得之名？但是，如果這樣，那麼照道理評論起來，他的姐夫格里果里·法捷依赤，一個寬宏大量而又心腸慈善的人，結果也是個匪棍了？到底還是有些不知什麼原因，結果使他還是變成了個匪棍。難道這不對嗎？對的。

「但是像希里果里·法捷依亦這樣的人多得很呢。」巴沙金想道。他自己也對「多的很」三個字驚奇了。這樣的人當然是不少的。但「多的很」三個字無論如何是沒有道出格里果里·法捷依亦一流人物的概念的。

爲什麼？好，讓我們看看爲什麼。雖然他們這一流人多的很，但是每個人，單就其本人來說，僅僅是巴沙金在國外時屢次想到的那千百萬個孤獨中的一粒塵芥。

而格里果里·法捷依亦，縱令其有一套說說道道的習慣和實際家的外表，實質上他是在差不多完全孤單中圓滑地生活着。實際僅僅是他的一種裝飾品，就好像毒瓦斯裏摻上一些好聞的芥菜麵的味道一樣……他爲自己想到毒瓦斯而微微一笑。「然而，正捉住了要害。」

「而小葛黎沙倒覺得好笑了，」巴沙金冷不防看了兒子一眼，兒子也正在夢中不知爲什麼而微笑着，因此說道。「你覺得好笑嗎？是嗎？」他重複着，走近沙發來。「你以爲這與你不相干嗎？」

他站在兒子面前，寬寬地撒着兩腿，兩手插在褲兜裏，似乎向他挑戰要吵架的樣子。而無憂無慮地睡着覺的小葛黎沙，不知是被巴沙金的目光看的呢，還是到了睡醒的時候了，他驕地睜開了兩隻眼睛，並且看得出來，呆呆地還未弄清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及在他面前的是誰，一聲不響地，瞭然望着父親。

「你以爲這與你不相干嗎？」巴沙金微笑着重複說。「有關係！再說一次有關係！」

祇是現在他才看出小葛黎沙像卡加。

「不，你自己！伸手幹什麼？自己起來！」

小葛黎沙站起來，但他的兩隻小腳滑了一下，於是他又跌到沙發上了。沙發的彈簧落下去又跳起來。小葛黎沙隨着跳下來。他感到這樣怪好玩的。於是他抓住沙發的靠背又跳上去，第二次又跌下去

已經是故意了。

『你什麼也不懂，』巴沙金用詼諧的腔調說着，極力壓制着自己的衝動。『好吧，到我這裏來吧。』

他把兩手伸給小葛黎沙。小葛黎沙從容不迫地端詳着他的手，似乎心裏正在考慮着和他打交道沒有意思，最後，下了決心，便毫不踟躕地從沙發裏撲過來，巴沙金剛剛來得及把他接住。

巴沙金拖起靜默不語的小葛黎沙，用兩手把他摟在自己的懷裏，激動地在屋裏走起來，自己並沒有覺察到，步子是越邁越快了。小葛黎沙一聲不響；他喜歡快速的走動。而巴沙金却是近幾年來第一次地嚐受着疲勞和與人袒襟舒懷的甜蜜之感，雖然現在在他身邊可以袒襟舒懷的還只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小葛黎沙。

『喂，小葛黎沙，怎麼說呢，我的小孩子，』巴沙金說着，抱着小葛黎沙步步加快地在屋內走動着。『反正是一樣，我的小孩子，你的一切都將照我們的規律發展！』

『照我們的！照我們的！』他按着步度重複着，幾乎就像小孩唱歌一樣。

母親也就這樣地碰到他。她開開了房間的門便看到巴沙金，嘴裏念念有詞地，在抽斗櫃，食具廚和書架的危險的拐角前面，抱着小葛黎沙從這邊到那邊急急地來回跑着。

『小心點，別加，不要碰着葛黎沙。』

這就是在分別六年之後，母親向巴沙金所講的第一句話。

巴沙金急速地從屋內另一個角落裏轉過身來，抱着小葛黎沙去迎接她了。

『媽媽！』他微笑着叫了一聲，熱淚便恣睢而出了。

第二部

一

打過了七點。古老的鬧鐘，從兒時就記得：四角形，玻璃殼，帶有四個銅柱脚；鐘聲別緻悅耳，儼如裝有音樂盒一樣，也是從兒時就記得：厚厚的玻璃裏邊掛着層層連環着的小銅齒輪，一目瞭然却又耐人尋味。

巴沙金微微一笑，覺得現在他注視着這些景象，一如在童年時代一樣的感到有趣味。鬧鐘的相貌引起了一些已經記不清楚的，模糊糊糊，但却愉快的兒時回憶，及對現在坐在桌旁改着練習作業的母親的悠久的溫柔之感。她輕輕地揭着本子，儘力地不再紙發出聲音，用兩個手指捏住紙邊，謹慎細心地一頁一頁地揭着。她以為巴沙金在睡覺，恐怕把他驚醒。

興高彩烈的見面剛一過去，她即刻便想到兒子經過長途跋涉已經疲勞了，於是便替他收拾床鋪。所有支應他去休息的努力都是徒勞的，他現在仍躺在置放在屋角裏的母親的床上。床有些短，他那兩隻脚，穿着剛才送給他的厚厚實實的手工織的毛綾襪，從床欄杆的空隙裏伸露到外邊。

他起初倒是真想睡着的，但是他那由於歸來而激動得厲害的心情平定不下來，於是他就一動不動地躺着，望着母親，裝作睡覺的樣子，而每次當她回頭的時候，他便把眼睛閉上。

屋內火熱而靜寂；鬧鐘滴滴打地響着，不僅沒有沖破靜寂，而祇是顯得更加沉寂了。窗外同樣

是寂靜無聲。一次，在很遠的北方有人說：「雪要下起來了。」

巴沙金望着母親，自己不知不覺地微笑着。他心裏燃着一種安閑愉快之感，這種情緒，經常地，甚至在長期的闊別年月裏，始終不變地與其對母親的懷念結合着。

這乃是從她身上發生的一種非常強有力的壓力，是她心靈的天賦，具有這些東西的人並不多，只有那些安靜的，但是其仁慈、明確與內心安祥的力量較別人偉大的人才。母親不僅祇是喜歡那些具有巨大、仁慈與安祥力量的人，而且以這樣的一種力量去愛他們，致使在大多數場合從他們身上引起回報的愛，這種愛就像她自己的愛底反照一樣。人們就正是以這樣一種回報的愛愛着她，有時他們底到驚奇而且在這個愛中變得善良了。

巴沙金在待人接物上是個很烈性而且常常很嚴厲的人，他以溫順而明朗的愛愛着母親，而這與其說是他的意志，勿寧說是她自己的意志感應到他身上的一部份。

似乎，母親乃是她遇到過的人中最誠摯的人中的一個，不用說也就是在生活上給與他最大影響的人。而她這種誠摯的力量不僅祇他感覺到，就是那一切稍稍知道她的人也都能感覺到。

那些知道她不多或才知道她不久的人們，常常誤取了她那與自己的精神面貌全不相稱的習慣和外表。

她乃是個小個兒的，圓墩墩的，而且，照巴沙金所記得的，不論光景怎麼不好也總是胖胖的女人，有一幅兒童式的圓臉和嘴唇，以及同樣也是兒童式的，因上了年紀逐漸褪色的天藍色的一對眼睛。她的兩頰上有一對酒渦，栗色的頭髮，不論她頭上戴什麼——舊帽子也好，三角巾也好，絨頭巾也好——總是壓不下去，經常是在下面——處處散着。

在這樣永恆的精神慰藉的支持下，她總是在不斷的運動狀態中。到什麼地方去時，一貫是匆匆忙忙的，不是走而是跑，——在大街上，在學校的廊道上，在學生的課桌之間，總而言之，在只要能走幾步路的時候都是如此。當着這個可能性都沒有了而且她不得不老坐在一個地方的時候，那也同樣地，好像她在急欲離開這個地方並到什麼地方跑跑。還在很久的時候，在戰爭以前，巴沙金會開玩笑地向她說過：『可是你知道，媽媽，有時我覺得甚至你坐着的時候都在跑哩。』

此外，母親有一種給自己製造麻煩的奇怪性格。她經常地，不是在關百葉窗的時候從窗台上摔下來，就是爲了蓋烟囪，或者爲了自櫃子上取下那完全莫明究竟地放到那裏的糧食罐子，而從羅在一起的兩條凳子上跌下來。可是，她是個胖胖的，非常精明能幹的女子，能够使一切事情都很順利地過去的。騎着巴沙金的這個床，簡直是個兒童用的床，就是對母親說也是太短了，但她却莫明其妙地說這樣對她更舒適些。爲什麼更舒適些，她不能說出道理，只是信口說來就是。雖然靠牆放着一個帶靠背的椅子，但她現在却坐在桌子旁邊的矮矮的方凳上，把厚厚的兩本書放在自己面前。她在改學生的練習本，用兩個手指捏着鏡腿。鏡腿是在一小時之前弄斷的；她把眼鏡掉到地上了，因爲急忙地與兒子搶先去拾它，一脚便踩在上面了。可是，當巴沙金注視她的時候，她已是第三次地忘掉鏡腿是折斷了的，放開手，眼睛掉到桌子上了。

巴沙金凝神地望着她，他自己對那股注滿他整個身心的愛情與溫柔的力量也感到驚奇了。

二

『媽媽！』

母親手托着顴骨，遠遠地回過頭來望了巴沙金一眼。

「原來你沒睡着？」

「沒有，沒有睡。」

「我可是儘力地不作聲響吵你。」

「我聽到了。」

「你聽到什麼了？」

「你儘力地不作聲響。」

他倆都笑了。

「告我說，媽媽，你心上覺得怎樣？」

「現在？」

「不是現在。現在——很好，我知道。一般地說你心裏覺得怎樣，整個這個時期？」

「最近嗎？」

「是的，最近。」

母親沉思靜默者有頃。巴沙金並不對此驚奇：她總是認真地回答這一類的問題。當人們順口問她：「喂，生活得怎樣啊？」她從不回答「沒什麼」，而總是沉思之後，想一想，再講實際情況——好或者壞。

「我心上覺得很好，」她說。「可是你爲什麼問這個？」

「因爲最近在外國的一個時期裏，這個問題常常使我很焦心。在一切報章上登載的文章太多了，

說是我因困難得不想了，當然常常是扯謊的，但間或也有些實情。」

「是的，年月是非常困難的，」她回意地說。「非常，簡直是非常困難的，」她重複了一句。「在我教的那個班裏，有四個孩子因為沒有鞋子和冬衣，現在還不能來上學。在十一月裏不能來上學的是九個人。我們給五個人弄到了衣服。」

「這個「我們」是誰？」

「怎麼回答你呢？」母親微微一笑。「一部份是我，一部份是別人；我們的學校全體。不是的，不是的，可絕不是我一個人，你這樣想是不對的，」她又微笑了一下。「我一共縫了兩件大衣；用父親的皮衣縫了一件，用舒佳的第二件大氅縫了一件；舒佳原來有兩件大氅。」

她摘下眼鏡，走近巴沙金來，坐在他旁邊，靠着床頭。

「你的心情怎樣？很好吧？」

「不知道怎樣向你說。反正都是戰戰兢兢的心情。」

「而我說的也是這個，」母親心地坦然地回音了。「不願意遊手好閒。一點都不願意。相反，非常願多作些工作並把一切都糾正過來，而且因此心裏感到好受，雖然，不用說，眼前有很多艱難困苦。孩子們上課時不是每天都能吃饱，有時簡直是餓着肚皮。有個人——我已記不得是誰了——向我講過，說是我們今年秋天因為歉收想在美國買些糧食，但是沒有賣給我們。是這樣嗎？」

「不清楚。也可能是這樣的。」

「大概那裏只是因為不知道我這些孩子們的情況，所以也就沒有賣給。」

「相反，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也就沒有賣給。如果真是僅僅在那裏談的是收買糧食的話。」

巴沙金說。

『不會的。人們是不能這樣做的。』

『那些手裏有這些糧食的人們是能這樣做的，』巴沙金說。『他們能這樣做，甚至他們高興的正是這樣去做。』

『這種人該殺頭。』母親平靜地說。

巴沙金對這句幼稚的話連笑一笑的勇氣都沒有了。當然，母親這一點都未想到，什麼是貿易政策，就更不用說什麼是政治貿易了，但是在她的話裏含有一種一針見血的邏輯，這邏輯乃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只是知道善與惡並不去注意任何周圍情況的人所具有的。

『說不定，你會覺得我是愚蠢的，』母親說，『但我不僅祇不能夠，而且我也不想了解這些東西，任何時候也不會想了解。關於這一點，不久以前我會和格里果里·法捷依亦談過，並且和他爭吵起來。他向我說，這裏沒有什麼值得憤慨的：我們的歉收這是我們私人的事，而他們的糧食，則是他們私人的事。而我當時是不同意的。我告訴他，如果那糧食問題，那麼，結果便對任何卑鄙無恥的事都可以妥協了。』

『那裏是資本主義，媽媽，如此而已。』巴沙金說。

『說呢，壞也就壞在這裏，』母親嚴肅地回答，『壞也就壞在這兒。假如那裏開闢人民，直接地開闢人民，人民會怎樣決定呢？那一切都會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怎麼沉默起來。莫非我不對？』

『不是的，我覺得，你是對的。』

『我知道，你覺得我講的話怪好笑的，』母親微微一笑。

『有時覺得好笑，』巴沙金也笑了，『但是當我更深刻地思慮着你所講的話時，那我差不多總覺得，歸根到底，你還是對的。』

『這是你身上非常值得珍貴的地方。』

『什麼值得珍貴的？』

『這樣的講話。而我覺得，經過了如此長久的國外生活之後，回到這裏來一定是另外個樣子了，與過去不同了：帶有外國人氣，並驕傲起來。』

『有什麼驕傲的？』巴沙金笑了。『因從外國回來了而驕傲嗎？我倒是在外國時還是驕傲的，因為我是從這裏到那裏去的。』

『而的確你是很值得驕矜地回來了，我沒有弄錯。』母親滿着地望着他，說道。

『在這個意義上說，是的，你是對的，』巴沙金理解到了她的話後這樣說。『我還從未因為正是生在這個國家而如此驕傲過。』

母親注目地望着巴沙金，一面聽着他講，一面在親生兒子的聲音裏捉摸那從前沒有過的腔調。在這個聲音裏流露着一些父親的遺風。她聽出了一個熟悉的音調，使她活生生地憶起了丈夫謝明·伊萬諾維赤。一九二三年時謝明·伊萬諾維赤亦為建設甘美爾租借工廠（註）到莫斯科去了一年。他是當時人數還不多的共產黨員！建築師之一，他是被省委派遣出差而到該地去的。他回來時變成老練，嚴

註：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前，留國名籍蘇干派在蘇聯的幹員，工人是德國人，資本、技術人員是德國的，但派在蘇聯幹員的工作法，五年計劃以後，就撤退了。——譯者

屬，充滿刻薄的回憶的人，而同時却又非常仁慈地，以從未有過的關心與愛護對待自己周圍一切的人。兒子現在使她高興起來，因為他像父親。戰前她常常暗地悲歎，說是兒子太好嘲弄人，太多多嘴而常常罵街，說是在他身上缺乏她稱之為『唯心主義』的東西（註），缺乏對某些問題的足夠的信念，如：一切都在正確地進行着；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用不着過分地去注意那臨時性的混亂和壞的秩序，以及那些壞人和他們的壞的行動。她覺得，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向好的方面轉變了；他與過去比起來是更富於理想了。

她從來沒有把『唯心主義』這個名詞了解為另外一種世界觀的概念。這個名詞對她不過是一切優良的人的品質的集合體的標語而已。她覺得一切理想中的共產黨員恰巧也就應當是唯心主義者。當她非常喜歡一個人的時候，她就說他是『真正的唯心主義者』，而且還增加個『兩袖清風』的稱呼。『唯物主義者』這個名詞是講起來總帶有一種輕視甚至責難的口吻。如文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她很早就把他蓋棺論定了，稱他為『沒出息的唯物主義者』。有時，當發了脾氣的時候，她也稱葉琳娜是『唯物主義者』。在總來說，任何世界觀的概念也與這個名詞不相聯繫，這只是對一個人劣劣品質的評價。

她自己也承認在這裏是有些混亂的東西，十五年前她甚至在學校裏的黨代會上曾為此種混亂而受過『嚴厲的批評』，但就在當時她知道那些優秀的正派的人們，其中包括她已故的丈夫及他的朋友們，總是很透澈而確切地了解到她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個名詞所要表示的意思，而她也總是在自己個人特有的，而且對她說非常明確的意義上頑強地重複着這些名詞。

巴沙金望着母親，完全想的是另外的東西，但實質上也幾乎就是她所想的東西。

母親沒有變樣。眼角上多了幾道皺紋，但看來一切都照舊：臉上，眼睛裏，而最主要的是在感情裏，依然是同樣的明朗。他覺得在三年的分別後他變得更接近母親了。她仍然和從前一樣，而他變得更接近她了，他也便以此而感到快慰。一定是，在這三年中，在他身上有些東西變得有出息了，否則他是不可能在這靈魂上如此靠近她的。

他憶起了，在從前她那在他看來是過分的樂觀情緒有時會使他生氣的。她對自己一切理想都是無條件地寄以信心。有時她去辯護那些顯然的錯誤或者甚至顯然沒有出息的人們只是因為她無盡休地想相信在她這裏一切都永遠是絕對正確。他會不祇一次地與她爭執，引證了很多現實生活中的實例，試圖着說服她。但這對她沒有發生效果，而她那種不注意細節只相信主要原則的得天獨厚的才能，有時使他看來不過是執拗而已，這樣就使他因而生氣了。但是現在他却愉快地，幾乎是極其莊重地體驗到母親這個理想的信念，這個他從前沒有嚴重的信念，在目前艱苦的時期裏對他是非常必需的，猶如空氣一樣的必需：在這個信念裏邊具有使他堅定地去戰勝一切的力量。

三

『可是我說，媽媽，』巴沙金突然說道，他覺得這與上面的談話無絲毫聯繫，『我看到熱情之花。』（註）

『多拉列斯·伊巴露嗎？』

註：爲西班牙共產黨優秀的領導者，一譯爲村女郎——譯者

『是的。』

『在什麼地方？』

『在巴黎。四五年的秋天裏，我在總統府大街（註）走着。晚六點鐘——午飯前的時候，很多汽車很多人：有美國兵士和軍官，滿頭是汗的肥胖資本家和投機家，很多的旅客，很多華麗裝飾的女子。這是個豪華的地區，驕地我看到了熱情之花。我當下就把她認出來了。她迎我的面走過來，距我二十步的距離。我不記得她身上穿的什麼衣服了，好像是穿的黑大衣。面容和像片上的完全一模一樣。我不清楚，可能有個什麼人是和她並肩走在一起的，但當時我覺得只是她一個人。好像人羣中間就是她一個人了。不，甚至當我見到她的時候，好像人羣已經沒有了。也就是說，實際上人羣是有的，但我已沒有去注意它們了。熱情之花好像只有她一個人在這條巴黎的大街上前進着，逕直地，值得驕傲地，平靜地，旁若無人地。她已經不太年青了，却依然還很美麗。她在巴黎的街道上走着，簡直她本人就是活生生的革命一樣。她身上有一種非常近似我們的東西。你了解我嗎？』

『我記得十年以前的時候你要到西班牙去，』母親說道。『那時你非常想到西班牙打仗去。』
『我現在也還是想去，』巴沙金說着，微微一笑，他憶起了十年以前他開始學西班牙文時的情形，並因為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到迴西班牙而發過愁。

『假如可能這樣的話，』巴沙金繼續微笑着說道，『我現在也可以乘降落傘降落到亞蘭赫的山頭並參加西班牙游擊隊的。』

『在我們鄰近的一個游擊隊裏，』母親說，『有三個西班牙人。他們是從莫斯科派來的。他們是

註：爲巴黎著名的遊人齊萃之地——譯者

爆破手——炸毀橋樑。兩個陣亡了，第三個還活着。後來我見過這個人。純粹是個小孩子。說不定就是那些當時從輪船上運來的孩子們中的一個呢。」

「十分可能，」巴沙金說。「他當時大概是十八九歲。」

「是的，是十八九歲。」母親同意地說。「也許，是二十歲了。我大概已經很老了，」她微笑了一下，「我覺得一切不到三十歲的人現在都像小孩子一樣。」

「大概你終究要給我講講你怎樣在游擊隊裏打仗的事情吧？」巴沙金問道。他這已經是第三次問了，而母親却總是避而不答。這便使他詫異了。他覺得，相反地，母親應當格外詳盡並津津有味地敘述敘述在她平淡的一生中的這一段不平凡的生活。

「我本來把這一切都寫信告訴過你了，」母親說。

「可是你給我寫什麼了呢？簡單幾個字。」

「我不願回憶這些，別加。」

「這是為什麼呢？」巴沙金奇怪地問。

「怎麼向你說呢……起初，在四二年的時候，當時我們有一整塊游擊隊根據地，我正格列賓什科夫的學校裏教書，這還沒有什麼。後來把我留在薩佛諾夫當聯絡員。周圍都是德國人，」她帶着憤惡的神色說。「回憶這些事情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

「但是你既然是……」

「是的，是的，當然啦，」她打斷了他的話，「我作了些事情，甚至後來還得到獎章，但儘管怎麼說，德國人在的時候住在那裏也是非常可恥的。孩子們也都嚇得魂不附體的。我是無論怎樣也有

不慣這些東西的。我甚至常常覺得，這些事情只當它沒有過好了。」

她又憎惡地皺了皺眉頭，抓住巴沙金的手，非常低聲地說道：

「而再說，別加，你大概忘記了，我本是個上了歲數的人了。當德國人在那裏的時候，不必說遭什麼天災人禍，就是得了感冒我就會死掉的。死了也就看不到最後把他們趕走的場面了。而這個想法在這整整兩年的時間裏每天都在無孔不入地磨蝕着我的生活。我時時刻刻都在耽心害感冒，甚至睡眠時都夢見自己在這種環境裏要死去了。一夜之中幾度地驚醒，而所想的總是這些東西。而這些東西是非常令人惡惡的，以致使我不願回憶它了。」

她收尾時幾乎是發氣了，對巴沙金之總不能理解不應再繼續探詢她這些事情，似乎使她感到莫明其妙了。

她放開巴沙金的手，從床上站起來，走到桌子跟前，把練習作業的本子落在一起，然後從窗台上取下電爐來，擱在桌子上，按上接電插，便着手弄起小鍋子和小罐頭來，這些東西原來都是放在窗台上，在這以前是用手中遮蓋着的。

「似乎你要給我弄東西吃嗎？」巴沙金說。「我一點都不餓。」

「我知道。這是給骨佳預備的，」母親說。「最後一次車就要到了，他可能今天坐這趟車來。」

「可是你爲什麼在這裏做呢？」

「在這裏好些，」母親支吾地說。

於是巴沙金也就明白了，骨佳不願在格里果里·法捷依家吃飯，媽媽就在自己的房間裏單獨給他弄飯吃。

「而格里果里·法捷依亦似乎過的還不壞，」巴沙金說這話是想看看母親對女婿現在生活方式的態度。母親沉默片刻之後，鼓着勁兒說道：

「不壞。他日子過得很好。」

她說這句話時，輕描淡寫地，只是些微地把「他」字強調了一下。也祇有巴沙金，熟悉母親講話的每一個語調的人，才能領會到這個輕微的強調標誌着：她，母親，不把自己算作享受格里果里·法捷依赤之施捨的人們中的一個，並且願以自己的兒子知道這一點。

「看來，這些鍋籬盆碗，不僅是給舒佳預備的，而也是給她本人預備的。」巴沙金想道。

「他常說，他作這一切都是爲了自己的孩子們，」母親說。「他的孩子們，說實話，在這裏生活得也比其他孩子們都好。他以爲這樣對孩子們好。可是叫我看來，這樣只是對他的精神上的安慰來說比較好，而對他們本身，即對孩子們，對孩子們的靈魂說，却是壞的。甚至於只是有害而已。」

她沉默片刻之後，低聲地，但却語調剛強地說道：

「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生活得非常不對頭。」

巴沙金自小就記得這句話。這句話乃是她對一個人或一個人的行爲之最嚴厲的譴責。他在幼年時代以及青年時代是非常怕這句話的。現在他明白了，他這種感情到今天，經過了六年的別離之後，依然還未消失。

「應當把她從這裏搬走，」巴沙金閉上眼睛，當天之內這是第二次地想到這個問題了。「應當不遲疑地把她從這裏搬走。但搬到那裏去？他現在能答應她什麼？」

他繼續閉着眼睛躺在床上，想着關於自己的工作。他於戰前在斯摩林斯克工業學院——現在舒佳

在這裏學習——時講授的冶金技術教程，在這六年中已完全丟在腦後了。不過，他目前還有三個月假期，不管怎麼，不休息的話，也是可以好好讀一讀書的。

『那麼就應當到春天時搬到斯摩林斯克去並找個房間。可是母親怎麼辦呢？不怕，要是弄到個大房間時，可以隔開。可是為什麼會給個大房間呢？未必給。據說斯摩林斯克破壞得不像樣了。不怕。反正人們總要建設好的。而退一步說，為什麼一定是斯摩林斯克？謝天謝地，在別的城市裏也有大學。』

『當然啦，在別的城市裏也有大學，』他又在心裏重複了一次，希望藉以幫助自己解決問題。但馬上就停得了，他不出地是自己要起自己來了。

『不對，當然地，一定是到斯摩林斯克，回到老地方。』

在內心裏有一種曳引他一定到那裏去的東西，有一種比一切關於一個房間的實際想像都重要得不可比擬的東西。

『不必要扯什麼謊，』他自言自語地說，『我們要到斯摩林斯克去，正是到斯摩林斯克去。但將會很困難，在各方面都會是極端困難。』

顯然，他說這些話時是講出聲來了，因為母親問起來：

『什麼困難？原來你沒有睡？我以為你又睡了。』

『一切都困難，』巴沙金說，『一切都困難，同時也什麼都不困難。對不對？』

『不知道你指的是什麼，可是，大概，是對的。』母親說。

他講的是實情；他的目前境況的這種不容爭辯的一切尙都未確定的情況，並不妨礙在他的心裏依然感到極端而開朗的。

『也可以不到大學教書呢，』他想到。『或者一直去作工程師？按照五年計劃，莫斯科計劃修建好幾個工廠。說不定他們已開始修建，或者就開始。』

用不着再想，在這裏這是不成問題的。想念關於尋找工作的問題是令人可笑的。過上幾天，工作自己就會找到他的。

尋找工作……說真地，在他的一生中這一問題簡直是不存在的，猶如『我的工作』這句話，就其在國外所說的那種含義上講來，也是不存在的一樣。我們有的是個體的工作，一個工作，共同的工作，非常龐大的工作；在這個工作之內他時時變換自己的崗位。現在他面前的任務就是找到這個自己的新崗位——或者是這樣的或者是那樣的。

『可是如果又派赴國外呢？』他憶起他路過莫斯科時在政府的一次談話時，這樣想到。然而他即刻便把這種念頭撇開了。

『說不定就會這樣的。但首先應當和卡加說一下。到那時她也是可以一同去的。可是母親呢？噯，有什麼，母親終究也是可以一塊帶去的；就像駐華盛頓的第二秘書所作的一樣。她可以在大博館的小學裏教教小孩子。』

他笑了：他本不想考慮這些事情的，而現在幾乎却解決起實際性的問題了。這麼看來，在這一工作中，還到底有些什麼東西在他的心上佔了些地位。

也許我有些外交上的才能？沒有。在來回卡加談以前，連想這些都沒有什麼可想的。在卡加面前一個人想這些東西簡直是不體面的。

他睜開眼睛，坐起來，把只穿著襪子的兩腳垂到地板上。

『我要去迎迎舒佳去，』他說。『他很快就到了吧？』

『就來了。』

巴沙金從床下掏出了皮鞋，但因穿着厚厚的毛織袜子，皮鞋却穿不進去了。

『看，這鬼玩意兒！』他喊了起來，他不高興東西不聽他的話。

母親默不作聲地把調羹遞給他。他笑了笑，想起了兒時，不知什麼原因家裏從來沒有過鞋拔子，因此他和父親常常用這種辦法穿皮鞋。藉調羹之助，他很快地把皮鞋穿上，站起身來，穿上上衣和外套，圍上了圍巾。

『可是終究你身上還是有些外國味道，』母親說。

『圍巾，』巴沙金說。

『外套也有些薄呢。』

母親摸了摸外套的料子。

『可不是呢，應當絮上點棉花，』巴沙金同意地說。硬伸手去取帽子。

『這個東西一點都不頂事了，』母親說。『外邊風雪很大。把這個戴上要好一些。』

她從衣架上取下一頂皮毛已經磨掉了的黑皮雙耳帽。這乃是原來父親的雙耳帽，看來現在母親自己用上了。

巴沙金把雙耳帽扣到頭上，帽子稍微小了一點。他不如意地覺得他大概弄了一幅相當可笑的外貌：這頂雙耳帽配上這件鮮豔奪目的赭紅色外套——這是在紐約時同志們勸他購買的，他們硬說赭紅色是最時髦的顏色。

「現在這個時髦對我有什麼鬼用處呢？」他笑了笑，從房子裏走出去時想道。兩小時的工夫，大雪已積了半個台階深。巴沙金踏着深雪向大路上走去了。

走到第一個十字路口時——他應當從此轉彎奔車站的，從黑暗中駛出了一輛載重汽車，汽車只有一個被積雪遮蔽得黯淡不明的燈光，並急劇地停下來。從車廂裏，輕便地躍過車廂板，跳出一個人來，他揮了揮手叫汽車繼續前進，便迎上巴沙金來。走了三步，他們就遇到一起了。這乃是舒佳，長得比從前魁梧而高大了（現在他已比巴沙金個兒高了），穿着軍用大氅，領子豎立着，腳上穿的是長筒皮靴，頭上戴的是毛織的滑雪帽，帽子把半個臉都遮住了。

巴沙金用手電筒向舒佳的臉上照了照。

「不要這樣粗魯！」舒佳被電光照得密縫了一下眼睛，嚴厲地說道。說時抓住拿着手電的一隻手，把它撥開了。

「好吧？舒佳！」

舒佳還未放開他抓着的那隻手，就把臉貼近巴沙金的臉來。

「變得好厲害呀！」他說着，放開手電筒，用左手緊緊地摟住巴沙金，自己那刺人的沒有刮鬍子的下巴擦過巴沙金的嘴唇，向他的頰上吻了一下。巴沙金也摟住他的兩肩，而當他感覺到並且只有在這些動作之後才想起舒佳現在只剩一隻手的時候，他體驗到了一種沉重的內心的慚愧。

「回家吧，」舒佳說。「很巧，我碰到你了。你到那裏去？」

「來迎接你。」

「你知道，我簡直坐火車坐不了這兩小時。擠得要命！這一次也只是在車門口抓着把手站了兩站

路呢？」

在這種急起來的冰冷的責問下，巴沙金滑了一下，險些兒沒有跌倒，舒佳很快地把他扶在腋下，把他扶起來了。

「……」美而夫，「他同玩笑的謔音，巴沙金微笑了；舒佳的這個玩笑與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的玩笑比較起來，好像完全是另外一種味道。

在門套開裂，舒佳說下他那半信半疑的，但理論發得很精緻甚至有裝華麗的，上面綴着閃光的雜扣的軍官大衣，這件軍服是軍官制服，穿着黃色的高領的縫製運動衣和一件按他的個兒說稍嫌短些的藍色呢呢上衣。看這身裝束舒佳笑着，用一個大卡針別在上衣的衣襟上。

舒佳……美而夫……用美而夫過身去，照着軍人的規矩，來了個向左轉，把腳靠擺起來，讓哥哥第一個……

四

舒佳剛一進來，母親立即就忙忙地吻了他，便圍着電爐忙碌起來了。而兄弟兩人却坐在桌旁，注目凝神地互相端詳起來。

舒佳雖然沒有顯著的與巴沙金的共同點，但總的說起來他是像哥哥的。他頭上是同樣的金髮，祇是接齊軍人的要求剪得很短，留的是小小的平頭，一對眼睛是同樣的淡藍色的，但在他那有些消瘦而蒼白的臉上，舒佳比巴沙金的眼睛要陰暗些。他整個的臉面是要比哥哥的臉面更粗糙些，更帶稜角一些。寬大的兩頰，瘦瘦的，多少有些凹陷下去的兩頰，而頰上有些小的麻斑——那是童年時生天花留

下的殘痕，纏得緊緊的嘴唇，橫貫在下額上的一道深深的綫條，這一切使得他的臉孔具備了一幅嚴峻的相貌。有些險孔很難帶有笑容，舒佳也正是這樣一幅臉孔。但實際上當微笑正是表露在這樣一些臉孔上時，才似乎出人意外的禮物一樣地，顯得格外磊落大方而又仁慈善良。

現在也依然如此。舒佳非常莊嚴地凝神望着巴沙金，但說實在的，與其說他在端詳自己的哥哥，還不如說他只是在觀察着哥哥在如何地端詳着他。後來，他覺得怪有趣，便濺嘴都露出笑容來，兩行白牙齒閃着光，在觀前他和同志們階東時曾用這兩排牙齒咬斷一根銅絲。

驟然間他的臉孔變得完全是原來老樣了，變得熟悉了。

『親愛的城市可以安穩地睡罷了（註），』舒佳說着，用兩個手指調習地敲了敲牙齒。這個動作就像熟練的琴手按着琴鍵一般，宛如戰前一樣。

『我全部牙齒都是完整的，外交家同志，』舒佳說。『把你的美國自來水筆給我——我一下就能咬斷。』

『拿去，只是不要咬。』

巴沙金從口袋裏掏出了自來水筆遞給了舒佳。

『帶來幾枝？』

『兩枝。』

『那就給格果里·法捷依赤吧，不然他看到我手上有筆——會難過的。』

註：此係蘇聯當時的一首名諺。——譯者注

「你拿去。我已弄了禮物給他了。」

「太少了。再給他一枝水筆。我讓給他。從道德上講終究是該這麼作：我每週要在他的勞動修建起來的房子裏住宿一次。再說還有母親，他總還算是給這個上了歲數的女教師弄了塊地方住。咱們到處都欠着人情呢。」

「舒佳，不要說了。那管今天不說行不行。」母親呵責地說着，並未轉身，依然攪着鍋裏蒸着的稀飯。

「不說了，」舒佳說。接着又面向哥哥，不帶笑容的補充道：「我變成一個非常循規蹈矩的人了。使母親詫異而甚至有些不負氣的是：她教養我十八年沒有能够教養得好，而在前綫上却使我茅塞頓開了。現在我最規矩不過了。」

「真的嗎？」巴沙金轉向母親問道。

「怎麼向你說呢……」母親兩手一張，險些兒沒有因此把鍋子弄翻。「一般說，是對的，只是他的話……」

「講的多了，莫非？」舒佳以官場的語氣質問道。

「不是，不是講的多，而是非常尖刻。」

「這——看是談論誰……叫我說下去呢還是不說了？」

「不要說了，」

「不說了。」

他站起來，走近母親身旁，從後邊抱住她，把面頰貼到母親的臉上。

「我們的媽媽是個上些年紀的人，是個仁慈善良些的人。」

「不是仁慈善良些的，而是仁慈善良的。」巴沙金說。

「對，是仁慈善良的。我原以為戰爭會把她改變呢。但沒有。」

「戰爭沒有使我發生任何改變，」母親說話時帶着一種簡直是驕傲的心情。「有人應當是不改變的，即或爲了一個原故，就是說，使你們可以用我來衡量出你們是如何改變的話，我也不應該有所改變。」

「不對，」巴沙金說，「你也改變了。」

他轉臉向着舒佳。

「媽媽在半點鐘以前還正是要把那些她所知道的今天不願賣給我們糧食的人們弄死呢。」

「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母親說，「所以你笑我是沒有理由的。這裏沒有什麼可笑的。」

「我的意見也是如此，而我全然不是笑你。我不過是說你也改變了。說不定自己甚至都覺察不出來。而一般地說戰爭是應當改變人的，你認爲怎樣？舒佳！」

「不用說是如此的，人們應當是變得兇狠些了。」

「說不定也變得慈善些？」

「也變得慈善些。」

「我不完全明白。」

「非常簡單。要看是什麼客觀環境。確切些說，也就是要看對誰說。不要對一切東西都一視同仁，要分別對待；對誰要仁慈而又對誰要兇狠。但同時不管仁慈也吧，兇狠也吧，都要公開叫大家知

道。」

「你分了類嗎？」巴沙金問。

「我分了。」

舒佳自己也想問一問巴沙金：「可是你呢？你也分了嗎？」但哥哥的密縫起來的眼睛，忽而嚴肅，忽而談諧，於是舒佳在這樣的目光下面，徬徨地想了想，問題可能使哥哥覺得是幼稚的，便沉默下來了。

「由我以為你會提問題的，」巴沙金說。

「問什麼？」

「問問我這同一問題。我也分了類，舒佳，」

舒佳微笑了。

「我猜對了？」

「猜對了。」

「可是誰知道你們這些人呢？」舒佳更加大方而仁慈地微微一笑。「你們留洋很久了。說不定搞外交辦的竟是講禮貌，以致不能講出「是」和「否」兩個字了。」

巴沙金笑起來。

「你是一套陳舊的外交概念，而我們的外交簡直不是那麼回事。」

「怎麼說，莫非如今禮貌不時髦了？」

「不是的。但只是當我們的對方是帝國主義份子的立場同我們進行外交時，而我們是作為布爾塞

維克，他們講外交的。」

「而關於一輩致衷心的敬意——怎麼樣了呢？」

「如E. [Co]Tune」（字義爲「太陽」——譯者）一字中的字母「E」一樣，寫要寫出來，但不起作用。」

巴沙金注目地望了望當佳就又笑了。

「我有疑問。」

「什麼疑問？」

「我的疑問是，你想像着同我的相逢大概是這樣的：你是個祖國戰爭的老兵，很粗魯，看慣了當兵的樣子，把被子彈打穿的大鏟披在肩土坐着。你的哥哥——外交家走進屋來，穿着燕尾服，戴着高頂的大禮帽。把大禮帽摘下來，放在地板上，把手套丟在上邊，吸着三寸長的雪茄烟，因爲對俄文已經生疏的緣故，便帶着一種輕柔的外國人的語氣漫不經心地說：「至於談到邱吉爾，那壞，雖然我們的主張不一樣，而他是個顯然不可一世的可風的長者而且是十分健飲白蘭地酒呢！」吧？」

「什麼？」

「我揭穿你揭的對不對？你是這樣想像着同我的相逢吧？」

「如果你把我當作一個白痴，」舒佳開始發怒了，粗甯他的眼光同哥哥的視綫碰到一起時，他自己也笑了，於是說道：

「對的，你使我非常失望了。」

「我很可憐你，但是愛莫能助，」巴沙金說。「我俄文沒有忘掉，交際應酬的習慣沒有養成。燕

尾服只穿過一次，是貨的。雪茄烟沒有幾支，對其餘的一樣東西，好的都很貴，買不起。」

舒佳坐着，肘撐在桌子上，沉思地用一隻手掌托着面頰，溫柔地望着哥哥。當然不用說，巴沙金現在所說的一切都祇是笑話，但終究使得舒佳在與哥哥相逢的時候，內心裏充塞了一種模糊的、慙懣不安的情感。他耽心的是，巴沙金在國外渡過的三個年頭會使得他們往日的友情變得疏遠起來了，他耽心因為這一場國外的工作哥哥會變得比較謹慎而冷淡寡情一些，總之，是會變得「細心週到些」了。這乃是舒佳常用的形容詞，用以形容使他十分討厭的一些人們的本質的，這些人的坦白、慈善、或正義是很有限度的，他們只是把這些感情的極微小部份分割給別的人們，就好像電車上的檢票員從票簿子上扯一張車票給人們一樣。這些耽心都不是事實，於是舒佳在因自己的多疑而感到不自在的同時，又感到了對哥哥的感激。

「我們這裏曾有個大混蛋，」他說。「他從外國回來便被確定在師範學院教書。仍在原來的崗位。好吧，當然啦，我們都很高興，於是便叫他在全市學生大會上作國際形勢的報告。可是他講了兩個鐘頭的時候，我們所聽到的祇是派克牌的自來水筆遠優於喜非力牌的自來水筆。這可憐蟲宣講得那種不遺餘力的勁頭簡直使你覺得：派克工廠是給他報酬金的。人們想吹口哨把他趕下台來，但繼而覺得他完全習慣於美國的一套了，說不定他會因而反倒更高興起來。好像，在美國打口哨是表示讚揚的？」

「是的。」

「簡直就給他遞了個字條兒叫他收場，於是過了五分鐘他便從講台上走掉了。」

「走掉了？」

「字條兒寫的非常尖銳。我寫的。」

『聽你們這一夥人們。』

『可是你以為我們是怎麼一夥人呢？』

兄弟倆都笑了。母親擺到舒佳面前一盤湯和一小鍋煮焦了的黍米飯。

『飯焦了怨你自己，』當舒佳斜着眼睛望了望小鍋時，母親說道，『這事以前你沒有講過，我聽得

入了神把飯就焦了。』

舒佳很快地喝了幾勺湯，接着便舀了滿滿的一勺飯填到嘴裏了。

『你現在是多大歲數了呢？舒佳。』

『過去曾經是小你十歲。』

『現在小多少呢？』

『我不知道。等我們再套親近些——讓我們扳着手指頭算一算。』

『熬到了個什麼官？』

『不帶勁！熬了個尉官。』

『到過什麼地方？』

『佳稍稍帶粗率地笑了笑。』

『在什麼意義上講？起初還是後來？』

『也說起初，也說後來。』

『起初到了克特魯班村。』

『這是個什麼地方？』

『在斯大林格勒以北約十五公里。』

『而以後呢？』

『以後到了法蘭克福。差十八公里當時沒有走到柏林，而現在就是說差十八公里沒有開赴柏林（註）。巴沙金中尉指揮的一個連以夜間迂迴運動突入到柏林西郊並且繼續前進了……就在這一夜弄掉了一隻胳膊，過了兩個月才出了院。』

『這麼說，你沒有到過柏林？』

『爲什麼沒到過？到過。去參觀過。在威廉廣場集體照過像，背景是砲彈打穿了許多窟窿的幾匹

鐵馬及一輛馬車，應有盡有。』

『在德國國會裏題名了吧？』

『沒有？』

『爲什麼？』

『沒有參與奪取國會的戰鬥。』

『你總共打仗打了幾年呢？』

『四年缺三個月……審訊完結了吧？』

『完結了。』

實際上，巴沙金再也用詢問舒佳關於戰爭及與戰爭有關聯的事情了。根據舒佳所使擠出來的

註：俄語中，步行「走」，是一個字，坐車「走」又是一個字，這裏舒佳爲了強調她步行，在兩個字中，特別強調了不「同」走。爲了區別開，把坐車「走」譯爲「開赴」。——譯者

幾句簡短的話，巴沙金業已了解了他弟弟不僅不屬於樂於談論戰爭的人，而確切些說甚至不喜歡談它。而且，好像在這些話的背後有一種一個人的合乎常情的情感存在着，這個人打死人很多，殘酷無情地久戰疆場，完成自己職責之後，如無特殊必要再也不願想起或回憶這些事情了。

五

巴沙金伸了伸手取紙烟，吸着，想了想自己。他的一切却不全如此。雖然一般說來他在反坦克砲兵部隊中也作戰三年出頭兒，而且對於前綫上的污泥、寒冷及不堪想像的體力勞動之理解也並不次於步兵。但由於意外的出使外國和突然的轉入到完全另外一種生活的緣故，在他，一方面產生了一種一個未得吐盡衷腸的人的感情，命運中斷的感情，而另一方面又有一種對自己的軍人的往事留戀難捨的感情。在外國的時候，在他對戰爭的回憶中，那一切陰暗的、困難的和可怕的東西都飛快地磨滅了，留在記憶中的只剩下同志情愛、進攻的狂歡，去加米涅茲——波多爾斯克的大路，路上堆積着被擊毀的德國坦克，渡過普魯特河後的費涅什基之夜，那是在羅馬尼亞了，油炸鴿子，士兵瓶裏的新葡萄酒，戰鬥的夥伴們在那一夜裏都親熱的流淚了，而且從心坎裏歌唱着幸福的詞句：『跨越國境了。』

說來說去，當然，他一切都是記得的，但當他回憶的時候，回憶的正是這些。他之必定要回憶這困難的東西一起永遠存在的那種幸福和崇高的東西，在那裏，在國外，就沒有有了。

他一方面想着這些事情，一方面吸着烟，深深地吸着烟，便不再注意舒佳了。而舒佳在此時却把幾匙放到盤碟裏，微微地歪垂着頭，斜視着他，帶着一種內心裏不自覺的感情想着：似乎現在正當着談關

於戰爭的事是有些偏促的——這彷彿是說哥哥作的事嘗試是在國外奔波了，而自己沒有打三年仗似的。

『似乎我說話的語氣使他有些生氣了。』舒佳想道。

『可得技術一點修正錯誤，』他裂着嘴笑了笑，大聲地講着。『你可知道，別加，我現在同你談話時，望着你這外交家的領帶，竟全然忘記你也是幾乎整個戰爭都打了仗的人。我甚好像一個鴉鳥（註）一樣和你談話。』

『領帶從來就是我的弱點，』巴沙金說。『這一個我是不送人的，因為它是我喜愛的，而總共我帶來七條，一條比一條好。可以給你一條，但可以隨便揀，』

『隨便揀，但是一條。』舒佳逗笑地說。

『一點不錯，重點在一條，』巴沙金笑了笑，同意地說了便想起應當送給舒佳些什麼東西。

老實講，他還在很久以前，在加拿大的時候，就給他買了一付暖和的帶毛的皮手套。並不是說他忘了舒佳成了殘廢，相反，他甚至在買的時候還想過：一隻手也終究是需要隻手套的。但他沒有想過怎樣地把這付手套送給他。而現在看起來，不知怎樣是不能贈送這些東西了。雖然一切都是對的，而一隻手也需要隻手套，但即便如此，贈送這些東西也是不可能了。

當時他瞧了瞧舒佳的單薄的綫衣，便走近自己的皮包跟前，用男子特有的懶惰，只是用一隻手把皮包揭開一道縫，從裏邊抓着一隻袖子，扯出一件厚厚的，加拿大式的手工織的高領運動毛衣，不精緻但卻質地好，暖和，在這以前不是買給自己作禮物的。

註：出自俄國童話，意為「鴉鳥」。——譯者

『接着，』他向舒佳說

『謝謝。』

舒佳接住毛衣，他也如同葉琳娜摸自己的上衣一樣地摸了摸它。巴沙金微微一笑，覺得這就像是一脈相傳的習慣。

『你笑什麼？』舒佳問。『笑我摸它嗎？因為穿它的就是我麼。看來是件暖和玩意。我將帶着感激之情穿它。』

『你要穿着薄薄的大氅凍死怎地？』巴沙金問。『或者是再來一套戰地理論，說是一件大氅即代替一切：鋪一半，蓋一半……』

『可怎麼和你說呢？似乎不是如此。在我來說，好像根本沒有任何理論同軍大衣聯繫過。戰爭的時候穿軍大衣是因為——戰爭的時候又能穿什麼別的東西呢？而現在穿它是因為沒有外套。怎樣，媽媽！毛絨衣不錯吧？』他轉身向着媽媽。

『我看不錯。手工織的。』

『可是對格里果里·法捷依亦你沒有忘掉多給他帶些禮物來吧？』舒佳問巴沙金道。『他對你抱了很大的希望呢。並不是出於愛財——在他，一般說什麼都有——而是爲了好玩。最近一個月來談起話來也祇是：「別加會帶回什麼來？」這是基本話題。』

巴沙金講述了關於電用剃刀及格里果里·法捷依亦得到它以後那種心滿意足的精神。

『他喜愛什麼，』舒佳說話時帶着內心的及慣有的鄙視語氣。『而再就是好奇。畢竟是，如你所說的，天天在嚼嚼。他活得也真枯燥。清早起來，四下一看——家裏一切都是自己的，沒有可騙的

人：只有一個葉琳娜，他早已就騙過了，而且一騙就騙了一輩子……枯燥。而他——你瞧吧：整天在嘔嘔。」

「舒佳，我不喜歡你這樣談論格里果里·法捷依赤，」母親說道。但在她的聲音裏，巴沙金體會到的不是嚴厲的，而是缺少信念的懇求的語調。「他有很多地方我自己也是不喜歡的。可能你也是對的。但同時他也是個很善良的人。」

「莫非我是在和你爭辯嗎？當然是善良的人。」舒加用很溫順的，巴沙金覺得是疑惑的語氣，同意地說道。「他不僅是個善良的人，他也還是個誠實的人。」

「嗽……」

母親想反駁。

「「嗽」什麼？他也是個誠實人。其誠實正如其是個善良的人一樣。他甚至是個，如你所知道的話，是個嚴格約束的人。但他的這種嚴格約束只是在對待自己的東西還是別人的東西上面。自己的——這即是說他的。而別人的——這就是說你的或者是我的。他的住宅，他的皮大衣，我的大氅，你的頭巾。他任何時候都是自己的東西不送人，別人的東西不染指。不幸的祇是在他看來，一切國家的東西概不歸人這兩項之中的任何一項。國家的東西——乃既不是他的也不是你的。它是公共的。而也就是一談起公共的地方，這時候，他那對誠實的理解就完結了。」

舒佳微微在鼻腔裏哼了一聲，顯然是因找到了結論而滿意了，迅速地在屋內走了幾步便又坐下了。

「關於誠實的理解完結了，而關於善良的理解開始了。他爲人是很大方的。他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使自己得到東西，在什麼地方也不吝惜把東西給與別人。善良的人！五立方米的原木他送給人了。」

可是你要去向他要一件短皮大衣時——他不會給的！因為短皮大衣是他私人的，而原本是公共的。」

「他曾給我們學校四次地額外送過木柴，」母親說。

「可是他送的是自己的木柴不是呢？」舒佳氣極了便破起來。「他的賡達和哀果爾在你的學校裏讀書，這才給你們送的木柴。不是有人在你那裏讀書的話，他能給你們送柴那才是活見鬼哩！雖然，此外，說不定，反正是送了柴，」他哼了一聲，「也許是爲了怕把你凍死。也許是，照他的混蛋想法，你到底是親戚啊。」

「舒佳……」母親責備地說。

「請原諒。不是我說的，而是他自己的話。木柴超過了計劃！」他又發氣地大聲喊出來。「但到九月一號按照計劃他應當給你們增建四個教室，是不是呢？」

「他向我解釋過了，這件事沒辦成。」

「沒辦成？」舒佳返問道。「可是夏季計劃他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對吧？對那些保管糧穀食品的人，應該修兩所房子他却給搞了四所。而你，對他說是無利可圖的。於是也就沒有辦成。」

「很可以把他去換美國的一個好人，」舒佳沉默一下，轉臉向着巴沙金，沉思地說道。「而要是把他弄到那裏，他定可變成萬貫的富翁。他有很大的天才欺騙親近的人們，也就是說不是親近的人們而是疏遠的人們。親近的人們——他相機弄到一夥，當人們不和他同流合污的時候——他便激怒了。」

「然而你對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的評論是太殘酷了，」巴沙金說話時被舒佳一片忿怒的言詞弄得甚至有些迷惑了，因舒佳在談論這個問題時忽然表現得比他本人原來更加不能容忍。「可是這個樣子他怎麼對付得了戰爭的情況呢？」

『你是說他打過仗？是嗎？』

『是的。』

『非常簡單。第一，怎麼說他人還是勇敢的——這一點不能給他抹殺。第二，他是爲了白榮湯而打仗的。』

『就是說？』

『就是說他恐怕德國人不給他白榮湯而讓他吃麵糊糊，不給他伏特加酒而讓他喝陳皮酒。他的民族的驕傲是循白榮湯路綫前進的，而不是循蘇維埃政權路綫前進的。』

巴沙金微微笑了，片刻的沉默過後他想到：可能舒佳畢竟還是太年輕了，因而沒有感覺到在他那武斷的推論中仍有其幼稚的一面。

當然啦，實際上是遠較他講的莊嚴的多，就是他們在談論着的這個人也還在俄羅斯土地上度過了他的五十二年，他已在這塊土地上生了根，而且全心全意地愛着這塊土地上的自然景色，語言文字，歌曲、風俗習慣、人民、房舍。於是，此一俄羅斯可能不再成其爲俄羅斯這樣一個令人不能忍受的思想，當他覺得這種事情可能發生的關頭上，就使他拿起步槍去捍衛它了。

可是同時，那種對蘇維埃政權的根深蒂固由來已久的不滿，那種希望獨自飛黃騰達與發財致富而不要別人的這樣一個人的病態生活，那種無止境的對於賺錢與私人福利的幻想，誰也不能預定這些東西在另外的情況下面將會使他得到什麼下落。這個愚昧落後的幻想不論是過去或將來能把他推趕到什麼地方去？在另外一個悲慘的時候到來時他將在什麼地方與誰在一起呢？實質上，舒佳說的似乎是對的，但同時在一個人的生活中的一切事情比起舒佳『爲了白榮湯而打仗』這句天真活潑的話來那是要

痛苦而複雜多了。

『你許判人過於輕率而簡單，』巴沙金大聲地說。『主要地，也可能是對的，但是你懶於把一個入用手轉一轉，以便全面觀察一下。』

『但我不願意轉他，他不是個地球儀，我不是用他來研究地理學！』舒佳驀地從桌子後面站起來，兇狠地說道。意料之外地變得和巴沙金所記得的父親的樣子非常相似。

母親同長子對望了一眼，他們兩人便會心地明白了他們同時想到了同一件事情。

六

舒佳，不作聲地在屋內徘徊着，現在是真正酷肖父親了。

父親去世是在一九三〇年，照醫生說是害的惡性感冒，但最確切地說，他之死不過是因爲患着日常小病的時候突然地心臟停止了活動。

有一些人從來不得病，只是當他們突然開病得要死的時候，才發現他們畢生都未病倒在床，却拖累了許許多多的病症，這些病症在周圍的人們來不及給他們指出，而他們自己又不願指出。父親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父親是這樣人中的一個。評論這些人時說：『積勞成疾，因公殞命，』這時他們不是一句冠冕堂皇的漂亮詞句，而是簡單確切地說明實際上所發生過的事情。

他是普哈沃紡織廠一個織工的兒子，在一九〇九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時候，他是斯摩林斯克職業學校的年輕的畢業生，當時他二十歲。黨利用他這種『流浪性的』當建築工程工頭的社會職

業，叫他担任通信員的工作而到處調動着他。他任何地方都沒有混熟，任何地方都沒有住得久。他是個循規蹈矩，辦事認真和很有禮貌的人，因此他每次出人意外地，執拗地要求調動他的工作時都使他的官長感到驚訝，他雖然愛好建築工作，但它僅僅是他生活的表面一層雲霧，而黨的事業也就是他在青春時代的事業，黨的紀律就是他生活的紀律，對革命的期待也就是他個人對前途的期待。

這個崇高的青春時代在他整個的日後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在任何情況之下，母親都覺得她在他身上驟然發現而且被她愛上了的那個主要東西，到後來也沒有改變。是的，她還覺得他也並沒有老，但這驚恐卻祇是因為她是過於喜愛他了。

母親與他相遇是一九二二年，在烏拉爾，在喀琅施塔德省，在當時新鋪設起來的鐵路上的一個新車站上。他的工作是修建站房。穿着高筒皮靴，制服和工務員工的帽子，帽緣上綴着小銅鏢的帽帶。帽子是舊的，絨毛已經磨掉了。帽子下邊露着藍灰色的粗髮，面孔憔悴而嚴峻，留着當時時髦的徵向上卷曲的鬚鬚，一對慈祥而稍帶詼諧的眼睛。

『你真是像父親像極了，』母親覺得巴沙金講這話時聲音非常高，同時由於他如此高聲的講話把她的思路都打斷了的原故，這一點也肯定了母親的這種感覺。

『像嗎？』舒佳在屋子中間停下來問道。

『是的，像的很。』

『我不太記得他了，』舒佳說。

他走近床榻，摘下掛在床頭上面裝在精緻的櫻桃木鏡框裏的像片。像片上照的是兩個人，兩人時靠在置於他們中間的高高的花架上。

其中一個是小個兒，留着一撇『日本式』小黑鬚，戴着哥薩克式的皮帽，穿着帶有大得不相稱的口袋的軍服；他有一幅非常年輕而且愉快的面容，他那撇『日本式的』小鬚使得他的面孔上甚至多多少少帶有厚臉皮的表情。他的一隻手不意地搭在軍刀的短柄上，他用另外一隻手扶着巨型的軍用望遠鏡。另一個人比他個子高的多，穿着扣得緊緊的短短的皮上衣，皮衣裏邊可以看到斜開領襯衫的衣領。他頭上戴一頂皮軍帽，在掛在肩上的那一條細長皮帶上繫着很大的，木頭的槍匣子。亞麻色鬚鬚的尖端微微地向上彎曲着，一對慈祥的大眼睛疲乏而稍帶詼諧地向人望着。

這乃是父親。舒佳自幼即記得這張像片，但打完仗回來以後他還沒有好好看過它一次。而現在它便使他發生了一種完全新的，未曾預料到的特別興趣。

在這張像片上，在這兩個穿着軍服——這軍服母親看來是平平常常的，而舒佳看來已經是非常稀奇的——的人底臉上，刻劃着另外一次戰爭，那次戰爭就是現在所發生着的一切事情的開端。這些，舒佳當然是知道的，但他好像到如今還未曾很好地想過這些事情。他不過祇記得有過這次戰爭就是。他是從講故事，從書本上，更多的似乎是從歌曲裏記得，裏邊都沒有歷史的敘述，但還保留着這次戰爭的遼遠的飄動的馥郁氣氛，宛若夾在書本中的一枝乾枯了的苦艾的微香。

『卡蒙夫卡，卡蒙夫卡，我可愛的槍啊，你吐出的子彈放光芒』他憶起了……

『父親當時是幹什麼？』舒佳問着把像片就到燈前。

母親也望了望像片。

『騎兵團的政治委員。』

我不記得了，我覺得，他總沒有騎過馬吧？』舒佳猶豫地說。

「在那以前和以後都不騎，」母親微微一笑，說道，「而在當時他是騎馬的。而且尼古拉·伊萬諾維赤給我說，他甚至騎的很好。大概是出於自尊心原故。」

「那個尼古拉·伊萬諾維赤？」

「就是這個，」母親用手指向那同父親照在一起的小個兒的軍人指了指。「團長。」

舒佳再次地凝神望了望像片，閉上眼睛，而就在這霎那間，在黑暗中，透過閉起來的眼瞼，他看到了父親，還活着，站在屋子裏的角落裏。父親戴的是革皮軍帽，穿的是政治委員的革皮上衣，披肩跨着裝在木匣裏的匣子槍。他滿臉都是短短的赭紅色髮毛，面容倦怠而森嚴，但是，就在這霎那間舒佳却覺得這不是父親的臉面，而是一個軍的軍事委員的臉面，他曾於一九四一年在杜赫夫申納戰役中引導他們突圍，在他們突被敵人包圍前的一小時內他陣亡了。

舒佳睜開了眼睛。

「你怎麼了？」母親看出他臉有些發白了，便問道。

「沒什麼。可是你講一講他——團長怎樣了？陣亡了？」

「爲什麼？」母親從內心裏感到驚奇了，就好像這個人在任何情況裏都不會犧牲似的。「他活着。而且你還認得他呢！」

於是她提了提他的姓名。

「請講講吧！」巴沙金驚奇地把聲音拖長地說，他從前還是從父親口中就聽說過這個姓氏，但尙從未把它同大名鼎鼎的一個軍長的姓氏合在一起過。

「而我以爲是個同姓的人。就是他，講實話，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這個，」他更正着。

而舒佳却坐到椅子上，一言不發！依然還在捧着像片。他被這種從前他未曾猜疑過而現在却突然弄清楚了符合一致所激動了。在他眼前站着的現在已不是一張非常熱烈的像片，而是一幅歷歷在目般地刻劃在記憶中的畫圖。

細雨綿綿的十月黎明。身後——寒冷的，因雨水而漲高了的德聶泊河。前面——德國坦克發出的迫近而密集的槍聲。頭上——游風掠過天空追趕着稠密而陰暗得微如砲火的烽烟一般的烏雲。剛剛從河的彼岸乘小駁船渡過河來的軍長，迅速地走進低矮的、沙質的戰壕來，戰壕是倉促地就河岸的斜坡挖成的，師長薩廖林上校正兩手端着望遠鏡在那裏站着。

舒佳站在岸坡上，離戰壕五步遠，把自動步槍用雨衣掩蓋住，把雨衣帽戴在船形帽上。德國的坦克部隊距此半公里遠，而舒佳的自動槍手排——就是現在留在河西岸作為師長身邊預備隊的一切。

舒佳很清楚地聽到並看到，師長作完報告後，依然舉着被禮的手，彎身向着短小的軍長講道：

「軍長同志，敵坦克已開近我的觀測所。由於職務的需要，請您離開河岸。」

他講出這幾句話時是非常遲緩而且帶些口吃。

軍長的通信員同舒佳站在一起；他穿着雨衣，戴着雨帽，渡河之後弄得滿身泥水。

軍長站在戰壕裏。他身上穿着薄的、因雨淋而變黑的軍大衣，大衣上帶有金黃色的肩章；手帶的是黃色的、同樣因雨淋而變得發黑的手套，頭上戴着紅帽邊的軍帽。他全身都是非常整齊而清潔。只是帶馬刺的細軟皮製的皮靴面上些微濺上一些濕沙土。

「大概，他來這裏時是揀乾淨地方走的，」舒佳想着。

軍長脫下左手的手套，拿在右手裏，以左手挽起大衣的衣襟來，便伸到衣袋去，掏出一塊雪白的

小手帕，摘下軍帽，抖抖上面的水，用手帕拭了拭臉和軍帽的內部，把帽子戴到頭上，把手帕放在衣袋裏，又把手套帶上。

『可是你的反坦克砲在那裏？』他問師長道。

『我只有一隻渡船，』師長說。『我們正在運頭兩門砲渡河。』

他指着德森泊河，在河的正中，載着兩門砲的小擺渡船，儼然未在前進似地在水浪中顛簸着。

軍長轉過身來，良久地望着渡船。現在他背向舒佳站着，背着手，於是舒佳看到他慢慢地把一隻手握在另一隻手裏扭動着，捏住手腕轉動着，就好像不知不覺地想把它撐下來。

繼而軍長突然回顧舒佳，自下而上地向他注視着。

現在舒佳很清楚地望見軍長的臉，軍帽的閃爍發光的黑色遮陽，刮得光光的兩頰，一對鋒銳的灰色眼睛，窄窄的繃得緊緊地嘴唇上面是兩撇茁壯的頰白了的八字鬚，寬寬的制服領，窄窄的白襯領，軍大衣綴着光亮耀眼的金黃色的銅紐扣，在最後面的一個扣子上繫着騎兵用的馬鞭。

『你乘什麼渡過河來的？』軍長問話時，幾乎嘴唇都沒有動似的。他稍稍把頭歪了歪便貪婪地望着舒佳，就好像剛才向他打了一槍現在來檢查看看是否打中了一樣。

『坐木板，』舒佳在回話時聲音很高甚至帶有意料之外的挑戰的口氣，因為他於此時想起了他是全師第一個渡河來此的。

『對，』軍長說着把馬刺碰得嘩啾一響，轉臉向着師長。『在你這裏對岸還有六所房子毫無用處地擺在那裏，而每所房子都可作一木筏載一尊砲！』

雖然他現在是背向舒佳站着，但舒佳感覺到軍長簡直是在用這些字句射到師長身上：每個字都是

單發的，中間放了短促的句點。

『下達。命令。我要。在此。等候。』

『把塞茲藍叫來，』師長喘了口氣，對電話員說。舒佳和軍長的通信員互相觀望着。通信員向舒佳丟了個眼色，彎了彎身子，失掉了平衡便跌倒了。低低地射出一道光的砲彈在二百米以外的水裏爆炸了。

軍長又轉過臉來，於是舒佳第二次地看到他的臉，軍長奇異地抬起眉毛望着自己滑倒的通信員，但是通信員在這個視綫下面，如舒佳感覺到的，却以令人急死的緩慢動作從沙地上爬起來，在雨衣上擦着那兩隻滿是泥水的手。

頭上又一個砲彈呼嘯着飛過。

『巴沙金，（註）』師長說，『帶着你的自動槍手們去在那邊那遠遠的灌木叢中佔領防禦陣地。』師長用手指示着方向。

舒佳向自動槍手們下達命令，把大衣裾折起塞在皮帶上，跳過戰壕去。這一霎那是他最後一次看見軍長。軍長背向他站着，眼望着德聶泊河，心平氣和地用緊握在手的馬鞭敲打着皮靴嗒嗒作響。覺得有人狠狠地推了一下，舒佳倒下來時，胸部被擊傷了，於是軍長與戰壕，河岸，樹木和天空一起，顛簸一下之後，都在他的眼中翻轉了。

過了一分鐘，可能是二分鐘。舒佳依然手持着像片，並把它靠近桌燈跟前來。

註：阿舒佳。——譯者

「喂，怎麼啦，看够了嗎？」巴沙金問話時，他在後面肘撐着椅背，掠過肩頭望着像片。

「是的。」

舒佳又望了一次像片便想道：「年輕的狼。「日本式的」短鬚，在微笑着。二十三歲的樣子，不會再多。和我一樣大。而在那裏，在德聶泊河上的時候，他已經近五十歲了。血現在還更老。可是如果父親活着現在多大歲數了呢？五十六還是五十七？」

他把像片放在桌上，從烟盒裏取出一枝紙烟，把洋火盒夾在兩個膝蓋中間，便點着烟吸起來。

是的，在四三年。德聶泊河。他在第三次負傷前一個月任職的那個軍的軍長就是這個人。而父親，若是在世的話，他可能在那時當這個軍的軍事委員的。

「有趣的是：如果軍長知道我是誰的兒子的話當時他會講什麼話。……可也沒有什麼，大概。也許就是這樣問一問：「乘什麼渡過河來的？」而我也就會說：「坐木板」。

於是舒佳帶着習慣的，帶着那股由來已久的快爽想道：「可惜的是，我沒有得到德聶泊河戰鬥的英雄章。有人是應該得勳章……可是受了傷——也就把你忘了。千秋萬世……但也沒有什麼了不得。怎麼說我也是全師第一個渡河的。在國內戰爭的時候，好像差不多都不給勳章的。父親沒有得到勳章，大概也沒有難過。」

「父親沒有得到「紅旗」勳章嗎？」舒佳大聲問道。

「沒有，」母親說。「當時得勳章的人很少。尼古拉·依萬諾維赤得到了。」

「起來，工人弟兄，到處已是戰火熊熊，拋掉自己的事，即刻從軍出征，」巴沙金用男高音唱起來。「你知道這個歌子嗎？」他轉身向着舒佳。

『不知道。我喜歡「卡蒙夫卡」。』

『「卡蒙夫卡」——是個回憶的歌子，』巴沙金說。『當時人們出征的時候可都是唱這個歌子。』

我還記得。我聽到唱這個歌子是在小孩子的時候：

「砲彈在呼嘯，

機槍在飛鳴。

紅色健兒英雄無敵，

奮勇前衝。」

『「勇敢無畏的戰鬥，保衛蘇維埃政權，』母親出乎意外地高聲而有力地唱着，唱了一句，拘促地沉默下去。

『團結如一人，爲此偉大事業，我願馬革裹屍還，』巴沙金一個人把歌子結束之後又陰鬱地重複一句：『爲此偉大事業』。

在他眼前又一次地飛馳着他在火車裏回憶着的一切：德聶斯河西岸的夜晚，馬賽的飛機場，德國的汽車路和紐約的十字街，機關的樓房，宴會，『祝君健康』，有禮貌的微笑和對談者的仇視的眼睛……

『爲此偉大事業，我願馬革裹屍還，』他又大聲地重複了一句。『爲此還要進行大的，非常之大的鬥爭。很多人甚至都想想不到是如何大的鬥爭。』

『戰爭，』舒佳說。

『鬥爭。』

『你在講外交話？』

『不是。我是心口如一的：鬭爭。鬭爭比戰爭要大。它在昨天存在，在今天存在，在明天也存在。』

『你從沒有感覺到嗎？』巴沙金沉默了一下補充說道，『你本身不僅是簡單的自己本人，而且還是其他的人們所開始了的一個偉大、悠久而非常有趣的歷史的繼續嗎？』

『這個繼續是在什麼意義上講呢？』

『就在非常普通的意義上講。有人在與鄧尼金的戰鬭中，在喀琪琳諾斯拉夫或基赤加斯死去，從戰馬上跌落塵埃……而以後就全是另外的一些人——比如說，我，——在那裏修建德聶泊河水電站。再就是父親——如我現在所記得的——就是在那裏，在普哈沃，在一九二九年的區黨代表會議上曾與右傾份子作鬭爭，並投票贊成開除他們出黨。後來便去世了。再說到你，或者說我，整個戰爭中都是用砲彈轟過德國人的，這些砲彈就是由這些右傾份子當時不願修建的那個馬格尼多格爾兵工廠供給的。我們的生活是一條鏈環：一環連一環。而且是不能分開的。大概，我們的力量也就在此。可也有些人，他們的全部幻想——就是想辦法成爲一個單獨的環節，而且還是帶在別人的小手指上的指環。就是說，他們這些人啊，說不定，還以爲他們是獨立的呢，而實際上不用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他們帶到小手指上的。』

『這是指誰？』

『就拿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和「他那一流人物」說吧。』

『那有什麼說的，常言說，老天爺是有眼的。』舒佳說。

『格言是自古有之的，但不是好格言。而認真說來本應當我們作他們的裁判官的。感不過，當然

地，首先自己要心地澄澈如鏡——這是第一。而第二——就要不徇私情……父親就會這樣作的。對不對，媽媽？」

「對。」

「非常之對。父親對那種有人當他的面或多或少撈取公物的行為都是不能寬容的。他總要把這樣的人弄死，而且弄不死他總是不甘心的。簡直就要弄死。你記得利亞明的故事嗎？」他又面向母親。

「利亞明是幹什麼的？」舒佳問。

「一九二八年在紡織工廠裏，有過這樣一個經理，叫利亞明。貪污公款，反正是個不正派的人。可是他卻威風凜凜很有勢力……」

「可又怎樣？」

「沒什麼。父親一直控到政府，但終究是把這位老爺弄掉了。而我就常常想而且簡直覺得奇怪，為什麼有時我們能容忍這類人存在？簡直是一種病。而一個房子是應該打掃的：不然塵芥就太多了。」

「而我們在逐漸地打掃着，」舒佳說。

「你們在打掃？」

「我們在打掃。」

舒佳粗率地笑了笑，把烟捲頭用手指捏碎便放到烟灰盒裏了。

七

母親坐在一個角落裏靜聽兒子們的談話，隱匿起來，唯恐影響了這個談話的進行。他們輪番地，

忽而坐一坐，忽而在屋裏走一走，彼此談着，幾乎忘却了她的在場。當他們沒有注意到她的時候，她覺得由於她的未被察覺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他們倆的真精本色，不夾雜着慈母的撫愛，沒有面回她的微笑，不必左盼右顧，看到他們那種直率 and 嚴厲，頗似父親發氣的時候或與人爭辯的時候的神色。

她坐在那裏向兩個人觀望着，她覺得他倆都像父親，而甚至很難說那一個比較更像一些，舒佳還是別加？一般地講，可說舒佳更像一些：身材也像，寒止也像，用一隻手的表情區分話句的習慣也。但別加也像，眼睛像，而更像的是聲音。不論在他的語調裏還是在他的詞句裏都有些父親的東西：樸實的而特別正義的東西。

父親能夠很長的時間靜坐不語，然後向椅背一靠，一直地向前一望，便低聲地說：『可是你知道，親愛的安娜，共產主義——就是個極大的幸福』……而他講這句簡單樸實話時的那種神情，就儼然他說着說着馬上就會站起來，走到門外，把這個幸福帶進屋來，放在桌上，所有的人都有到它是如何偉大而美滿……

別加用聲音裏同樣有着這些東西。人們一定是很相信他的。他大概很少講不真實的東西。而說不定甚至是從來都不講的。

她望着他們，回憶起一九三〇年冬季有一天他們兩人在普哈沃紡織工廠裏恭立在父親的靈柩。別加靜靜地站着，垂着頭，不拭眼淚地痛哭着，而舒佳拉着他的手，時時都在敵視地回顧着一切走近靈柩的人們，每當一個送殯者在棺材上面彎下腰來吻父親的臉時，他都要渾身發抖。

現在，他們坐着，站起，走來走去，彼此交談，整個房間幾乎都被他們佔滿了。他倆都已經完全是很大的人了，於是她本能地感覺到由於她在屋內分佔着他們自己所需要的一些地方而妨礙着他們。

她想痛哭一場，也不知是山於痛苦還是山於幸福，而最確切地說，不過是因爲他們又聚在一起了，而她近幾年來對這種情景已完全生疏，以致使她激動得流淚了，然而，如果問她如此激動的原因的話，那她自己也說不能解釋的。她不願在這種情形下哭出來，於是站起身來，便迅速地把握練習本和教科書塞進皮包裏。

『你到那裏去？』巴沙金問道。

『我們那裏有個年輕的女教員。我要幫助她準備明天的課。』

『還早，還早，』舒佳嘆道。『你總是九點鐘去，而現在才八點半鐘。』

『不，不，我該走了。她年輕的很……我該走了。』母親含糊地執拗着，徒然地試圖着扣起裝得滿滿的皮包。

『等一下，這樣抓住，』舒佳嚴肅地說着，使用自己一隻強有力的手臂把皮包的皮子一捏，拍的一聲把鎖扣上了。

『可是不能不去嗎？』巴沙金一邊講，一邊把大衣遞給她。他想增添一句：由於我回來的關係你可以不去了。但沉默一下，便明白了，他之回來恰巧也就是母親提早時間去學校的原因：她過於激動而又不願流露出來。

『戴上雙耳帽吧，你忘了，』他說着便到了門口，把雙耳帽交給她。

『可不是，可不是，簡直忘性大。』她溫和地承認道。

『什麼時候回來呢？』

『過一兩個鐘頭就回來，離此不遠。』

「送一送你，好吧？」

「不用，不用，離這裏很近。我很快就回來。我祇是幫助麗姬亞·尼古拉也夫娜改改練習就回來。」人們管母親幫助的那位年輕輕的、十九歲的女教員叫麗姬亞·尼古拉也夫娜，而對她，誰實在的，如果不是母親習慣於對學校的一切教員——甚至最年輕的教員都只是呼其己名與父名的話，簡單地稱她為麗達亦卡（麗姬亞的變稱——譯音）才更合理些。

「我就回，就回，」她已到門口的台階上，揚起一隻手套揮動一下，巴沙金把她送出門來使她有幾難爲情了。把手套搖動了一下便脫落到地上了。

巴沙金彎腰把手套拾起來。

「進去，進去，」她又揮手，又差一點把手套滑掉。「進去，不然你要傷風的。」

但他依然佇立在台階上。她屢次地向他回顧，而他仍留在那裏站着，望着她的背影，一直到她轉身不見爲止。

「多麼寂靜。」巴沙金想道。

誠然，大地上萬籟俱寂。風雪停止了，只是當一陣微風襲來時，雪花還從屋頂上稀疏地飄下來。巴沙金抖了抖頭髮上的雪花，走進門套間來，插上門栓，揀掙着冰冷的兩隻手便進屋來了。

八

當巴沙金走進屋來的時候，舒佳依然還在邁動着他那闊大的步度在屋內走來走去，嘴角裏緊緊地噙着一枝紙烟，把手插在馬褲的口袋裏。看到進屋來的哥哥，他生氣地，不帶笑容地向他瞥了一眼，

沒有站住，繼續走動着。

『激動得太厲害了，』巴沙金這樣想着舒佳，倚着門框望着弟弟。

舒佳身上的一切都百分之百地是自己的，祖國的東西；莫斯科縫製的，已穿舊了但却非常可身的上衣，軍官式的馬襪，紅軍戰士的，精緻地縫補起來的軟皮皮靴，而主要的是他那高高仰起的生着鬍鬚的美麗的頭和堅定地邁動脚步的毅然決然的風度；而甚至於用別針扣住的空袖管也無損於對他這精幹而自信不拔的力量和印象，這力量是由他的全幅身姿表現出來的。

巴沙金離開門窗默默地攙住弟弟的肩膀，同他並肩地在屋內走着。

弟弟，在他看來現在是可愛到了極點。但這不是那些憐憫、溫柔和仁慈的感特，那些感情經常充滿在人的心中多半是對待知己的而且是比自己軟弱些的人們。

這完全是一種另外的，就它本身說也是溫柔的，但同時是一種被感動的戰鬥感情，這種感情產生在這樣的情況下，當：面前是別人的功勳，而前是自己的戰鬥夥伴，而前是滿頭大汗並濺着泥的戰士，這戰士用嘶啞了的嗓子喊着『烏嗚！』以最後的一顆砲彈把敵人的坦克阻止在距離自己已經打得發着高熱並就髮炸毀的小鋼砲前面有二十米遠的地方；而前是一位在觀測所因腹部中彈已奄奄一息的將軍，一直坐在地上，靠着戰壕的土窖，把大衣的口袋緊緊壓在一起是爲了不看到自己的創傷——並用鎖定的聲音，透過咬破了的嘴唇，好像過電似地在電話裏下達最後的命令；而前是一位冷地和窄條理地重復着『刀子』『紗布』『再來紗布』『藥針』的醫生——在被轟炸的危險下面，在被空中炸彈摧毀了的野戰醫院的病室裏……

這乃是一種感動人的並充滿幸福的高尚的感情，產生這種感情的不能是母女之愛，不能是父子之

情，不能是同親同宗，也不能是卽我之愛，而僅僅能够是自我犧牲與戰鬪友誼。

而他之深刻地體驗到這個感情，正是現在，當他撲着舒佳同他並肩在屋內走着的時候。

在他面前飛馳着冰冷的莫斯科的原野，草原上的風雪和泥路，穿梭般飛射的砲彈的尖嘯，接着就是在背後帶着轟鳴巨響的爆炸，渡河，渡河，再渡河：頓尼茲河，頓河，德聶泊河，德聶斯特河。

實質上，正是他們兩人在一起經歷了這一切，雖然在整個戰爭中彼此沒有見過一面，甚至彼此沒

有通過一封信……
他憤懣地憶起了那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面孔：『聽說貴國死了七百萬以上的人？』而另外一副肥胖的面孔：『據說貴國……』向第三副肥胖的面孔……

『不對，不會照你說的那樣！不對！』

『你這是對誰講？』舒佳問。

於是巴沙金知道了他是講出來了。

『對那些人，』他說，『對那些我最近幾年來因為倒霉，或者也是幸福，和他們打過交道的人們。』

『可是怎麼又是幸福呢？』

『因為，總有人要和他們打交道的。而我，我自己覺得，對於託付給我的那些不太大的事情，作的還不壞於別人，而有時還好些。就說在構成我們那裏全部生活的殘酷鬥爭中的每一個小的勝利吧，怎麼說也總還是一些個人的幸福。』

『你知道，』舒佳說，『當我讀報的時候，特別是在最近一些時候，我總是有一種感覺，似乎我』

們現在依然還是在砲火下作一切事情：莊稼在砲火下播種，城市在砲火下恢復，甚至學習也是在砲火下……雖然作爲一個學生說我的言行似乎過於誇張了。」

「爲什麼誇張？這是對的，並不誇張。當然，和平——終究不是戰爭。……」

「但照你說，是戰爭，」舒佳搶着說。

「一點不錯，是戰爭。我想說的也正是這一點。而且現在在人們心中應當有的主要東西——應當有而且也存在着——依然是戰爭時候人們心中的東西：對勝利的信念。我們中間有很多人認爲，特別是在戰爭快結束的時候，認爲只要最後的一聲槍聲響過之後——一切都會頓然改變樣子的。當然，一方面人們是對的：一切都變了樣子，和平了，砲聲平息了……但他們認爲周圍還是舊身的朋友。然而周圍——却是敵人。他們以爲內心裏從此可以平安無事了。而內心裏——却還是驚慌不安。勝利的信念，與它同時並存的也還有驚恐不安。而且有這種驚慌不安的感情是好的。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取勝的……抽枝烟吧？」

「好，抽就抽枝吧。」

舒佳從衣袋裏掏出紙烟盒來。兩人都面向桌子坐下，舒佳坐在原地方，而巴沙卻坐在原先母親坐的那個角落裏。

「總是我講來講去的，」巴沙含微微一笑。「好容易得到機會講俄文了。無論如何總像講不夠似的。可是你總是不談話。恐怕你問一問我美國的情形也好。甚至有些氣人了。我總是等着，而你老是不問。」

「那麼它那裏是個什麼樣子啊，美國？」舒佳問。

巴沙金笑了。

「怎麼，問的一樣嗎？」荷佳也笑了。

「什麼開的一樣嗎？」

「格里果里·法捷依索也這樣問你的嗎？」

「這樣問的。」

「喂，你怎麼沉默起來？」靜場過後，荷佳問道。

「怎麼說我沉默起來？」

「怎麼怎麼說？我問你呀：它那裏是個什麼樣子，美國？」

「應付健有，五花十色的。」

「我會看得中意吧？」

「有一些東西——你會看得中意。」

「我不是說關於東西。我知道，目前那裏有世界上最好的馬路，最好的汽車，最好的自來水筆。

這你不說我也知道。我不是問的關於東西。我問的是關於那裏的人們。」

「我也不是說的關於東西，我也是說的關於人們。某一些人，確切些說，這裏人們的某些特點你會喜歡的。」

「舉例說？」

「舉例說，辦事情和實踐語言的準確性。我所說的不是關於外交，而是關於美國人們把兩個有關方面的人彼此間做的生意稱之為『事業』的東西。這裏你可放心，一切都是準確的，不誤時間，而且

絲毫不欺詐。再就是對別人的時間的尊重。不僅祇是因爲時間是金錢，而且也還是因爲這已成了他們血肉相關的習慣。還有什麼？不寫徽窩公文；儘量地不用公文來辦事。祇打電話講「要」——這樣一個字，就是說說聲「要」，訂貨便交來了。在這種情形下不能退貨。更妙的是，「巴沙金笑了笑，『在大公司裏有時在電話機上裝設一個錄音器。如果我，訂貨人，說個「要」，就是我要訂貨，而後來又想不訂貨了，那就會把寫有我說的「要」的錄音片送到我的面前。但這——是細微，說來，是防備萬一的，而最普遍的還是用簡單的一「要」字代替公文單據。而且這並不壞……還有什麼呢？表面的民主作風……』」

「是說？」

「是說連最微小的人們也沒有委最大的物面前卑躬屈膝或阿諛逢迎的習慣。表面上一切人都保持着不相從屬的關係，雖然，說不定，生活的真正主子的詭計像世界上的最沉重的鎖鏈一樣地鎖住了微小的人們。就是說，儘管記者要接報紙的老闆發出的命令去寫任何的東西。但是，當他走進老闆的辦公室時，他還是保持完全不從屬的關係，不必招呼就坐到椅子上，如果他們相識已久的話，他會說：「噢，保波！」（註）或者說，一個工程師吧，只要老闆的小手指動一動，他就可以二話不說被趕出工廠的，可是他可以在工廠裏與老闆並肩的走路那樣的隨便，使你就分不出——他們之間誰是老闆誰是工程師？就是說，實質上是不愉快的，但形式上——是愉快的，在這個形式裏有些好的東西。對大人們說，當然啦，這一切——祇是一種僞善而且僅僅如此而已，但對於微小的人們說這乃是生活上重要的一面，而且他們把這一面看得很重要。甚至他們中間有一些人，如果這個形式不能保

註：美國最普遍的名姓，如我們的「張王李趙」等。——譯者

持的話，無非立即不顧一切地離開工廠或報館。但在另一方面，從人們戰戰兢兢緊緊抓住這種獨立自主的幻想不放看來，這裏邊似乎也有着對真正獨立自主的渴望，有時是自覺的，有時——不是自覺的。但總是一樣，這也並不壞。」

「照你這樣宣揚就可以不必寒暄問候了。」

「不是的，我不過是在你面前講出了我想的東西。同時，儘管我迴避多少國家，我從來尚未見到像在美國這樣野蠻地把好的和壞的交織在一起的情形。」

「喂，可是老百姓怎樣？」

巴沙金進入了沉思，遺憾地回憶着他最多的場合是和商人及他們的老闆們打交道的，但這未必不是老百姓的最壞的一面鏡子。

「老百姓怎樣？」他大聲地反問着。「關於老百姓早有定論，即老百姓從來都不是壞的。這是千萬萬確無以復加的真理。沒有例外，說我吧，我在那裏的一年半中就遇到幾個很不錯的人，那樣的人是不能出生自壞的人民的。」

他沉默起來。舒佳等待着他的續談，但沒有等上。巴沙金在那裏坐着，凝視着桌上他想像中看見的一個點，並在自己內心裏痛苦地衡量着一切他所「贊成」和「反對」的事。

他回憶着一切他所遇到的溫存的面容，和善的眼睛，同情的微笑，友誼的握手。他回憶着那些後員後在哈佛爾（註）上船時愉快地嚷着「回家去！」的士兵；陳列着斯大林格勒照片並懸着精心繪製

註：哈佛爾為法國北部海港。——譯者

的「Welcome」歡迎俄國朋友」的標語的舊金山海員俱樂部；一個氣氛友好的家庭晚會是比特斯堡的五金工人們把他強拉去參加的……

他回憶這一切時都在痛心地在想：『難道十萬個惡棍，憑藉着落到他們手中的金錢與暴力的這個強大槓桿的把柄，能夠束縛住千百萬的人們，摧毀他們的意志，迷誤他們的回憶，蹂躪他們的靈魂並把他們作爲一塊不會思索、無路無息、盲目直衝，令人生畏的石頭拋過大洋擲向社會主義的國家來嗎？』

有一些時候，特別是臨離開美國之前的一些日子裏，他覺得：是的，這是能夠的……：每日中最陰暗的時候就是閱讀晨報的時候。離開美國前之最後一個月內，報紙簡直令人容忍不下去了。真想把這五斤重的沉甸甸一捆印刷後尚未陳乾還帶着油墨氣味的報紙捲成一個肉捲，就拿它向那些粗暴、狂吠、難以捉摸地掩藏在『美國刊物』這種籠統詞句之後並更旅館僕役在門縫下面塞報紙的爛爛塗鴉一起在早晨七點鐘時爬進公館去的人們的臉上拚命地打一頓。

而當巴沙金在早晨八點鐘讀這些寫稿累幅都充斥着『戰爭』這一名詞的文章、新聞、『私人記者』信件及野蠻絕倫的電訊讀得發呆的時候，他的神經忍受不住了，於是覺得：是的，他們束縛得住在千百萬的人們並會把他們拋過大洋來。

要集中很大的力量才能從自己身上擺脫這種催眠狀態並清醒地考慮到：在這裏他們是在打算樹立戰爭不可避免的的思想。他們要建樹這個思想，不僅是在今天，而且在明天、後天、每天，直到愚蠢行爲成爲不可避免的現象時爲止，到那時便把心腸直爽的人，幾百萬心腸直爽的人們硬推進這個虛假的戰爭不可避免的現象裏，就如同推進這樣一臺大輪船機裏，祇要你一隻手觸着它，它就可以把你全身掃

拖進去並把你裝成肉。」

現在，事情過了很久之後，更加冷靜與理智地評價着自已當時的各種感觸，他覺得儘管這些感觸有着極大的區別，但其中總有一些與讀着同樣這些報紙的一個普通美國人的感覺類似的東西。讀報紙的事情使他回憶起那在觀衆滿座的禮堂中進行催眠術的情況。催眠者在催眠一個，兩個，三個，四個的人那從自己的意志。但儘管他怎樣去做，要使全體堂的人都忘掉一件事物——即在他們面前講壇上終究還是個催眠者，他就無能爲力了。

催眠術的被揭露引起一個人的一切清醒本能的反抗行動，喧嘩產生對寂靜的渴望，人民的健康思想抗擊着想要使他們顛倒的精神病狂。

巴沙金發覺已在思索這些問題時差不多是心神安定的。

『好像又接好電的蓄電池』，他想了想自己。可是，說真的，在這些時日裏，在此地，在祖國，發生了一些什麼呢？沒有什麼新奇的。也不過是祖國，也不過是人們：火車的同行者們，莫斯科的租界者們，母親，魯佳，普通的人們，經過了長期別離之後却成了很不尋常的人們，他們是自己的人們，蘇維埃的人們，他們具有自己不可爭辯的對未來的信念，大難臨頭却能鎮定安詳，他們都隨口講着『我們』這個不尋常的名詞，他們自己却並不時時都了解這個字的價值。

『在家裏多麼愉快啊』，他想到，『在這個房間裏，在這個混亂爭破毀了的普哈沃，在這個多災多難的斯摩林斯克省。窗外是多麼海闊天空的原野！思想，情感，希望，幻想是多麼廣闊自由……我還不過二十四歲，這又多麼痛快……而早晨五點鐘時卡加就來了。而且一切還在前面，差不多一切均還在前面。』

他望了望舒佳。舒佳耐心地等待着談話繼續下去。但巴沙金覺得他已把最主要的東西講了；就是什麼都還未講出來，他是知道到，他現在祇是想到最主要的，但他不想把自己的各種想法樣樣地說出來。它們是如此明確了，就好像已經全講出來了似的。

「怎樣，亞歷山大，謝明諾維赤，」他微笑後說道，「可以談談自己的事情嗎？」
舒佳並沒有以微笑回答。「亞歷山大，謝明諾維赤」這個尊稱。

「長得又高又大，」巴沙金想道，「大概我不是第一個這樣稱呼他了。」

「講什麼呢？」舒佳說。「更確切地說，怎樣講？從頭上來還是從尾上來？」

「從尾上來。這樣更有趣些。」

「好吧。在三年級讀書。昨天我們禁衛軍小隊考試了五金工業學。考的不壞，成績是優等。」

「不壞，就是優等？」巴沙金反問。「那麼優等又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正第二學年的下半年和暑假期間能够提前考了四年級的課並轉入五年級的時候，那就是優等。天說地說——歲數大了，四年沒有得到讀書。應當連頭趕上。」

「爲什麼稱禁衛軍小隊？」

舒佳用手指指點了一下綴在上衣翻領上的禁衛軍符號。

「八個過去的禁衛軍。共缺少一隻眼睛兩隻手，不算我的一隻。而我自己也不把它算數。向其餘的——沒有什麼。我們對青年是不服氣的。」

『青年』這個名詞在舒佳的嘴裏說出來，極不相稱，使得巴沙金微微笑了。

『你可以笑，但在學校裏，總還是把我們當作老頭的。』

『不過我很願意指出，你並沒有完全老。』巴沙金繼續微笑着說。

『爲什麼？』

『因爲「老頭」這個名詞還可以給你帶來快樂。對吧？』

『有時候。』

『特別是由女人的口裏，是吧？』

『好像是。』

『你說，你們昨天考了五金工業學？』

『是的。向令隊下了命令，到考試時都着盛裝，簡單說來，就是把你的全部家當都穿戴上。』

舒佳伸手到胸前的衣袋裏，掏出幾個掛針（註）來，放在桌上。

『這些就是這次真正考驗的遺跡。有些人做個樣子假裝他們不在乎……而我却不隱諱我高興戴上這些東西。我不是偷機取巧地弄來的，這十個掛針都是我打仗打來的。自己的——不是別人的。但這些負傷的胸章——我不佩帶，不好意思，』他毫不遲疑地補充說。

『有什麼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就是不好意思。特別是在女人們面前。甚至問題還不在這裏，而不過是——我不

註：兵用以別動章，陸軍的別針，上面用五色絲綢織起，平常都不掛動章，高領上掛，總代表動章。——譯者

喜歡回憶過去的事。爲什麼走路帶個證明說是你的胸部被子彈穿過洞，你的脚上煎過菜，頭被擦傷過……槍子兒穿個洞洞還不就出來了，而我比從前還結實些。祇是掉了一隻路膊，當然是粘不上了。但我對這已經習慣了，學會用左手幹一切的事情。你可知道我這隻手變得多麼有勁兒嗎？戰前翻手腕你翻得過我。可是現在你翻不過了。」

『那倒還不一定。』

『你翻不過了！我可以把你壓住！』舒佳說。『試一試吧？』

『來吧。』

他們把臂肘放在桌子上，在一條綫上，便開始翻起手腕來了。

戰前，儘管舒佳怎樣取巧，巴沙金總是輕鬆而迅速地翻過他的兩手——連左手帶右手。但是現在舒佳的一隻手真的變得更堅強有力了。巴沙金吃力地贏得了第一個回合。起初他覺得眼有就要輸了，可是後來用上全部力量才挽回了敗局。

現在他們倆都緊張得紅着臉，把手保持在一個水平上，而巴沙金已經感覺到他再用上一把力就會翻過並捺倒舒佳的手。

『應當輸一局，』——他想起舒佳那樣驕傲地誇揚自己左手的力量時便這樣決定了。但立即就想

到：如果舒佳知道的話，這樣會使他生氣的，好像在憐憫他，一個手的人……於是巴沙金深深吸一口氣，鼓了鼓勁兒，慢慢地，但是有信心地把舒佳的手捺到桌子上，而且在稍稍放鬆一下之後接着又捺了一次。又爲了確實起見用手指關節在桌子上敲了敲。

『可是你真有勁呢！』舒佳悵然地說着，抹展着磨癢了的手指。『而我以爲你在那裏，在外國變

懶了呢。」

『每天做半小時的啞鈴體操。』

『和戰前一樣？』

『和戰前一樣。』

『現在我的飲食不好，』舒佳說。『靠着戰爭期間的性格支持着，不然內臟有時會因疲乏而咕噥的響起來；缺少脂肪，動物油也少，植物油也少。』

『營養不良怎的？』

『確切些說，糟極了，尤其是夏天以後。碰到這個鬼歉年，使我們倒鑊到快氣得淌眼淚了。不是因爲自己吃不飽生氣，當然，而是一般地講。』

『可是在美國，將近九十年來沒有過像今年這樣的豐收呢。』巴沙金說。

舒佳甚至嗚嗚地咬了咬牙。

『怎麼說也是沒有上帝的，』他說。『沒有上帝。祇有一個氣象學。我於七月裏到產姆堡去深禱去實習。一切都燒光了。牧師在田野裏作祈禱——是在求雨。自己祈禱而自己啼哭。是個七十歲上下的老人。甚至看起來都怪怕人。』

進入了靜寂。

『終究你的生活怎麼樣，飲食怎麼樣？講一講吧。』巴沙金說。

『住在公共宿舍。』舒佳懶洋洋地說。『解放的時候在斯摩林斯克進行登記，完備的房子還不到一百幢，而現在城內住有七萬人。這樣，我們的公共宿舍是什麼情形——可以想見。床是有的，但桌

子則每個房間只有一張。當大家同時坐下學習時，則臂肘是容納不下的。我們組織成了兩班：一班睡覺，另一班學習；然後再換班。一般說，已經習慣了。春季作業的時候將會好些：可以露天，而且已經答應把一些破房子搭上房頂。哦，可是說到飲食——我覺得不是個怎樣有趣的題目。忍耐着就是了。儘力地在自己生活中少去注意這個題目。啼泣是沒有意思的。抱怨，則除了向戰爭與歉收之外——沒有誰可以去抱怨，誰也沒有把我們吃窮。而到新的秋收還很遠，計算日子還嫌早。這也就是要向你講的我對這一問題的全部哲學。而且這也還不僅祇是我的哲學。一般地說，在我們這裏，應當告訴你，怨聲載道的蛻化份子，還很少；比較在此種艱苦日子，可以預想到的還要少，這種人，在整個學院裏——是屈指可數的。可是這樣，當然，腸胃，它是經常鬧暴動的——間或也會講講自己的意見……有時我們到車站上幫助卸貨——多弄幾個錢湊起來舉行集體會餐。有些人靠家裏人添補一點。就說我吧，譬如，逢星期日就來這裏。感到慚愧，但還是來。」

『慚愧什麼呢？』巴沙金說。『母親終還是母親。』

『當然母親有什麼可說的？第一，當我一來的時候就慚愧自己的念頭。在路上我便想：「可是，媽媽在那裏準備什麼吃的東西呢？」我把這個念頭趕走，而它們又往腦袋裏鑽。相當討厭……而第二，母親現在同樣生活得不好；從她和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分家過以後……唉，不談這個題目吧，算了吧！』

『算了。講一講你在其他方面，即主要方面的生活。』

『對於一個大學生說主要的經常是——對未來的希望，』舒佳說。『在我，這種希望很多。儘管怎樣對我是不相稱，但我已經有很多是回憶了。希望和回憶，這一切對生活都有裨益；因為在生活

中現在——掩飾是可笑的——愁怨是困難的事情太多了。」

『什麼東西有裨益呢？前線上的鍛鍊？』

『它也有裨益。你這是指在身體方面講？』

『好吧，這一方面不妨談談。』

『有裨益。但另外的東西裨益更大些。』

『什麼另外的東西？』

『什麼另外的東西？精神的鍛鍊，是不是，或者怎樣說更當當？』

十

的確，怎樣說更當當呢？這個在哥倫也如同他一樣，熟悉的感情，很難確定，但又確信無疑地活在心裏，而就在現在，戰爭之後過了一年半的時候，它比從前不僅是沒有減少，而倒似乎增多了。怎樣更好地表達出這個感情呢？

這個複雜的感情，包含着對初期勝利及第一次對死的恐怖之回憶；包含着對勝利，開始是小的，然後一次比一次大的勝利及進攻中的狂喜與凱旋時的狂喜的紀念；與此並存的——是關於他曾在過的傷兵醫院，是關於犧牲的同志們，埋葬了的和沒有埋葬的，是關於民宅被燒毀後烟火的焦草氣味。怎樣稱呼這個複雜的感情呢？

這個根深蒂固生長在心裏的感情，裏邊包含着對於最光明與最黑暗的東西的記憶，也包含着對那些未曾洗掉的深仇大恨的暗自憤懣。怎樣稱呼這個感情呢？

裏邊也包含着史無前例的對祖國的深厚的愛慕，這乃是被損壞過，曾經失掉過，又被奪回的千里山河，被徒步足跡踏過了的祖國。徒步，徒步……除了戰士之外誰能了解這兩個字的意義呢？

裏邊也包含有——一個臥在浸滿泥水的戰壕中裹着濕淋淋的軍大衣的戰士的不加思索的，疲憊的夢幻。他夢到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裏突然變得萬籟俱寂，被射進球門的足球驚動了的一只鴿子從球場上翻翻飛起。球場上參觀的是戰前的那些人，一個也不少。誰也沒有被打死，誰也沒有死去……

裏邊也包含有——關於在德國馬路上凱旋時莊嚴的回憶，在那些馬路上奔馳着成萬的人們，他們是被釋放的戰俘——有法國人，有荷蘭人，有英國人，有比利時人，這些人中間有些現在說不定已經變成了你的敵人，或是幾乎是你的敵人，而在當時他們卻不過是被你救了命並且曾為這種幸福而啼泣過的一些人而已。

怎樣稱呼這樣一個感情呢？它裏邊的任何東西都沒有被遺忘，不論是偉大的還是渺小的，不論是神聖莊嚴的還是微不足道的……在它裏邊也有對自己的統帥的讚揚，也有對在把自己背下火綫的那個女人面前的感流，在死者面前湧出的熱淚，六次在渡河時濕透了，因水濕變得發黑的，四一年入黨的黨證，和因為你是這次戰爭的一個戰士而值得引以自豪的謙遜的驕傲。

的確，應如何稱呼這個感情呢？它不允許你現在把自己看成殘廢，不允許你因飢寒而致牢騷，不允許你聽到人們在侮罵你所捍衛的東西時置若罔聞。這個感情，它使你終生成為一個士兵而且不允許把這個稱號轉讓給任何人——即便是你少了一隻手，或齊齊齊你成了不能動的殘廢，如同尼古拉·奧斯托羅夫斯基（註）一樣。

大概，在革命以後，在那次國內戰爭以後，在當時還是年輕的父親身上是有過這種感情的。大

概，人們在心裏是帶着它，帶着這個感情渡過了經濟混亂時期，製定了全俄國家電氣化的計劃，開始了伏爾加河水電站的建設。

如果舒佳出聲地傾吐出自己的念頭，可能巴沙金會告訴他：這個感情叫做當代青年的歷史責任感；人們不僅是帶有這種感情生活着，而且還要對生活是如何在世界上進行着，生活現在是什麼樣子及生活將要是什麼樣子等等負責任的。

但舒佳暗自想着，自問了一下——如何去稱呼這個感情呢？這之後自己也沒有能夠得到澈底的回答，而祇是想到，現在需要好好學習，不管這樣想是多麼不相稱也好。這不僅是因為他願意和他喜歡學得好好，而主要地是因為在內心裏有這種感情使得他不能不好好學習。在內心裏有這種感情——『需要好好學習』這句話對他說是這樣的需要，就如同需要完成五年計劃，或者如同需要恢復被毀的城市一樣。

而且他，依然還是他本人，亞歷山大·謝明諾維赤·巴沙金，一個任何人都願意叫他從三年級跳到五年級的人，在這同時也是這個巨大需要的一部分，這個需要主宰地進入人們的心裏，鼓舞着人們，使他們超脫出日常瑣事的圈子，促使他們作不可能的事——確切些說，作那種在那些心中不存在這個需要的人們認為是不可能的事。

『而且好像是很困難同時又很容易，』舒佳想道。容易，就如同容易地他第一個渡過了德聶泊

註：蘇聯著名作家。爲蘇聯埃政權奮鬥終生，後因重病成疾，雙目失明，即着手著作，著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及『從英雄到普通劳动者的』。一九三六年逝世。——譯者

河，雖然那也是困難的。容易，就如同容易地作出了一件漂亮事情：把指揮員背下火綫，或送給他最後的一塊麵包和一瓶水，或以性命捍衛他的安全。

『你知道，別加，』他講出聲來，『我不能向你明白地說清楚我的感情，這個感情幫助着我生活；但我覺得現在在我的生活中一切都是正確的，而且我因此感到非常幸福。它幫助我能使我像現在我生活着這個樣子活下去。你瞭解我嗎？』

『似乎是瞭解的。』

十一

巴沙金背靠暖烘烘的壁爐站着，舒暢地享受着久已忘記的，安逸的家庭溫暖。

『可是還不到封爐火的時候嗎？』（註）他面向舒佳說過之後，便蹲下來，拉開爐灶的鐵門並攪了攪燃燒着的煤炭。已看不見藍色的火苗了。

『我看可以封了，』他說。

舒佳把長凳拉近壁爐，登到上邊便把爐蓋閉住了。巴沙金——照着兒時教給他的動作——用燒火棒把所有的煤炭都扒到一邊，扒到明亮地映照着房間的一面。爐灶裏發出來的舒適的熱氣使他疲倦了。他站起來，舒舒服服地伸了個懶腰。

『可能你想睡了？』舒佳關切地問。

註：俄國的壁爐，在把煤燒完之後，就把爐門閉住，以便不使熱氣跑出去。——譯者

『可是我已經似乎是睡了，』巴沙金有些不大好意思地說。『說不定再躺一躺也好，』他含混地補充後，便脫掉皮鞋，躺到母親的床上了，如剛才一樣地把穿着毛襪子的兩腳伸到床欄杆的空隙裏，而舒佳，也如剛才母親所作的一樣，坐到他兩腿腳旁邊。

『你瞧，用一個手捲烟也學會了，』舒佳說着便非常熟練地在紙烟盒的底下捲了一枝烟。『用馬活路烟和自種旱烟捲紙烟抽。勁兒大些，而且也比較經濟。』

他把『山羊腿』（註）點着，屋子裏烟霧騰騰，馬活路烟噴射着噴鼻子的，但愉人心意的氣味。

『讓我也捲一枝吧，』巴沙金說。

他也捲了一枝，點着，用力吸了一口便咳嗽起來。

『怎麼，啥的厲害？』舒佳親切地笑着問道。

『有些噲。』

巴沙金又吸了兩口，把自捲的紙烟弄滅了放到烟灰盒裏，站起來，把兩手托在頭の後邊。

『來吧，還講下去，我把你打斷了。』

『再過一年半，頂多兩年，我就畢業了。』舒佳說。『我們，在去年讀到五年計劃時，想識了一個禁衛小隊。當然，四年內完成是不容易的，但是如今一切都是不容易的，五年計劃也是不容易完成的。戰爭的時候，有時候覺得一百年也恢復不起來。地是翻了個天，枕木都成了兩截，鐵軌都擺成了團。穀倉和水塔，就像射靶一樣，到處都是槍眼。汽油庫給絲綢成了手風琴一樣。加鎊鎊鋼筒直和醉鬼一

註：從內臟時起，就把自捲的烟叫做『山羊腿』。——譯者

撲，幾幾乎灘在地上。而要在五年之內把這一切都治好而且還推進一步——覺得甚至想都不能想的。但話是說下了。意思就是說能夠作到。照例是如此。」

「是的，當是從來不講空話的，確是如此，」巴沙金說，「你是對的。」

於是他想道，這真正是千變萬化的，不可能有另外的情形。在一九二八年第一次五年計劃提出時候，我們相信過，四一年莫斯科城郊戰時我們相信過，四二年斯大林格勒之戰時我們相信過，而在今天我們是尤其相信的。尤其相信。還不足怪，都是理之當然。

「喂，我常讀雜誌，」舒佳說，「腳上面完全是戰爭詩：『千軍萬馬——軍大衣——等等。很可怕什麼別的。而我，要是個詩人的話，一定描寫一下人們怎樣修起了烏里波爾鋼鐵廠。鋼鐵廠上沒看到？」

「沒有。」

「如果再有半年能畢業的話，」舒佳說，「在實現這個五年計劃的最後兩年，我就已經交工程師了。母親，我要自己供養。她在這裏已經住得够受了。」

「可是我是幹什麼的呢？」巴沙金說。

「你怎麼？」

「要不然由我來奉養她。」

「可是你想在那裏工作呢？」

「還不知道。」

「不再去外國了？」

『不知道。人們在建誦我去。說不定會去的。』

『這是爲什麼？』

『有時覺得，對這個工作感到興趣了。』

『當真？』

『好像真是如此的。』

『你看，』舒佳說，『這樣還談到母親嗎？』

『說不定我可把她一塊帶去。就讓她同我們，同孩子一塊兒過活就是，讓她稍稍休養一下。』

『她不會去的，』舒佳語氣肯定地說。

『你想？』

『用不着想，』舒佳講話的語氣是那樣肯定，使得巴沙金明白了：似乎，他是對的，這件事是用不着想的。

『到個地方去參加建設工作，到烏拉爾，』舒佳帶着想像地說道。『把母親帶上，給格里果里·法捷依亦把這裏的房子騰出來。但在這以前我要把他的哀果爾偷偷地拉出去。』

『你這樣說，就像個盜馬客似的，』巴沙金笑了笑。

『而格里果里·法捷依亦，可是，也是這樣叫我呢，』舒佳笑着說，『從我把他的伊萬帶走並介紹他到斯摩林斯克的職業學校以後他就這樣叫我。可是……我這就又多出了一件分心事，』他補充說道，『把他從家裏弄走了，現在不得不照顧他。他在那個職業學校裏也並不很隨心。我要從精神上安慰他並給他其他的幫助。』

『他現在多大歲數？』

『伊萬嗎？十六歲的人了。』

『哀果爾呢？』

『十四歲。他也不壞。很聰明。格里果里·法捷依赤同他保持着最後的家庭聯繫。但我看他是一搭。他是不會成爲父親所幻想的那樣一個後代的。』

『你確信如此？』

『差不多是確信的。就拿安納德里說吧。他是多麼喜愛他啊！他總說，你是第一個孩子，是最人的兒子，我給你找個好職業，祇是你聽我的話。而且當戰爭開始了，就把他送到西伯利亞一個化學中學裏去了，爲的是等他學習差不多的時候戰爭也就完了。但安納德里出去便入了航空學校——後來犧牲了。安納德里，如果你要知道的話，那真是個出色的小伙子。我在戰爭期間接到他五封信。而他父親——却一封都沒有接到。因爲他是外人。他沒有東西可以給父親寫。而如果現在要是鑽到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的心靈深處看一看，那我想，他已經在開始了解到自己是他那一流人中的最後的代表人物了。』

『怎樣是最後的呢？』

『就是這樣最後的，就像他這樣的一個最後的。你不同意？』

『不是，似乎，我同意。』巴沙金說着，便淡淡地，幾乎不帶惡意地，同時因此更加無情地想了想格里果里·法捷依赤，這時已經沒有他與格里果里·法捷依赤談話時他曾經有過的那種殘酷勁了。

的確，生活在人們周圍的這個人，還是堅實而健康的，好像一株古老的樹。並且，就和一顆古老的樹一樣地，根深蒂固地長到地裏邊，而在地裏邊也有着很多的東西供這些樹根吸取養分。但秋天一到，便看出這棵樹上沒有結種籽，結不出能夠撒到地裏並重新發芽的籽種了。樹根還存在，但籽種不結了。好像，被認為是千古不滅的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盜洞」的法則，也就不靈了。

十二

『畢了業——就把母親和我一起搬走，』舒佳再次自大地發了一句。『一定這樣。』

『可是老婆會不會同意呢？』巴沙金微微一笑。

『我是沒有老婆的人。』

『我知道你是沒有老婆的人——但你是要結婚的。』

『一切都是可能的。但祇是我會和一個與母親相處不來的人結婚的，』舒佳帶着一種少年人的熱情說道。

『否則，你還能不結婚嗎？』

『那就不結婚，如果你的卡加同母親相處的關係不好的話你會怎麼辦呢？』

『不知道，』巴沙金沉思地說。『這是個複雜問題，非常複雜的問題。』

『叫我看來却是個很簡單的問題，』舒佳暴躁地說。『假如我的老婆同母親這樣一個好人不能相處的好的話，我就會二話不說同她散夥，就是這麼回事！喲，你笑什麼？』

『一切在你都太簡單了，』巴沙金說。『而當有時候希望就是兩個人生活在一起，不要第三者，那怕第三者是個最好的人也好。在遇到這種情況時就很難說怎麼辦。人都是好人，作的也都對，而就是生活不到一起，這種情形是有的。』

『在你，幸而這個難題是不存在的，』舒佳說。

『是真的嗎？』巴沙金嚴肅認真地問道。

『我相信是如此的。你的卡加同母親這些年來生活得很和睦。她是你的一个好女人，真是很好的，老實話！』

『這樣，就很好，』巴沙金證着便暗自想道，這實在是很好的事。這乃是在分別的這幾年中所掛心的問題。

用自己那非常自然的舉止，非常巧妙地不妨害別人並悄悄地在家裏佔有一個極不惹人注意的地位，同時却是拋開自己的意願的母親，在他的心中佔據着遠比平常在一個度着自己的、單獨生活的三四十歲的成年人身上所佔有的位置要大的多的一个地位。當他想着自己同卡加的生活時，這一點便使他不安起來。卡加把全部都交给了他，也要佔有他的全部，這便在她心裏可能產生一種不健康的和嫉妒的感情。

『托天福，不要有這樣的事吧。托天福，媽媽也能在她的心中佔有同在我自己心中一樣的一个位置吧。只有那時才會隨事隨心。』

『這麼說，你是喜歡卡加了？』他大聲地說。『這使我非常高興。』

『你是怎樣同她認識的？』舒佳問。他早就從卡加那裏知道了全部情形，但現在他想叫哥哥本人

講講。

『這是相當長而且又不怎樣簡單的一段歷史，』巴沙金說。『另找個時間談吧，好吧？』

『隨你吧。』

『擘，可是你呢？』

『我怎麼？』

『你在這方面的情形怎樣？』

『過去還是現在？』舒佳問。

『從過去到現在。』

『有過一次，』舒佳說，『在四三年，是當我出了病院在修養中的時候。沒有什麼意思。』

『爲什麼沒有什麼意思？人不好？』

『不是，人恰巧是個好人，祇是這一切對她都是無所謂的。她在傷兵醫院給我治病。列寧格勒人，是個醫生。她的丈夫在列寧格勒被圍時死去了。總之，她是給我治傷的，而後來，當我去前方以前，我們同居過一個月。我看，她甚至也並不愛我。她不過是有些苦悶，這樣作似乎是輕快些。』

『比你大？』

『是的，大十二歲。那是在夏天，七月裏。傍晚我們到喀馬河（註）畔散步。我們坐在岸邊，她便說道：「您看，舒佳（她同我以「您」相稱），您看，舒佳，這周圍真是美的很：看這河水，看這

白雲多麼可愛地飄來飄去。看，多麼優美的樹林，好像一切都開朗起來了。應當呼吸，應當生活……一切都可過得去，一切都將是光明的。對嗎，舒佳？我還年輕，對嗎？應當生活，應當愛，不能自暴自棄。對不對？」她講話時，就好像爲自己聲辯一樣。或者說就好像想要說服自己一樣……而我却和她說，我愛她，而且我向她提意，希望她嫁給我，我們去辦登記手續，我還說我將作她的孩子們的父親（她有兩個孩子）。可是她却怎麼說也不同意。就這樣她沒有同意。而我當時甚至都生了她的氣並吃醋了。」

「她真是個好女子，並且對待你是真正好呢。」巴沙金說。

「是的，現在我也是這樣想。不過我當時是想和她結婚的，而且還覺得，否則就是不純潔的行爲。我以後從前綫上給她去過信，而她也到前綫上的什麼地方去了。全部過程就是這樣。沒有多大意思。」

「但也沒有什麼壞處，」巴沙金說話時，感激地想着這位真正是不錯的女人，她本可以把她弟弟的生活毀掉的，但她不願這樣作。

「他那時頂多才不過二十一歲，或者甚至才二十歲吧，」他想了想便接着問道：

「這是你的第一次戀愛，是吧？」

「頭一次，」舒佳低聲地說。

「好女子，」巴沙金又想了想。

「而你知道，那真是怪極了，」舒佳說，「當我乘軍用列車出發的時候，她最後一次吻我時，不是如通常一樣吻我的嘴唇，而是如媽媽一樣吻我的上額。於是我在當時就想到，我再也不會見着她的

面了。」

『可是現在怎樣？』巴沙金問。

『現在？』

舒佳從床上跳起來，在屋裏一步一步的邁着。

『現在有，』他說的時候，亂亂俱却又堅決。『但我不管叙述這個，我沒有權利。』

『什麼意思——我沒有權利？』

『有一個姑娘。』

他說這句話時，心裏帶着非常熱烈的感情。

『我愛她，而且我們要結婚的，祇是當我們畢業之後。別人一點都不知道。我本來受不了這樣子的……爲了……你可以知道，同學們……他們並不是出於惡意，但是要開玩笑的。我自己有時也開他們的玩笑，但這件事——不知爲什麼我是不能讓別人知道的。她也是同樣的。她向我發了誓連自己的女朋友也不告訴，而我也知道這是信守這個誓言的。』

『這麼說，那她是真愛你了，』巴沙金說。

『爲什麼你這樣想？』

『因爲連女朋友都不告訴——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巴沙金微微笑了。

『瞧，你已經在取笑了，』舒佳發氣地說。

巴沙金拉住他的手。

『不要生氣，舒佳，我不是取笑，良心話，我不是取笑。我非常高興。』

『我們什麼關係都沒有發生，只是接過吻，』舒佳說。『也許怪可笑的，是不？』
『一點都不可笑。』

『有時這些公共宿舍簡直把人氣瘋呢！』舒佳激昂地說。『一天到晚不斷人。總那裏也是一樣，也是像我們這裏這樣的公共宿舍，也許稍微好些……不，一樣。冬天的時候，兩個人坐在一塊坐一坐都找不到地方……有時非常希望有一個漂亮的，明亮的房間，有鮮花，有靜謐，有陽光。並且兩個人在那裏住在一起……當然，這一切都實現的。再有一年半年兩年就實現的。但有時非常希望……不容易，別加，唉，多麼不容易……我們那裏有結了婚的人。他們來到自己老婆的公共宿舍。女同學們便出去散上一個鐘頭的步。而我們倆不願這樣。我們願意從一間房便把一切都弄得非常漂亮，非常好。我不是責備別人不對，完全不是。而我倆是希望舉行一個隆重的婚禮。只是如此而已。不這樣我是不幹的……不久以前我同媽媽談過。』

『是怎麼樣？』

『媽媽？』她問了問我，問姓名並在市立圖書館裏同她認識了。只是根本沒有告訴她，說她是我的媽媽，只是簡單認識了一下。她非常喜歡我。』

『誰喜歡誰？』

『你都不清了嗎？』

『弄不清了。』

『媽媽喜歡她。可是，她，真是漂亮極了！』舒佳興奮地，幾乎是跳躍地叫喊了出來。

『坐下，』巴沙金說。

『好，坐下。』

巴沙金抬起身來，坐在枕頭上，一隻手摟住舒佳的肩膀，而用另一隻手梳理着他的頭髮，表示對弟弟的一片溫柔的感情。

『不要弄壞梳子！』舒佳帶氣地說，內心裏已感到快慰，但不願意表露出來。『聽到我講什麼了沒有：不要弄壞梳子。』

『算了，不梳了，』巴沙金說着把他的頭髮順了順，便又躺下了。『我也得走一趟，隱姓埋名地認識一下。』

『看你敢有這個念頭，』舒佳開始威脅了。

『算了，算了，我不去了。躺一躺吧，弟弟，讓我們躺一躺，試試看，說不定可以睡着呢。』

巴沙金拿起一個枕頭便扔到腳的一端去了。

『就讓我們頭顱顛倒着躺一躺吧。你記得不記得，小的時候你靠在我一起睡覺呢？』

舒佳把枕頭又放得舒適些後，便同巴沙金一樣地躺下了，用手托着後腦。

巴沙金閉上了眼睛。

『卡加，卡加……天哪，我是多長的時候沒有見到她了啊，』他想着。『僅僅還才十一點鐘。要設法一定睡着。只是應當下令叫自己睡着。以便把會面前所剩下的這段不能忍耐的冗長時間縮短它。』

他把眼睛閉得緊緊地，幾乎都突痛了，於是就好像兒時一樣地暗自數起來：『一個白象又一個白象——兩個白象，兩個白象又一個白象——三個白象，三個白象又一個白象——四個白象，四個白象又一個白象——』

又一個白象——五個白象……」

他覺得他不會有睡着的時候了，但數到第一百個白象的時候，他便開始打起鼾來。後來，他從睡夢中聽到格里果里·法捷依亦從院子裏喊道：

「別加在這裏嗎？餃子煮好了。」

接着是舒佳的幸災樂禍的回答：

「他剛睡着，他讓不要叫他。」

第三部

巴沙全被移動椅子的聲響從夢中吵醒了。他沒有睜開眼睛，睡意朦朧地猜想着為什麼屋子裏搬動桌椅，但是沒有猜想得中。他不願意叫人看出他已醒來，於是便悄悄地把一隻眼睛睜開了一條細縫。

上邊的燈已經熄滅，只是桌上的坐燈還在燃着，燈泡上遮着報紙。母親和舒佳在低聲地談着話，在屋角裏用一個安樂椅、兩個椅子和一個方凳擺設睡覺的床舖。現在兩人在爭執怎樣擺放：是擺在書桌與牆壁中間呢，還是靠着壁頂着壁爐。

『要是紙靠壁爐放，它們會散開的，』母親說。『我是知道的，你睡覺不規矩。』

『第一，我現在睡覺很規矩了。』

『不是的。』

『差不多是規矩了。而第二，我喜歡暖和。就讓它們散開也好，但是可以暖和。它們散開了——我就要醒來把它們再湊在一起。』

『隨你便吧。』

母親再不爭執了。安樂椅，兩個椅子和一個方凳被搬到壁爐的旁邊。

『可是你目已在那兒睡呢？』舒佳問。

『我就睡在卡加的地方。』

巴沙金已經知道，卡加的地方就是旁邊的那個小房間，格里果里·法捷依赤的兩個孩子袁果爾和麗達就在那裏睡，隔着一層幕布就是卡加和葛黎沙。

『我想就根本搬到那裏去，』母親說。『如果他們不再到任何地方去的話，就讓他們兩個人一起住在這裏，好容易到了一塊兒了。』

『我說，』舒佳說，『也許，最好我也今天就睡到那裏的地板上去。』

『那裏是哪裏？』

『你要在那裏睡的那個地方。』

『不成，不成，你在地上睡會傷風的：那裏門下邊透風。』

『你要是在我們那公共宿舍裏住一住的話，』舒佳笑了。

『改正那裏的什麼事情，——我是無能為力的，』母親說道，『可是你一星期只來我這裏一次，那就讓我……』

『我可以讓你那樣，我讓你那樣辦，祇願你不罵我就是，』舒佳唧唧嚶嚶不耐煩地說後，便與自己講話的語調十分矛盾地，向母親的面頰上溫柔地吻了一下。『雖然，可是，我睡在這裏也沒有什麼：我就要坐六點鐘的火車走了。甚至我大概遇不到卡加的，會走岔路的——我到車站去，而他們從車站來。』

『你什麼時候到車站去？』母親問。『他要是醒不了呢……』

『不要緊，』舒佳說。『我把鬧鐘掛在了他的頭前，到四點鐘就打鈴的。』

母親把棉被和自己的舊大衣鋪在椅子上，然後，險些兒沒有滾下來，爬到鋪好的東西上面，躺著試了試，不滿意，便用各種零碎東西來填補空隙：披肩、鑲耳釧、從抽斗櫃裏取出來的桌布。

『我說，舒佳，』母親停止了鋪床的工作便說道：『你看別加怎樣？』

『一般地說，還好，』巴沙金覺得舒佳講這話時帶有一些寬大的語調。『大概，他作現在他作的這個工作是會作好的。祇是他太疲勞了。』

『是的，他的樣子非常疲勞了，』母親回意地說。

『你看來，一切人的樣子都是疲勞的，』舒佳揮了揮手說道。『他的樣子疲勞，我的樣子疲勞，卡加的樣子疲勞，甚至連葛黎沙也是一樣。祇是你，你本人的樣子，照你的意見，從來都不疲勞。』

『而實際上也是如此，』母親說。

巴沙金知道，儘管怎樣奇怪，她是對的。在她，在她本人從來沒有疲勞的神色，更離別些說，如果說有些人們他們總是在別人想到要關心他們之先，便總是更早地想到去關心這個人的話，那麼她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人們在接受她的懇切的關懷時便完全顧不上想到她自己疲勞的問題了。

『可是我不是說的樣子，』舒佳說，『恰巧他的樣子是不錯的。看得出來，他走遍了天涯海角，每天早晨總是作他的冷水浴和早操的。不是的，他的樣子看來很好，』舒佳重複了一句，『依然還是那樣瘦瘦的。』

『而怎麼說他的樣子也是很疲勞的，』母親又說道，『我很關心他的健康。』

『這和健康毫不相關，』舒佳說，『只是他的眼睛是疲勞的樣子。他現在不是需要吉斯羅沃羅斯克（註），而是要在精神上休息一下——就是要注自己人們中間住一住。』

「他說得是對的，」巴沙金想道，「正是在自己的人們中間住一住，我所需要的正是這個。」於是他就想和母親及舒佳搭話了，但繼而又考慮了一下。「現在反正怎麼也睡不着了，」他想道，「卡加到來以前的時間這樣拖延着吧，我要一談起話來，就要折磨他們，而他們是需要睡覺的。」

他閉上眼睛，靜靜地翻了翻身，但是母親終究還是聽到了他在動彈，她便擰着脚尖走到他跟前，在他頭前站立片刻，他在自己的臉上感到了她細微的呼吸。

「睡得正熟，」母親說，「我總是想來喚醒他的，因為鬧鐘上最近有個零件壞了。我有一次到學校去險些兒沒有遲誤了。有時掉下一個小齒輪來，鈴便不響。鐘老了。它還是在我母親時候的呢；而說不定還早一些。甚至於，似乎，更早的多呢。」

「下星期你把它交給我，我看一看，」舒佳說着弄得椅子響了響。

「可不要弄壞了。」

「不要緊，我不會弄壞。」

沉靜起來。

「聽我講，媽媽！」舒佳說。

「什麼事，孩子？」

「有時終究是困難的。而最困難的是今年冬天。對不對？」

「對的，但有什麼辦法呢？」

註：爲蘇聯最好的休養地之一。——譯者

『我總是儘力地不想這些事情，可是今天向別加談到自己的學生生活——便不由地想起來了。困難，特別是到星期的末尾，當我盼着星期日好到你處來的時候。不久以前我和同學們在圖書館讀了讀戰前幾次五年計劃的總結，整整一夜地我們計算着，如果不是戰爭的話，我們現在，今天，會是個什麼樣子。甚至都不能想像我們的國家裏會建築了些什麼，而且在各方面的生活都會如何的美滿。我們一定會過着各方面都非常好的生活了。』

『可也沒什麼，這樣的生活還是要來的，』母親說。

『當然會來的。但是我們整夜所幻想的是，好像這一切現在都已經實現了，好像在四一年平安無事而一切都依然正常地前進了。我們差不多就是共產主義社會了。整夜地幻想過去，而第二天早晨却去做星期六，（註）去清理火車站上的破磚碎瓦去了。據說，不久就要建築新的車站。磚都凍在一起，簡直把我的手指都剝掉了一層皮。』

『應當弄點化鈣水洗洗，』母親說。

『不要緊，已經快好了。你去睡吧，晚安。』

『晚安，舒佳，』母親說。巴沙全透過閉着的眼睛，感到她在出去的時候把燈熄了。

舒佳弄得椅子叮噹的響着，把它們弄得更舒適些，過幾分鐘後便安然地入夢了。

二

巴沙金睜開眼睛，已經完全地醒過來，把最後的一點睡意也趕走了。鬧鐘滴滴打地響着。舒佳

註：『作星期六』，就是星期六下午和禮拜日一天參加社會義務勞動，蘇聯的爲：『作星期六』。——譯者

勻稱地呼吸着。隨着搏塔，緊對着耳朵，有人在睡夢中打鼾。大概是孩子們——麗達和葛黎沙。

巴沙金睜眼躺着，沒有醒。

他在想着卡加；可不是一般地想，如同人們憶起一個人——甚至一個最親近的人時順便地想着一樣，而是在回憶着自己同她的那一段短暫生活中她的一切幸福的與悲苦的，平常的與不平常的詳細情節，一步一步地想着。

爲什麼他需要這樣地想呢？似乎，使他沉溺到這個念頭來的是母親的一句話：『我自己睡到卡加的地方。』這句平常的話，在他看來就證明着卡加真正是在這裏有了自己的位置。不用說，不僅僅是板壁那邊，她同葛黎沙睡覺的那個帆布行軍床，而是在此地生活中的一個位置；在母親的心靈中，在舒佳的思想中。

遠離家鄉時就常常使他安心不下的的一個想法就是——母親喜歡不喜歡卡加呢？她在母親那裏過得來過不來呢？這裏指的，再提一提，『過得來』不是說沒有爭吵和家事的不快就算過得來。他恰巧很早就知道，在這方面是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那種不論在富裕時或在貧困時都一樣地使生活變得畸形的斤斤計較的性格，與一般的現象不同，不僅卡加沒有，而且母親更是沒有。母親帶有一種超自然的義務，她對這個義務的了解，主要地，就是有天職對親疏遠近的人們都是非常善良的。

不是的，他不是想的此事。使他放心不下的是另外的東西：她是否在母親的內心中過得來？除了自己的義務之外，母親是否同她相處的好？因爲母親不僅只是一個善良性格的人，而且也是一個心地嚴謹的人。能夠和她的性格相處得非常容易，而要在她那認真而嚴肅的心地中替自己取得一個位置就非常困難。他很想相信她已取得了母親心中的地位的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於是爲了給自己的想

法段依據起見，便回憶着自己同卡加的相識，從相會的第一天開始，這一天使他現在帶着事後發慌不安的心情感覺到，甚至就在那一天一切都還可能完全轉到另外的方向。而現在，卡加已經不僅僅是知己和愛人了，還是一種遠較這些更加巨大的，不可分割的東西，有如你身上的一部分，沒有它你不但會成爲很不幸的人，或甚至成爲十分不幸的人，而簡直你就再不成其爲你自己了。

他和她相識是在四三年六月的下旬，在距去庫爾斯克的鐵路上的波諾爾車站不遠的一個小農村裏。戰前，這車站是以盛產蘋果聞名的，而現在它已被毀滅得片瓦無存，就如同那些一直作了三個月戰場的村鎮一樣。

從砲兵營作爲第二梯隊駐紮的農村裏，可以望到水塔，被毀壞了的車站建築物及在鐵路上空斷斷續續飄蕩着的，由爆炸引起的濃黑的烟團。

巴沙金在這以前是指揮直屬砲兵連的，這時意外地被指定代替原來的砲兵營營長列昂諾夫大尉。列昂諾夫忍受不住三個月的沉寂無職事，喝了個酩酊大醉，於是便，照團部的人們所說的，發起『精神病』來：向空中放手槍並喊起來：『我們還要坐待幾時？』於是便醉醺醺地一定要去捉個『舌頭』（註）。最後把他攔阻住了，降低了他的工作崗位，撤銷了他的砲兵營長職務。但是，他是個勇敢的軍官，優秀的砲手；他已數度中彈負傷和受震傷。在團裏大家都很惋惜他，而尤其是在砲兵營裏惋惜得厲害，這一點，在他接受砲兵營長職位時，根據在歡迎新營長時的一種輕微的不快的表情，巴沙金立刻便感覺到了。

註：捉『舌頭』——紅軍戰士流行語，意謂個能借出軍需的俘虜，這一階是偵察員的任務。——譯者

這種不快的味道是他在第一天就敏度地體會到了的，使他感到這一點的，還有營部的女護士卡尼珂娃在對他那種工作關係上的態度。

一個靜寂而溫暖的黃昏；任何地方的槍聲都停止了——從近處到遠方。他被溫暖與靜寂的氣氛所陶醉了，坐在營部作的小木板房外的長凳上邊，鬆開領口，解開皮帶，在冥想着他現在的實際生活非常遼遠的事情。

她儼然就像從地裏邊長出來一樣，特別挺了挺身子，像軍官作報告一樣準確地說道：

『請准予謁見：女護士卡尼珂娃。』

『好極了，』他用文職的語調說着，便站起身來，扣住了衣領。

當他站起來的時候，解開了的皮帶連同上面邊掛着的槍套一起掉到了地上。他因此弄得有些難為情，便彎下腰去，拾起了皮帶，沒有一下子把皮帶頭對準扣環，碰了好幾下才把皮帶抽起來。

她繼續站着，把手舉在熊形帽的帽沿上，這樣，在他覺得，更增加了因皮帶的事情引起的慚愧之感。

『稍息，』他想到在這種情況下應當講有聲話時，便不滿意地說道。

祇是此時她才把手放下來。他注目地望了她。她，好像，與其說美麗，勿寧說是不美麗，但她的身材面龐却長得不尋常的勻稱，這一點巴沙金立即便看出來了，雖然她身着軍裝並腳穿一雙踏得歪斜斜的士兵皮靴。然而，對於現在女人們都穿軍裝這件事他業已習慣了，於是這種現象早已就使他不感到驚奇或不為他所注意了。

就是一般地說，他現在，在戰爭中，也很少把女人們作為女人去想念了；也許祇有當坐在汽車中

而又無事可作，而看到一個指揮交通的姑娘站在十字路口特別瀟灑地揮舞着紅綠旗並全身筆直的站着的時候，間或稍稍想一想。

但是現在他用一種自己不習慣的注意力從頭至腳地端詳着這位女護士。她有一幅普通的、可愛的、晒得發黑但卻疲憊了的面容，重甸甸發暗的頭髮露出到鬚形帽的外邊，一對吸引人注意的灰色的大眼睛。

當她因不滿意他的端詳而發氣地用自己的一對炯炯目光向他拋視了一眼的時候，他幾乎真正是身體上感受到了輕輕的一個打擊，發生了一種日後每逢她望他時他總是回憶起來的一種感觸。

『好吧，我們將在一起工作了，』他語氣含混地說着，因不能把視線從她身上擺脫開，而生理自己的氣了。『你可以走了。』

她走了。

這天夜晚，當巴沙金就躺下睡覺了，他的新通訊員柯其柯夫，是個不年輕的彭澤集區農莊的莊員，性情陰鬱而急躁，在條凳上鋪着草墊子，不高興地說道：

『條凳太窄了。』

巴沙金默而不答，等待着下邊還有什麼。

『太窄了，』柯其柯夫重複說。『在木房的那一間裏有個鍍銀的銅床。』

『隨你吧，如果那裏好，就在那裏鋪鋪吧，』巴沙金說。

『列昂諾夫大尉把那一間給了女護士了，』柯其柯夫說後，沉默片刻又補充道：『是不是你把她搬走？』

『不要，既然已經住着，就讓她住着吧。』巴沙金說。

在柯其柯夫的話裏，如巴沙金所感覺到的，暗示着在女護士與過去砲兵營長間有些曖昧的關係，這個暗示，實質上說來本與他是無關的，但事實上却很不愉快地刺痛了他。

『可是，也許，你把她撥開？』靜默片刻後柯其柯夫重複道。

『我已經說過，』巴沙金乾脆地回答，於是便坐到條凳上，開始脫皮靴。

柯其柯夫不滿意地哼了一聲，巴沙金也知道，他那最後一句話的嚴厲的語調，迫使通訊員沒有再作進一步的堅持自己的意見。

柯其柯夫拿起皮靴來，送到門外邊，然後又回來，把電話機移到巴沙金的頭前，旁邊放上了一洋鐵缸子水。他收拾這一切東西都是發着氣，一聲不響。不滿的情緒由來已久。他一般地說非常不滿意的是因為他，一個已經不年輕的人還想打仗。但是，既然這事是非作不可了，那他打起仗來還是實心實意貫注全力地幹，把戰爭看作是一種不愉快的但却是必須盡的職責，他把自己的個人一切幸福都放到『戰爭以後』，而且他也不能容忍別人有任何的——如他自己所說的——放浪作樂的行爲。

柯其柯夫不喜歡逍遙自在玩玩樂樂的列昂諾夫，可是他只是在兩個月以前才派到列昂諾夫這裏來的，而且他只是常列昂諾夫休息的時候才看到他。使他不喜歡的還有一件事，即是他在本房的對面內住了一個女人——女護士。雖然戀情的事情沒有成功，少校曾三次地半夜三更去敲打了鎖的房門，而後來因為自己性情的急躁便生了氣並鄙視地唾了一口，事情也就這樣結束了，但不管怎麼說，在對面裏住着個女人這件事本身就類似戀情的行爲。於是柯其柯夫有企圖地，煞有介事地把這件事精介給新的大尉，爲的是新的大尉把女人趕走。但大尉沒有把她趕走，戀情的事情保留下來了，而

柯其柯夫也就不滿意了……

一連三四天的光景，巴沙金因為公事，而且也只是因為公事，忽而這裏忽而那裏地總是與女護士隨在一起，儘管任何人都沒有看到，而他却覺得已是衆目共睹了；當見到她的面時就難為靦腆來，便怨恨着自己，用目光送她。而且因為他，固然，對這件事情的稱呼並不一樣，但實質上正如柯其柯夫一樣地，是不喜歡在戰爭的時候「縱情行樂」的，那麼他的第一個內心的願望便是儘快的把她從前調走；調到下邊——砲兵連去，或調到上邊——衛生部去，反正是不管調到什麼地方去。同時他又非常想問一問柯其柯夫，女護士是否與從前的砲兵營長發生過關係都有過什麼事情，但有個東西始終着他問這些，而他甚至對這個願望本身都感到有些可羞了。

假如前綫上的潰散拖得長久一些的話，大概他會利用一個口實，把砲調開了。

但在七月四日的夜裏，德國人的十月攻勢開始了，於是即刻便再也談不到這件事情了。他這樣想並沒有開成柯其柯夫什麼事情。而過了兩天之後他便再也沒辦法問他了，因為性急的柯其柯夫曾指揮所遭受空中轟炸的時候，把巴沙金推到戰壕裏，而自己却躺在他的上面，便就地被打死了。

至於談到女護士，則她在戰鬥開始的幾天裏曾五六次地在他的眼前閃爍，有時是給人以驚嚇，有時出現在戰壕裏，而當機槍掃射得正急的時候，她對着巴沙金的耳朵高聲疾呼，為的是叫他快上湯打電話，因為上邊不發給藥品。

她當時弄得筋疲力竭，滿面灰塵而又倉促忙迫。而他在這種時候從沒有過一分鐘，從沒有一次地把她作為一個女子想過她。

戰鬥到第七天的時候，庫爾斯克弧形地區的戰事急轉直下，德國人開始退却了。砲兵營前進了四

公里，一直到波諾爾車站來了。巴沙很快地被地雷的爆炸片炸傷了手，肩和胸膛。傷勢不重，但卻痛得難挨。

他倚着水塔的牆壁坐下來，新換的通訊員幫着他脫下制服和套頭的襯衫，自己用手摀擠出了一塊炸到胳膊裏去的小爆炸片。

有人去叫女護士了。幾分鐘後他便來到這裏。從口袋里取出繃帶以便他想起怎樣紮起來。

『等一等，等一等，』他生氣地說，『你先給我把爆炸片掏出來。然後你再紮繃帶。你看，我自己已掏出了一片。』

『在團醫務所裏一切都管給你弄妥當的。』

『不要，不要，現在就來吧，』他直截了當地說。『裏邊還有幾片，你看見沒有？』

『還有兩片，』她說。

『照這個疼勁兒我也感覺出是還有兩片。你掏出來不出來？』

『我可以取出，但是……』

『那你自己就試一試吧。』

她割開了幾個小口，把爆炸片取出以後，便給他紮繃帶。

雖然是受傷了，但他在這些時日裏現在却是第一次地感到是在休息。他可以什麼也不作，什麼地方也不去，不給任何人下命令，只是坐在這裏等待着給他把繃帶換好，而且他願意換繃帶的時間拖得長些。

『你對列昂諾夫調走感到惋惜吧？』當她給他換繃帶的時候，他自己也沒想到地問了一句。

她停下來。

『換繃帶吧，換吧，』他說。『惋惜嗎？』

『不惋惜。』

『莫非你不惋惜？』他說話時對自己粗魯的好奇心弄得有些赧然。『而我覺得你是極惜的。』

她又把繃帶在肩上添了一遭，在胸前打了結，於是把臉靠近巴沙金，用牙齒把繃帶的頭咬斷了。然後她退開一些，定睛地向巴沙金望了望，領會了他想要問她的一切——這一點他即刻就明白了——說道：

『這本來不是那麼回事。』

她的講話使他明白：的確不是那麼回事。

『謝謝，』他是為換繃帶的事情而道謝的，同時因為喜歡她講的話，所以也是為這些話而道謝的。

『不客氣，』她講話時用的文雅的口吻，女人口吻。她並且作了兩人相識後的第一次微笑。接着很嚴肅地問道：『你完了嗎？』那種問法，就好像他是在門診部門診一樣。

『完了，』他說話時被自己的念頭弄得難為情起來。

在以後的時日裏她給他換過五六次繃帶。每次幾乎都是匆匆忙忙地。有時他們交談兩三句話。大多數場合他在換繃帶的時候都是同別人在談話，同參謀長談話或者是同各砲兵連連長們打電話。

有一次，他已經是三天沒有換繃帶了，她夜間一個人來了便把他喚醒了。他正在戰壕裏睡覺，是剛才躺下，而再過一小時就得起來，因到天亮以前要變換各砲兵連的部署。

『聽我說，』他在戰壕裏坐起來說道，『我已經完全好了，加上我調的要命。』
『您要換換繃帶，您三天沒有換繃帶了。』

『讓我安靜一下吧，』他隨意朦朧地說，『我壓得要命。』

於是他向戰壕的邊塔一靠便又睡着了。當他醒來時，便發現了自己身上繫着新的繃帶。

『畢竟是給我換了繃帶了，』他對新的通訊員說。

『換了，』通訊員微微一笑。

『而你怎麼沒有攔阻呢？』

『她嚴格的很。』

巴沙金靜靜下來，而在心裏却感到一種傷促的味道，同時感到一種感激之情。

三

到進攻開始後第二十二天的時候，砲兵營還留下三門砲。其餘各砲兵營的情況與此大體相同。團被指定作第二梯隊並駐紮在車站附近。列車尚未開動，而鐵路便被破壞了，但到明天便應當把它修復，並且在這個車站上要起卸一批新運到的物資。

附近既無河川，也無池沼，但給砲兵營運來了一套淋浴的設備，以便使人們可以洗澡。參謀長作了報告，說是淋浴設備已經弄妥當了，可以洗澡了。

『我說，米赫也夫，』巴沙金說，『我們砲兵營中有多少女同志？』

『原有五個，現在剩了三個，』參謀長說，『兩個醫師一位女護士。』

「通知一下，讓她們第一班洗吧，不然這種淋浴設備總是當出毛病的。讓她們先洗，不然的話我們總是常忘記，她們到底是女人們……」

其實，水是够大家用的。巴沙金是同參謀長最後洗的，他第一次地把繃帶解開，一方面用水沖着，一方面望着那小小的已長了癩的傷痕，這時便激動地憶起了她第一次給他紮繃帶的情形。

有一個傍晚，這是一月來首次沒有什麼事情。他走到距砲兵營駐地相當遠的地方，穿過了鐵路的路基，於是便坐在路基的斜坡上，從胸前的口袋裏掏出了戰鬥時繳獲的口琴，就低首地吹奏起古老的華爾茲舞曲『在滿洲的山崗上』來了。蹩扭的很。他幾次地用各種調子試吹，但照樣是很蹩扭。這使他厭煩了，於是他便把口琴裝到口袋裏去。

蟋蟀在高聲的歌唱。從深深的，沒有割制的，被太陽晒得枯焦了的草叢中吐出乾草的氣息。草叢上空，在落日的霞光映成的紅色天幕上，幾隻飛鳥低低地翱翔。如果回頭望一望鐵路後邊二十步遠處站着的一輛被燒燬了的『虎式』坦克及坦克上像食指一樣超得高高的一門砲的時候，那滿可以認為是沒有任何戰事的。他望着低空飛翔而宛若落到緊密的草叢中的飛鳥，不由地模仿着鳥的歌聲。童年的時候他善於鼓翅兩腿把飛鳥誘到跟前，甚至不用鳥笛都成。

現在似乎也吹得不差。他閉上眼睛，浸潤在溫暖的落日的光輝裏，長時間忘我地模仿着飛鳥的啼鳴。

常他睜開眼的時候，於是看到一個姑娘，頭上戴一個花冠，在草地上走着。她總是不斷地彎下腰去採花，爲了紮成一個花束。

這一切與戰爭是非常不相稱的，以致使他在開始的霎那間覺得這定是一個他不相識的姑娘。他

有看出她身穿着制服，領上佩有肩章，而只是看到她頭上戴着的桂冠，因此他竟沒有馬上弄清這乃是他的砲兵營的護士卡尼珂娃。後來，看清是她，他才叫了她一聲。

『卡加！』

他很早就知道了她叫卡加，但從來沒有這樣地叫過她。但此時之際，在田野裏，除此以外叫她任何稱呼都會是不近情理的。

『呀！原來是您，』她簡截地說。她走過來，便與他並排坐在路旁的斜坡上，把花束擱在膝上。

『原來我以為是烏在高聲的歌唱，』她說。『而後來便聽出一個人在模仿烏唱歌。原來是您？』

『是的。我過去曾學得很像，』他說話的時候，如何他所感覺的，心滿意足地同時又很惡意地笑了笑。

但她也微微一笑，並說道：

『很好。』

而接着又補充道：

『雖然也很可笑。』

『爲什麼可笑？』

『目標坦克！目標裝甲車！標尺六百米！』她學着他的聲音高聲地喊起來。『而聽地就是烏叫。

當然可笑啦。可也多少有些動人，』她想了一下就補充說道：『您多大歲數了？』

『三十整。』

『我比你大。我二十五歲了。』

『爲什麼比我大呢？』

她靜默片刻之後說道：

『我過去唱的還不壞。可是現在不願唱了。一點都不願唱了。』

『爲什麼？』

『我本可以向你說：是因爲戰爭的關係。但不是的，不惟因此。』

她微笑了。

『那天夜裏我給你換繯帶換得好吧？』

『非常好。我竟然沒有感覺出來。』

『您當時個得不可開交，就像個小孩子一樣。』

他們坐而不語者有頃。

『我們在草地上走一走吧，』她說，『我想再採集一些花。您瞧，獅子嘴已經很多了，而小鈴鐺花還不够。您會採集花束吧？或許您只喜歡有多少錢就在商店裏買上一束花？』

『不知道，』巴沙金說，『我想我會採。我愛花。』

『好吧，那我們走吧。』

他們順着草地走去，開始採起小鈴鐺花來。她是一朵花也不放過的；她在很遠很遠處就看到它們。

『喂，喂，那裏有，』她向他說，『您去採吧。』

於是他便順從地走去，採下小鈴鏢花，就又回到她身邊來。

『瞧，也還不壞。現在够了。』最後她說道。接着便採下幾根長長的草莖，把它們紮成草繩，巧練地用它們把花束綑起來。

『現在很好吧？是嗎？』

『是的。』

她挽住他的手臂，他們便緩步向回路走了。

突然間她用低低但卻有力的嗓音唱起來：『德菲泊河在咆哮，德菲泊河在呻吟』，但第一個反復過後便停住了，她沉默起來。

『看，我也唱起來了，』她說。

『再唱吧。』

『不唱了，不能唱了。』

『您是烏克蘭人？』

『不是。但我生在哈爾科夫省，古賓斯克附近。您知道古賓斯克嗎？』

『知道，』他說。『去年我是從那裏退却的。』

『我也是，』她說。

『碰巧了。』

『爲什麼說碰巧了？』她說。『我同您始終是在一個團裏呢。只是彼此不認識。』

『卡加！』

『作什麼？』

她講這幾個字時，疲倦而哀傷。

他向她她說：『卡加，親愛的卡加，我是多麼喜歡你呀。』但她向他講了一句『作什麼？』便使
他沒有說出口來。

『沒有什麼，』他說。

『而我想您還要向我講句什麼話的，說是您愛我，或者一般地說這一類的話……』
於是由於她幾乎猜中了他的念頭，使他偏促起來。

『不是，我沒有想向您講這些話。』

他，照巴沙金的感覺說來，故意地微微一笑並向他的臉上望了望。他沒有笑。他的臉是憂鬱的。
『請原諒我，』她懇切地說道，『我並不是想使你難過。這乃是我靈魂中的第二部份——骯髒的
部份——作祟。五分鐘之前我覺得它是不存在的，但它是存在着。我們走吧。』

現在她稍微走在他的前面一些。雖然任何事情都沒有發生，但在他的心裏却產生了一種被破碎了的
感觸。而且，雖然實質上她並沒有講任何傷人的話，但他却感到自己是彼損傷了的，是硬被拋離得她
遠遠的人了。他感到在她的背後有一種發生在她身上的辛辣的東西，這乃是使他難過，又是怎麼也不
能理解的東西。

她陰鬱地，緊緊慢慢地走着，就像一個人在那時既因意外地對他表現的憐愛而靈魂痛苦，又憤
因此面投諸激烈的擁抱。

而恰恰就是這樣則意外的憐愛在巴沙金的心靈中逐步在增長着，而最後竟變成如此之大，以致使

他已經確然知道：他不能對她講不過五分鐘之前還能講的話了：『卡加，親愛的卡加，我是多麼喜歡你呀。』這樣講的話，與他現在的感情比較起來已是大軟弱無力了。

『喂，怎麼您不作聲了？』最後，當他們往回走時登上了鐵路路基的斜坡時，她問道。

『就是這樣，不作聲就是不作聲而已，』他粗莽亂氣地回答。

她兩膝跪到地上，把一隻耳朵貼到鐵軌上。

他看來，這就像一個人把頭伸到斷頭台上一樣，這樣想了一下他便睜大眼睛起來了，因為昨天和前天她是能够被打死的，而且也許在明天和後天還會把她打死的。

『站起來！』他喊了一声。

她站起來，奇怪地望了望他。

『爲什麼？』

『不知道爲什麼。如此而已。』

『我聽了聽，』她說。『鐵軌沒有聲音。而明天，當火車駛來並給我們運物資來以前，鐵軌會在事前很久就響起來的。我愛聽鐵軌的隆隆響聲。好像電纜一樣，但比較低沉些。我是個鐵路員工。我誕生並成長在一個小車站上。正在鐵路綫上。您從未在這樣一個非常小的車站上住過嗎？』

『沒有。』

『而我却一直住到十八歲。我在少年時代是非常愚蠢的。甚至您都想像不到是如河的愚蠢。』

『講一講吧。』

『現在不想講，』她斷然說道。

她轉過身來，背向着巴沙金，站在鐵路上，背着手向遠方瞭望，似乎在等待着遠方開來的列車。她頭上的髮夾滑了下來，於是一個髮辮便垂到背上。藏在發暗的濃髮中的用蒲公英花紮成的花圈，就像是一頂金黃色的王冠。在這一瞬間巴沙金覺得她是非常漂亮的，但她那從前他所不詳細的生活——在這個生活中大概也未曾有過什麼特別的事情——終究在他的概念中還是個謎。

『可是電線不響了，』她轉臉向巴沙金，說道。

『斷了，』他說。

『完全對的，』她笑了笑回答說。她從路基這邊跳到那邊。『好，走吧。或者，更好些，您走，而我一個人在此坐上五分鐘。』

『爲什麼？』

『道理非常簡單：因爲我不願從這裏和您一起回到營部去。您爲此而怪罪我嗎？』

『不是。』

『那麼您就走吧。』

她坐到路基的坡上，而他頭也不回地走去，只是感覺到她在用悠長的目光護送他。

四

以後兩個月裏，是一直拖延很久的進攻戰鬪，是秋雨期的泥濘道路，和有時覺得是超過一切可能忍受的疲勞。

在這兩個月裏，大概他見到卡加的機會不超過十次。

「營長同志，二連連長拒絕撤退，但傷勢却很重。」

「是很重嗎？剛才我還同他打電話了呢。」

「而他是倒在電話旁邊的。您下命令叫他撤退吧。」

「馬上下命令。」

「營長同志，讓用一下吉普車把襯衣送到洗滌隊去吧。」

「我沒有吉普車了，壞了。」

「您叫用一輛拖砲的吉普車吧。」

「我不能叫用托砲的車。」

「您可以叫用一下第一砲兵連中的大砲壞了的那一輛。」

「大砲壞了的那一輛？你什麼都知道。」

「少校同志（九月底他已晉級為少校），測量一下體溫吧。」

「這又為什麼？」

「我敢担保您現在下不了三十九度，您至少是已經病了五天了。」

「不礙事，我就要好了。你看到得太遲了。」

「我還在大前天就向您講過。」

「我大前天沒有功夫去管，而現在我反正是已經好了。多謝你，你可以走了。」

實際上，這就是在這兩個月裏他們兩人間所講過的話的全部。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那就是差不多是全部。

而在內心裏却是：『我愛她，我愛她，』雖然沒有可能把這說出口來——既沒有機會而又不禮貌。第一，說實在的，爲什麼說『我愛她』呢？他有什麼權利在二十次的因公會面和一次散步之後興起這個念頭，尤其是講出這幾個字呢？而那次在野外的散步，對他來說，在經過了許久動亂與疲勞之後的今天，有時覺得它——這次散步——就簡直像沒有過一樣。

但是即令說出了：『我愛您，』下邊又該怎麼辦呢？『我愛您，讓我們結婚並永遠生活在一起吧。』……什麼樣的生活？一起在那裏？『我們到斯摩林斯克去，我可以在那裏工業學院裏授課，我那裏有母親，親戚，在列寧大街上有一所住宅，……』而他現在是什麼課也不教的。學院已撤到烏拉爾去了。在斯摩林斯克現在是德國人。母親已經三年來杳無音訊了。他住過的那所住宅大概已經炸毀了。

『我愛您，讓我們結婚吧』。應當參與婚禮的親友們都在那裏呢？可以舉行這個莊嚴典禮的房子在那裏呢？而且，最後，照著老規矩，誰能作他們的證婚人呢？他們砲兵團團長薩夫龍諾夫呢還是政治部副主任謝木什金？

不對，這僅僅是不自主地胡亂鑽到腦子裏的空想而已。而說不定甚至只是毫無意思的念頭。也許她會這樣地回答：『但我可不愛您。』或者說：『現在我們不談這件事情，現在在打仗，』或者還會說些這一類的話。

『聽我說，』有一次當她爲了向他報告傷員數目而來到砲兵營部待了片刻之後準備走開的時候，他說道。

『是，彼得·謝明諾維赤，』她講話時，照例地以一種奇異的敏感捉摸住了他的話音裏的一種特

別平調，在這個平調裏『聽我說』三個字已是在『非公』的心理狀態下講出來的三個字。

他覺得，現在他一定要說出：『我愛您，』而且他甚至相信他也正是要講這句話了，但事實上他沒有說出口，却說了下面的話：

『聽我說，您瘦得厲害了。大概您感覺不大舒服吧。我們男人們，也這都已經累得要死呢。』而他自己也奇怪地傾聽着自己講話的聲音，他用這個聲音，違背着自己的意志，講出來的完全不是所要講的話。語句講的是乾癟無味，毫無意思。

『不要緊，我們女人們，更能忍耐，』她說後又乾脆地補充道：『放心吧，如果誇了的話，我自己會離開的，不必別人提醒。我不會因自己使您的砲兵營受累贅的。』

『您』字講得非常疏遠，幾乎是敵對地。當然，不是針對砲兵營，而是針對他們八。

『是的，是的，當然啦，』他難為情地說着，不知如何結束談話才好。『但『累贅』是什麼意思呢？怎麼能談到那裏去呢？我只不過是說你面色不大好。』

這時他那鬍鬚慮而又難受的面孔，真使得她的心臟都幾乎要跳出來了。這時她非常想把這個帶着一對疲勞而可笑的眼睛及理得短短的、直硬得好像刺鴉似的髮的頭，撲抱起來並貼在自己跳動得要命的心房上。

但恰恰在這時，巴沙金却由於拘泥而不適時宜地嚴肅起來，說道：

『而一般地說，由於職務的關係我是關心我的部下的身體健康的。』下邊增加的一句就完全不適時宜了：『大家都應當健康。』電話鈴響了，他便馬上格外匆忙地抓起了耳機。

她從避彈室裏出來了，幾乎是跑出來的，帶着絕望的心情想道：『他不過表示對部下的關懷就

是，照例地。我能怎麼想呢？他是鎮靜的，像塊木頭……不，像塊石頭。就是他的勇敢也是鎮靜的，甚至這種鎮靜的勇敢也表現在全部扣得緊緊的紐扣上。而他自己也就是這樣一個人：看來像什麼樣的，實際上也就是什麼樣。他對人們的態度也是這樣的：鐵面無私，賞罰嚴明，而且是冷冰冰的。這些東西的後面是再一無所有了。一切都是我想像出來的。「大概您感覺不大舒服吧？」——他認為是須要問一問的。而現在大概也就已經忘掉是問過還是沒有問過了。」

而他，的確也真的已經忘掉了，他就在這時用平靜而尖刻的語調向在渡河時把大砲沉到河中的第一砲兵連連長領吐着不愉快的心情，講時臉都氣得發白了。

哥美爾地區的攻擊，到最後幾公里和幾百公尺的時候，就像開了發動機的汽車一樣地滾動着。新的打擊還在前面，而現在繼續作戰的僅只是原先的動力所餘下來的一點精力，必須使用它，堅持到底。

對這一點，巴沙金是瞭解得非常清楚的，也正如他的首長和他的部下對此瞭解得非常清楚是一樣的，而且似乎是已經不能完成的任務，結果終究成爲可以完成的任務一樣。

正是戰鬥間隙之前，攻勢的最後的、最痛苦的時日。眼看着就喘不上氣來了。還有一天，還有一天，還有半天……

渡過索日河並在河的彼岸佔領狹長的一公里的基地之後，結果便停駐在該河上了。該基地僅僅可供幾個步兵營和巴沙金的反坦克砲構築工事之用。

在那裏，就在德寇反攻一星期過後戰事沉寂的第一天，巴沙金便因肺炎發作而病倒了。

『病的真是時候，』他吃力地笑了笑，對參謀長說道。他並要求，如果他燒得說胡話或者不省人

事時，不管怎樣都不要把他送到後方去。

『我就在這裏休養。不然他們又會弄我渡河的——還會把我弄掉河裏去洗澡的。』
晚上團裏的一個醫生來到避彈室，診斷後說是巴沙金已經病了約有一星期多了，今天或明天是病的危險期，就讓他在此休養，反正是不會再惡化了。醫生走時，留下了幾瓦黃安藥片。

巴沙金三晝夜來是處在生死之間的情況裏，輾轉呻吟於病床上，把那蓋在油布下面的潮濕的柏樹的葉子，弄掉在地板上，——這是給他作墊子用的。

參謀長搬到了另外一個避彈室去，女護士卡尼珂娃搬到這個避彈室來。

當他於第四天的夜裏醒悟過來的時候，她正坐在地板上睡着，把頭傾在他的懷裏。因為過於軟弱，他不能動轉，於是他便時間很久地——如他所感覺的——整整一兩點鐘的時間裏，躺在那裏，望着她那面向着他靜靜地倚在他的胸上的臉，然後，展了展那因惡寒而冰冷的嘴唇，朝着她的上額吻了一下。

她在一兩秒鐘的時間裏，沒有抬頭，默默地目光相對地望着他。然後站起來，把自己的嘴唇貼到他的上額上，心驚胆跳地抓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和上額都涼涼的如同冰一樣。她開始收拾注射器和樟腦酒。他淡淡地，一動不動地——不僅祇是因爲不願動，而且也是因爲不能動——注視着她在酒精燈上煮着注射器，把藥針敲破，於是便捲起他的襯衫袖子，在胳膊上注射了一針。

病的危險期過去了，但是他的身體却衰弱到了極點，於是她很耽心他的心臟。她注射過藥針之後，便把他從枕頭上扶起來並給他換了襯衣——把潮濕而又冰冷的襯衫脫掉，換上一件乾燥的，照他

的感覺，又是非常溫暖的。然後她又坐在地板上，病榻的旁邊，用溫柔、短促而又綿密的接吻長時間地吻他的手和臉。

當她吻他的眼睛的時候，他唯命是從地把眼睛閉起來，而當吻到嘴唇的時候，他是以嘴唇的軟弱無力的動作來回答的。而現在這一切的一切，並不使他覺得奇怪了。決定他們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的正是那樣的瞬間，即是在醒悟過來之後望着她那俯貼在他的胸膛中巍然不動的睡夢中的臉。在這個靜默不語的時刻裏，這個臉對他說成了完全親近的，可以理解的臉，而且詳盡徹底地道出了它自己及它的每一個犄角和線條。

『我愛您』這句話，不久以前他還認為講出來是非常愚蠢無理的一句話，現在就這樣靜默不語地講出來了。

五

從這天起，他們的同居生活便開始了，雖然，不論他或她都妻子沒有提到結婚，親人，斯摩林斯基的住宅及戰後怎樣辦等等；甚至連那些似乎是必須說的話，如『白頭偕老』或『終身一等』，也都沒有講。這些話之所以沒有講，並不是因為他們倆怕它們，而只不過是因為在戰爭期間，在他們的家庭生活條件下，這些字，要講出來，會使人感到是不重要的或者簡直完全是不需要的，有如一個偵察員，當他去捉『舌頭』時他忽然向同志們講出『再會，我去立功去了』的話語一樣。

按照戰爭本身的法則，每一個戰爭的日子都是由若干『假設』組成的。如果這些『假設』之中的是丑一個在他們兩人中間的任何一個人身上都不發生的話，那麼他們就定會白頭偕老的——在這個間

題上巴沙金是有着默然的信念的，而這個信念只是由於他本人對卡加的感情的力量所產生的。

在一個男人說時常有這種情形：因為一個女人輕易而公開地接受了他的感情和願望使他產生第一次的，自然的，感激她的感情，這個感情又被正是因為她的輕易而公開地接受而引起的隱微的遺憾所代替。於是這個遺憾的感情，與因同一原因產生的不相信的感情結合在一起，便逐漸地開始靈曲與損毀往事的回憶，並開始從過去的事情裏製造對還不明究竟的未來的一種嫉妒的根柢。

可是，這個感情和情得超真正愛情的那個感情全不是一回事。而巴沙金是沒有體察到這個感情的，雖然卡加輕易而公開地接受了他的願望並在他真實愛她而且能够愛她到底之先便已成了他的妻子。

他們的同居生活開始時的他那種愛情，與其稱之為愛情，還不如稱之為格外強烈的愛情，這更正確些。他在當時只是感覺到這種種感情成為什麼東西。他除解卡加還很少，便揣測着只要瞭解她徹底之後就會看出她正是他能終身所愛的人，就是說他已豫感到實際上她是怎樣一個人了。

也許，這個短暫而確切的強烈愛情的預感也就是那些老實而毫不輕浮的人們的最幸福的特質之一，對這個特質，人們是如此深常又如此無根據地嘲笑它，竟諷刺地稱它為「一見傾心的愛情」。

他們的愛情就這樣開始了，一般地說，這個變質對他們兩人既是熱烈的又是幸福的，雖然同時它既不是簡單而又不是容易的。是的，它也不可能是簡單的和容易的；因為在他們周圍的一切情況下而，而且對整個來說是被奮鬥的所情況下發生的。但對單獨的每個人來說，特別是對他們兩人來說，那就是要每日經常地集中全部精神與身體的力量，全部英勇，全部堅忍，全部熱誠，全部對祖國及對下面這些人們的深愛；他們常常是僅僅在今天才走進了這個生活而在明天他又離開了這個生活，但他們已經是自己表現出了全部的自我犧牲與友愛的力量，而這種表現不是作為行為功受賞建立偉

業，而是作為對待在戰爭中你周圍一切人們的關係上說，是一個人的行徑之不知不覺的每日的本分。這個對祖國、對大家、對在戰爭期間形成『我們』的這一概念的一切的愛，乃是一個精神方面的巨大消耗，當然，它留給處在這一切情況中間的兩個人的私人感情上的時間、精力，甚至思索就遠比平時少的多了。

然而，這些不僅止沒有使兩個人的愛情失掉其真正的美麗，而相反地，它却在某些瞬間以如此的仁慈與純潔的光輝照耀着這個愛情，以致使人很難說這一瞬間比起許多小時和許多天來說，是不是在任何別人的或者就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更貴重一些。有時當你回憶起在兩個交通壕的交叉口的短促而溫柔的握手，難道不會成為非常強烈而且永不能遺忘的回憶嗎？

再說，他們兩人的私生活是非常困難的。就是現在，回憶這暫時還是唯一的一年同居生活時，巴沙金想到當時他們表現的頑強性與堅持精神甚至都感到有些奇怪。

一切都是困難的：連『一路保重』一句話都不能講的默默的分手；不能在一起的機會是太多了；起初是不可避免的稍嫌粗魯的談論和非議，可是，這談論和非議相當迅速地也就結束了，正如在真正的愛情面前通常所有的情形一樣；必須隨時隨地記着自己的兩重性職務的地位；在他們的關係上，必須遵守那一套非常嚴格的禮節，如果要越雷池一步，馬上便會引起周圍人們對自己的流竄的、怕人的蔑視；還有，在那一直不是下雨就是嚴寒的天氣裏，頭上沒有遮蓋地，日夜守在不是流着雨水就是積滿寒雪的戰壕裏；一直是不能脫脫大衣，暖暖手，在火旁坐一坐。

而再就是，卡加的細心謹慎陰鬱着的懷孕，無情地緊緊用皮帶繫起來的大衣——他每逢看到這緊緊繫着的大衣都要渾身打顫。以及由於卡加不願意撤離前綫引起的無情的爭吵。

『我並不是以妻子的身分來找你的，而且一般地說我也並不是來找你的。我是來參戰的。』

哦，當她認為這是正確的時候，她是非常地善於譏諷厲而不顧情面的詞句的。

而最後，終究是她的離去，比里茲的飛機場，消瘦了的，被風塵吹得發黑了的面孔及其凝然不動的一對大眼睛——這在他已經是從那時起將近三年沒有見到了。

六

『將近三年！真把人想瘋了！』

他把身子側過來，把帶錶的一隻手湊近眼睛，望了望鏽蝕的錶針。磷質已微微磨掉了一些，很難看清那個是長針那個是短針——不是差十分三點就是差一刻兩點。他耐心地等了兩分鐘，當分針向前移動了位置時，便弄清了，現在是三點差十分。

當時一片靜寂，爲了不吵醒舒佳，他便用腳在黑暗中摸索到皮鞋，穿上，然後穿上掛在床背上的上衣，於是便從衣袋裏取出手電來在屋子裏照了照。

舒佳仰面睡着。凳子裂開了，母親的頭巾和雙身帽都落在地板上。但舒佳沒有覺察到這些，在睡着。

巴沙金走過來，拾起頭巾和雙耳帽，把頭巾塞到了原來的地方。本想把雙耳帽也同樣地放回去，但猶豫地想了自己的毡帽之後便套在頭上了。他穿上大衣，豎起大衣的領子並在領子上邊用圍巾把脖子圍起來，便開開門走到冷清的門套間來了。這門套間把住宅分割成兩半：小的一半，是木板之間塞錫末的，裏邊住的是母親，卡加同孩子們；大的一半，是用原木修建起來的，裏邊是廚房和格里果

里，法捷依亦的房間。他推開了外門上的門栓，但開不開內鎖，因為內鎖是帶暗號的；用手電照了照，但仍無濟於事。

『誰在那裏？』一個人在問。

廚房裏點起了燈，房門開了。

『是我，』巴沙金說。

葉琳娜站在門口，睡衣外邊只披着一個皮大衣。

『我，琳娜姐，』巴沙金重復了一句。

葉琳娜隨手把門帶上，走到門裏面裏來。

『你穿着涼的，琳娜姐。我自己可以開開。你去睡吧。』

『你就準備去啦？』葉琳娜問。

『已經三點鐘了，』巴沙金說，『我慢慢地向車站走去。』

『到那裏就是半點鐘的路，』她說。『我們在廚房裏坐一坐，我給你泡壺茶，然後你就去。』

『不用，謝謝，我現在就要去了。』

『怎麼這樣？急不魯嗎？』姐姐聲音一些不知是生氣的還是羨慕的口吻說了之後，便走近外門？

把鎖開開，說道：『好，走吧！』

『再見，琳娜姐。』

『再見。』

她在半暗的夜色裏與住池的頭，她住使用溫暖的，柔軟的房毯切了切他的頭。

『走吧，別加弟，走吧，祝你幸福。』

她站着，依然還在撲着他的脖子，而手也不放下去。

『我說，』她低語着說，『你愛她嗎？』

『是的。』

『愛她要命？』

『愛得要命。』

『我那一口子倒生氣了，』葉琳娜依然在低語地說，『因為你沒有來吃飯子，叫不讓喚醒你。而我告他說了：「現在他顧不上我們了。」好，算了，走吧。祇是你不要忘了我，別加，好吧？』

『你這是說什麼，好像真的我們同你告別似的，』巴沙金驚奇地說。

『告別倒不是告別；而你不要忘記我，』葉琳娜依然是低語地但却激動地說，『要是忘記也要記得時間短些。應寄佳已經忘掉我是他的姐姐了。現在我在他眼裏只不過是格果果里·法捷依赤的妻子而已。而我原本是他的姐姐呢。』

『可是你怎麼了，琳娜姐！』

『「可是你怎麼了，可是你怎麼了」』。葉琳娜發氣地學着他的腔調。『我對你講老實話，而你總是——「可是你怎麼了」。我是不會和他離婚的，』似乎與上邊的談話無絲毫聯繫地她突然這樣說道。『不能，我不會和他離婚。力基還有，可是青春已經沒有了。我就快四十歲了，別加。可是，你大概已經連我多大歲數都不記得了。很大的年紀了……可是我也愛他。很是幾天的事，而愛却是愛了多少年了。』

葛渣打丁倒架戲，便放下手來說道：

『好，走吧。但不要從老教堂那裏走；那裏的戰隊還沒有頂起來。你就一直穿空場過去，路近一些。』

她抓着門拉手把門一拉，在巴沙金面前把門闔開，便跟他到了門台上。

『再見，琳娜姐。』

他吻了吻她。

『再見，』她悲傷地說。

他下了台階便走了。街上靜寂而寒冷。天上浮起了星辰，月光洒落在大街的整個左半邊，洒落在房舍和那個台階上，當巴沙金回頭一望的時候，萊琳娜仍然還在那裏癡然不動地站着，用一隻手在喉嚨前面抓着披在肩上的皮大衣的領子。她看到他回頭的時候，便從皮大衣下抽出手來並輕輕地回他揮了揮手，接着便轉過身來進屋去了。

雪在皮鞋下面噓噓作響。巴沙金畢竟還是從老教堂那裏走了。他不忙於到什麼地方去，因此他也就不一點不想把路程縮短。

冰冷的夜晚，好像是故意地似的，特別明亮。殘垣頹壁映射出來的長長的，離奇古怪的暗影，總是幾乎可以觸摸得着似地，像障礙物一樣地，散佈在大路上。

巴沙金試問着根據這些被破壞的外貌回想從前都是什麼地方。這裏，似乎就是學校。而這一處

是市立銀行。再往前去就是從前教會學校的院牆，但它已被毀得片瓦無存了。

破毀的景象不由地使人涼起一陣不愉快的想法：此地之一切或幾乎一切都得要重新修建，甚至大部分已重新補修起來的大小房舍，歸根到底也不過是臨時用的，當正式開始恢復城市的時候，遲早是要把它們同那些廢墟一鼓腦兒剷掉的。

不用說，這裏邊是根本很少好的東西的，但是因殘垣廢墟引起的思想，可絲毫沒有破壞巴沙金所體驗到的那種幸福的內部心情。

一個原因是簡單的自私自利的感情，不顧一切地——不管戰爭也好，這幾年來在他的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也好——他，正是他而不是任何別的人，現在正在這個他度過了自己的童年與青春的城市的大街上還活着而且健康地前進着。

第二個原因是目前與卡加的會面。

但主要的原因却是他所知道的：他，他的家庭，他周圍一切的人們不管怎樣總是必須度過這個被毀的情況。

這種必要，不容分說是很困難的，但同時這些困難却不能消滅掉勝利的喜悅，也就是說不能消滅掉這樣一個感情——這個感情在戰爭過後已變成了在巴沙金心竅中，同時，最主要地也在他所從屬的那個民族的心竅中的一切感情裏邊最強烈的一個感情了。

「必須度過這個破毀局面，當然這是應該的，」他一邊順街走着，一邊想。一定要度過去，正好像現在他正穿過切斷了整個街道的殘垣頹壁的暗影一樣。

「但也曾有過一些時候，我所想的這個「戰後」的時間不是現在我所想的這種情形。意思是說不

『完全不一樣，但終究很多地方不一樣。』

是的，當然，曾有過這樣的時候：在四二年，四三年和四四年。

會有時他不假思索地認為，勝利之後即刻就會非常如意，非常順利。

但是，莫非說這個感覺只簡單地是他的愚蠢或輕浮嗎？

不是的，完全不是。它不過是當時在他心靈中一種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希望罷了。

現在，他在街上走着，非常清晰地憶起了在四四年的初春時候，很容易地渡過了普魯特河的上游之後，內心裏十分歡欣喜悅的一個傍晚的詳細情形。

下面就是整個這些年來，這樣或那樣地翻覆談論的一些詞句：

『到國境多遠啊！』

『到國境還有六百里！』

『今年就要打到國境去！』

『到國境剩了一百公里了！』

這些話到後來，也就如同國境本身一樣了。而雖然趕巧在三月下旬沒有發生劇烈的戰鬥而且在普魯特河上游的渡河又幾幾乎是整個戰爭以來之最容易的一次渡河，但是這一夜裏，在羅馬尼亞的一個小城鎮裏，在河西岸，一切集結在砲兵營部的人們，整夜裏都是在為剛剛完成了奮鬥的興奮鼓舞中度過的。地平線突然不尋常地擴展開來。已經不再有『到達』邊境和越過邊境『以後』之分了。有的祇是『以後』這個字，而且在這個『以後』的後邊展開着的是未來的，趨向着另外一個，不久之前還是個遙遙無期的『以後』——『戰爭以後』。

他們也還要到布達佩斯，還要到維也納，還要到柏林，然而在自己的思想裏他們却好像在用雙手撥開遮擋着道路的石條，穿過森林的障礙而前進着，而且在遼遠的一縷曙光裏他們看到的只是未來。而且這個未來曙光在這一晚上格外入勝的明亮，沒有沾污一點暗影，就如同沒有字的『光榮屬於烈士』的命令，或者如同鳴禮砲的時候，人們看不到燒得赤紅的砲筒及火藥的煤烟而只是看到紅，黃，綠色鮮艷奪目的引人入勝的火球一樣。

他們縱聲高歌地暢飲着上腦袋的莫爾達維亞的新葡萄酒，迅速而愉快地彼此在最匆忙和幸福的豫想上意見都一致起來，如果也有爭論的話，那麼就只是因為每個 在這一夜裏都願意擴大自己未來的幸福超過一切別人，因此彼此爭吵着。

米海也夫上校——參謀長，幾天過後在一次突然雙方開火時中流彈陣亡了——說，他同意在戰爭結束前三天的時候輕輕負一點傷，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在戰爭結束之日要躺在莫斯科的傷兵醫院裏並親自看到鳴禮砲。

伯里諾維赤——年輕的中尉，步兵團派來的聯絡軍官，戰前曾是瓦坦格夫劇院的演員，他敘述着他接到了莫斯科寄來的信，信上告訴他：他們那座被炸彈炸毀了的劇院於戰爭結束的時候將要重新修建。

『會完全煥然一新！建一所漂亮的大樓！比原來的要勝過百倍，』他興高彩烈地重複着。

巴沙金自己談論着關於斯摩林斯克的事情，在那時，照他現在回憶起來，使他耽心的只有一點：有沒有斯摩林斯克宮，喇嘛台，及其他名勝古蹟的確切的照片和繪畫。

『只要有這些的話，』他肯定地說，『一切都要重新照樣地修建起來，在兩三年內，甚至就在兩

年之內。」

誰都不反對他，因為誰都不想反對他。

當然，談的最多的是以後見面的事情。戰爭以後大家一定是要見面的。大家都彼此邀請去作客，誰都不問自己：這些會面能否會成？豫定這些會面的人們是否都會活着？如果他們還都活着，那麼他們彼此還記得不記得呢？命運允許他們會面不允許呢？一切似乎都不成問題了：人們都會活着——都會見面的，也都會記得的，也都會有工夫，大家為此都可以抽出時間，他們的生活也被描畫成爲連續不斷的節日一樣，爲了實現這些節日的開端只需要一件事——最後的一聲槍響。

現在巴沙金，除了米涵也夫的悲慘命運之外，這些人中間任何人的命運都不知道了，既不知他們都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他們的情況。於是一切當時的他們那種精神上的與高彩烈的情緒，結果，好像，都可以使他現在看來是很幼稚的……可以，但不是。

經過了將近三年的時間，他清楚地瞭解了在當時的自己和別人，也瞭解了當時他們心裏邊所發生的一切。他對待這件事並不難過，雖然似乎是，清醒地判斷的話，當時的感情大大地欺騙了他。但他不認爲這是受欺騙了。他只是認爲一些感情對他說在當時是自然的和合理的，也正如在另外的時候，如在現在，對他說自然的和合理的却是另外一些感情一樣。他既不把自己看作是受欺騙的，也不看作是悲觀失望的。

就單拿豫感把他引向前進及主要的豫感——勝利的豫感是幸福的與實現了的豫感來說，豫感在當時也是沒有欺騙他的。他本可在當天晚上就憶起明天還是戰鬪，後天也還是戰鬪的，而且就是這樣反正也破壞不了他的及別人的對未來幸福的感覺，這正如現在在他心靈中的對未來幸福的感覺並沒有因

爲理解到明天有戰鬪、後天還有戰鬪就被破壞了，而覺得，還應當恢復這些房舍，這些房舍的陰影，好像兒童們的練習簿一樣地，縱橫交錯地劃滿了整個街道。

他望着他周圍那被戰爭毀壞的顯然大物和那已重新建築起來的及正在建築着的比較起來還是小規模的東西，雖然如此，可是在他心中却體驗到恢復一切被破壞的東西的強有力的信念；也可恢復這座城市，也可恢復那些他來此時沿途經過的一切被焚毀光了的及被掃掉一半的車站及村鎮。

這個信心的依據首先是他自己，他自己的感情，而更大的——就是他在今天與昨天，在火車上及在莫斯科，在戰場上及在戰前所聽到的那些人們。這些人們同他自己（他也把他自己列入他們的數目裏邊）構成了最強有力的「我們」這個概念，這個概念乃是他走過了半個世界之後，除了在自己的本崗之外，任何地方都未曾遇到過的。

沒有什麼可說的，是的，這便構成了他驕傲的客觀基礎，他向另外一個世界的人們講出這種驕傲來的時候是毫無愧色的，何況，他從來都沒有感覺到祇有在我們這裏這才是可能的，但同時他却堅定不移地感覺到，別人也可能成爲這個「我們」的，祇是如果他們能和我們一樣地作事和生活的話。

他一邊在街上走着，一邊想着這件事，而整串的回憶都接踵而來，追隨着他，隨着他走過廢墟，走過磚瓦堆，走過新近才建築起來的三個窗戶的小房舍，走過窗子上掛着花紋布簾的長長一列木板夾鏽末的站房。……

八

……一九四三年德國人退走後的人烟渺絕了！空曠地帶。哥美爾以南被焚毀了村鎮，晚秋的清

雨。一切都被燒光了：民房，補修起來的建築物，倉房。殘留着的只是爐灶和煙囪，教堂的廢墟，和由兩堵未完全倒塌的石牆架成的一個高高的銳角。

溪水過去是一片未割刈的、鐵銹色的草地，草地上夾雜着白色的、赭紅色的及黑色的突起的丘陵——這乃是德國人用自動步槍打死的畜羣。

一個十五歲的牧童，赤着脚，俯伏地倒在自己的房子裏，確切些說是倒在一個爐灶旁。用一件舊女上衣蓋着他的頭和肩。巴沙金揭了揭女上衣便趕快照樣放下了。小孩的頭上命中了一槍，已被打得碎裂了。

他的母親，一位五十來歲的婦女，就在這時，淋着雨，在燒着爐灶。爐子上放着一口被打掉半個邊緣的鐵鍋；鐵鍋裏邊煮着洋芋。

母親身旁站着她的另外一個兒子——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沒有戴帽子，卷髮，半童年般的臉上帶着堅定不拔的神情。他剛才才向帶着自己的砲隊進村來的巴沙金請求過，叫把他帶走參加部隊，照他說，是參戰。巴沙金的砲兵營裏最近三天內傷亡特別重大，於是他便允許他參加了。

現在，兒子站在母親身旁，兩脚前後輪番地換着，在盤算着怎樣把這件事告訴母親。

可是母親，還在全然不知地給他煮着洋芋，坐在爐灶的旁邊，僅只是間或地回回頭並用着在自己可怕的悲痛中一種幾乎是冷淡無神的視鏡一次再一次地望着幼子的死屍。

『媽媽，』最後，大兒子下了決心說道，『我要走了。』

她默然不語。

『我參軍了，』他說。『再見吧，媽媽，您聽到我說了沒有？』

她抬起眼來。他不由地泥身顛抖了一下，在等待着流淚或者一種可怕的东西。但她祇是說道：「不要緊……吃點東西……馬上就煮好了，你來得及，來得及，」她重複着，既不驚奇，也不爭吵。接着便站起來，在圍裙裏摸索一下，解開一個小布包，從裏邊取出一塊潮濕的鹽塊，便扔了一撮到鍋裏去。

在另外一個爐灶旁邊，儘管天在下雨，團圍地圍坐着十五個男人——有老頭，有個拄着木拐杖的殘廢，有幾個十六歲的孩子，還有兩個從森林回來的游擊隊員；裏邊的一個，根據談話判斷，是這個集體農場的主席。

「我向你們建議，」他說，「第一步先靠着教堂的塔搭起一列木板房來。兩面牆有了，而在兩面牆上可以搭上擱過的舊木頭。把娘們和孩子們先弄到那裏住上，不然天就要冷起來了。那裏就以後你們再開始修房子，量着力幹。」

「你，費道爾·伊萬諾維赤，一切都要你領導的，」老頭中的一個說。

「頂多我可以幹兩天，」費道爾·伊萬諾維赤回答，「我要參加軍隊呢。」

「這也對，」老頭同意地說，「可是你的一隻手被打壞了啊。」

巴沙金看到，費道爾·伊萬諾維赤的一隻手真的是用一塊帶有白點點的黑色女頭巾包裹着，繫在脖子上。

「不要緊，會好的。應當去參軍。」費道爾·伊萬諾維赤說。

老頭又表示同意：

「當然應當。」

兒子跟前說：

「給你，你吃吧……」

九

驟然間巴沙金就想到四年前在意大利的情景來了。

一個清晨。前天他才因遣送我們的由德國逃往意大利來的戰俘回國而飛來巴利城（註）。他差不多從半夜裏就睡不着了，他現在，在早晨十點鐘的時候，站在海岸上的一個魚市旁邊，這裏的魚腥氣與海水及暖沙的氣息混在一起了，睡臥着的扁魚在鹽不掙地用尾巴敲打着木盆，意大利人彼此運笑帶罵地討價還價地作買賣。

但是海水在輪船下錨之後是平靜的。沿着整個海岸，就像均勻的黑色鑲邊一樣，滿是浮上來並被太陽晒得腐爛着的水草。

一個生有黑色長鬚鬚的老人，赤着腳，被腰抱到膝蓋以上，登在浸淫到水裏的石頭上，腳沒在水裏，在捕捉海蟹。

巴沙金站在海岸上，脫下軍帽，望着海水，清涼着那幾乎像是直接接在臉上撫撫着的舒暢的晨曦的溫暖。

註：在意大利出港，潛匿得里亞海門——譯者

昨天他作了長途的飛行，便疲勞了。

四個南斯拉夫人到他跟前來了：有兩個拄着拐杖，第三個——一隻手上繫着繃帶，第四個——頭上被繃帶包着。他們身穿着綠色的呢子制服，頭戴奇形怪狀的帽子，帽上帶着紅星。

這裏有南斯拉夫人，這並不使他感到驚奇。他知道在比利有個爲海峽設立傷兵醫院，裏邊住的全都是被我們的飛機（這裏是我們飛機的一個基地）從斯洛維尼亞和達爾馬西亞運來的游擊隊員。他很高興看到南斯拉夫人。他與他們見面還是第一次。

「祝你好，親愛的少校！」南斯拉夫人們說。

他回答：

「你們好！」

他便和他們握手。

最後一個開口他用左手握手的，是那個右手裝着繃帶的人。握手的時候便不帶任何雜音地講着俄國話。

「少校同志，可是您不記得我了嗎？」

巴沙金長時間地望著他，極力地想回憶起在什麼地方他可能見到過這個人，他想大概是個南斯拉夫共產黨員，在俄國住過很久的人。

「您講俄國話講得很好，」他沒有回答，這樣說。

「因爲我是俄國人，」那個人回答。「莫非您不記得我了？」

「不記得了。」

夫。』
『我於一九四一年時在您的砲兵連裏當過瞄準手。不記得了。在哈爾科夫附近。我同巴科舍也』

『是的，是的，好像是這樣的，』巴沙金遲疑地說着，雖然實際上他是不能夠想起這個人來。
一九四一年……從那時起他的部隊裏換過多少人啊，而且總共有過多少人啊……

『巴科舍也夫……』他再一次地試圖想着起來，他出聲地重複着。『巴科舍也夫……』

『在哈爾科夫的拖拉機工廠裏，』巴科舍也夫又說道。『在那裏還迫着我們炸毀了兩門大砲——沒有辦法運走。記得嗎？』

『記得，』巴沙金說道。

這件事他確實記得。兩門砲炸毀了，兩門砲拖出來了。那時而且過半的人陣亡了。

『您當時還受傷了，』巴科舍也夫說，『好像是在腳上。』

『不是，是手上，』巴沙金說。

『哼，驚嘆，我也已經記不清了。而我却受的傷很重。我被俘虜了。而現在——您看。』

巴科舍也夫指着自己的肩章——幾顆紅星和紅條。

『這表示什麼？』巴沙金問。

『南斯拉夫軍隊的尉官，』巴科舍也夫說。

『砲兵？』

『不是，在步兵裏。會帶一連人呢，當還沒有弄壞的時候，』他說時指着手。『大砲，我們暫時還少，還不够每個砲兵都有砲用。』

幾個南斯拉夫人理解地微笑着。

而巴科舍也夫却在敘述着他那簡直十分不平凡的經歷：他負了傷，人們把他收藏在一個鄉村裏，給他治療，到後來終究他又被德國人捉住了，他住過集中營（他至少提到了五六個德國的城市），偷逃（三次的脫獄），他在德勒茲金殺死了衛戍司令官的助手。

『從集中營逃跑出來，從窗子裏扒到他跟前，殺死他後便取下了他的手槍。』他說。

他在講這一切的時候都非常簡單。後來他仍然同樣簡單地敘述着他如何徒步地走過了德國，捷克斯拉夫和匈牙利。

『可是現在在這裏，就是說在南斯拉夫，也就快要兩年了。』他說着並用塞爾維亞語補充了幾個字。

『現在我向南斯拉夫人們解釋，你是我的首長，』他轉向巴沙金。『當過您的大砲瞄準手，而現在呢，却與他們一起作戰了。』

『我打仗打得如何？』他問南斯拉夫人。

『好！非常好！』南斯拉夫人熱情的說。

『他們說我打仗打得不錯，』巴科舍也夫翻譯着。

但巴沙金也正如此瞭解的，認為他，大概是仗打得不錯的。

『很快我們就回到山裏去，』巴科舍也夫說。『手就好了，我剛到這裏來時，這些山真把我折磨死了，我不是莫斯科人呢。我們那裏有什麼山呢，除了沃羅比也夫山和巴克拉那亞山以外。』

他微笑着，他在內心裏認為對自己的敘述已足够了，並認為結果這已經不是怎樣有趣的事了，於

是他便開始詳盡地詢問巴沙金關於他自己本人，關於砲兵連，關於團裏，以及關於這樣一件事：德國人說半個莫斯科已被焚燬完了，這話是不是真的？

『我想這是不會的，』他說着，却依然在耐心地望着巴沙金的臉，期待着回答。

然後，他們五個人都懸着兩腿，坐在緊靠水邊的堤岸上。這時巴科舍也夫，睜望着遠方，望着亞得里亞海的碧藍的海水，亞得里亞海的後邊是達爾馬提亞，達爾馬提亞過去便是哥羅提亞，哥羅提亞再過去是塞爾維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祇是在一個無邊無際的遠方，在普魯特河以東，那才是俄羅斯，於是他唱着：『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註）。於是那準備恹恹而出的眼淚便凝留在他的眼角上了。

而南斯拉夫人却高聲地隨聲唱起來。

『所有我們的歌子他們都會唱，』巴科舍也夫結束了唱歌，感動地說道。『戰爭以後您想住在什麼地方，少校同志？』

『住在斯摩林斯克。』

『而我是住在莫斯科，』巴科舍也夫幻想地說着。『相隔不遠。我想，我們是要見面的。』

他轉着身子，用那隻好手吞上了一撮透明的海水，帶着一種奇怪的神色望着它說道：

『美麗的海洋，碧藍的。我曾在集中營中見到過德國海——那裏的水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

十

再過了一年——是在紐約了。

戰爭結束了。這裏的一些人竟覺得戰爭結束很久了。巴沙金在第四十八道街上的一個小食堂裏吃午飯，一起三個人，巴沙金同兩個熟人：一個西班牙建築師和他的妻子。小食堂裏價錢很便宜，而菜飯却味道很好——這裏是西班牙和墨西哥的菜餚。小食堂的主東是個流亡的西班牙人。

巴沙金的熟人及其妻子——也是流亡者。巴沙金是在數月以前在一個俄文書店裏同他們相識的。在西班牙國內戰爭的時候，建築師曾在共和軍中指揮一個旅。妻子在衛生部工作。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他們越過了法國的邊界，被弄到集中營裏，逃獄出來，弄架弄去，跑到這裏來了。戰爭期間，建築師在一個軍用工場中擔任過繪圖師。現在他——是個失業者。可是他的妻子，幸而學會了用草繕編織女人用的小提包；這在現在是很時髦的。她是給一個小商店裏編織的，就這樣維持着自己和丈夫的生活。他們現在三個人一起坐在食堂裏，食堂裏抽煙抽得厲害，噴霧亂雜，各個角落裏都感是諷着西班牙語。

「味道不錯，對不對？」建築師問。

他們三個人都是吃的西班牙菜餚——油炒西班牙大米飯，裏邊放有成塊的雞肉及大量的胡椒和其他香料。

「是的，味道不錯，」巴沙金說。「但我還是第一次嚐這個菜不是在此地而是在西班牙的話那會更好。」

建築師的妻子作着不自主的驚悸不安的動作。巴沙金了解到他觸到了痛處，也了解到底好還是不觸動人家的痛處。

但是建築師見到了妻子的動作之後，便說道：

『是的，是的，您說的對。一切事情，從瑣屑小事開始，最好都是在自己的祖國裏。』
他請巴沙金來是特意招待他一頓西班牙午餐的，但是現在整個這頓午餐對他說突然間變得沒有味道了，於是他推開菜碟子，仰靠在椅子裏，憂慮地說道：

『下一個月裏我們想到法國去。暫時只要靠西班牙國境近一些就好。您夏天裏在巴黎待過。您在那裏沒有碰到我們的人嗎？』

『碰見過一兩次，』巴沙金回答。

談話是用俄文進行的。建築師夫婦俄國話講的不好，但很用心。他們是在戰爭期間學會的，當時馬德里有很多俄國人。

『這些年來總是努力地不把它忘掉，』建築師的妻子說。『俄文——這是未來社會的文字。』

『有些人為此爭論不休，』巴沙金說。

『當然啦，』建築師同意地說，『人們是用各種觀點看明日的，但對於具有我們的觀點的人說，則在未來將屬於誰這個問題上是沒有第二個意見的。』

在他的聲音裏有一種剛強的金屬韻調。

『我們的兒子別貝也在學。』

『學的怎樣？』

『讀書的能力已比我們強了，但講話不如我們。』

『我在自己前生活中碰到的第一個俄國人，』建築師說，『便是我那個旅裏邊的軍事顧問。』
於是他提到一個巴沙金不知道姓名的，但由於情況的偶然巧合，巴沙金對現在談論的那個人却知

還得很清楚，而那個人在兩年以前也會在前綫上向他講過關於旅長——西班牙人建築師的事情。

『大概，在整個這次戰爭中他都在打仗了，』建築師說。『我，可惜，不知道他的真正姓名，但是，沒有問題，他是總在打仗了。他不是在這次戰爭中不參加打仗的那號人。』

『當然的，』巴沙金表示同意。

『大概，他現在已是將軍了，』建築師說。

『大概，』巴沙金說着便回憶起那位光頭的，胖胖的快樂將軍——師長，他在四三年時曾經因為在這位將軍那裏作連絡軍官住過兩晝夜。夜裏，渡河歸來後着了涼的，全身濕透了的將軍，換上了乾襪衣，便把參謀長和不知爲什麼使他喜歡的巴沙金請到桌旁來。由於着涼的關係他喝了一杯帶胡椒麵的伏特加酒，長時間地敘述着西班牙的事情，而以後他就叫通訊員從包包裏取出兩個西班牙的留聲機片子，便默默地聽着唱，每個片子都是聽幾次，聽的時候，他在深思熟慮，憂鬱地把兩隻胖胖的手臂支在桌子上，把頭放在上邊。

巴沙金非常想給建築師講述這件事，但是他却控制着自己，沒有作聲。

『大概，現在是更胖得厲害了，和我似的，』建築師說。

『大概，』巴沙金微笑之後，同意地說，並眼望着建築師。

在這個小個兒的，胖胖的人身上，長着一輪快活的圓臉，留着兩級細細的，猶如描繪長的鬍鬚。找不到任何軍人尙武的京西使人可以想到他的過去。

『假如逃出集中營後，不是逃來此地而是到了您們那裏的話，』似乎在回答巴沙金所想的念頭是的，建築師講着，『我一定曾參加這次戰爭的。就在這事也是想參加的，但是……』

『沒有叫他參加軍隊，』妻子打斷他，插嘴道。『我們這樣的人，在此地人家並不太喜歡。』

『可是您喜歡不喜歡紐約的建築？』建築師變換了話題，說道。

『一般地說，與其說不喜歡，勿寧說是喜歡，』巴沙金說。『在摩天樓的建築上有一些雄偉壯麗的東西。』

『是的，有好建築，』建築師說，『也有出色的建築技術。固然，我在此地沒有能够按照自己的專長工作，但我看到了他們在如何建築。』

建築師把自己的手摺放在巴沙金的手上，望着他的眼睛。

『沒有什麼，你們這會建築遠比這些更多的東西，』他說。『你們還會建設出色的新城市，在這方面我一分鐘都沒有懷疑過。』

『被毀壞的可是非常不少呢，』巴沙金說。『暫時主要地只能想如何恢復。』

『還有什麼，這僅祇是暫時的，』建築師說。『你們還會建設出色的新城市的，』他重複着，特別強調『你們』兩個字。『你們，』他重複着。『全世界也還都要向你們學習這些東西呢。』

巴沙金也明白，他不是簡單地想講些使他，巴沙金，高興的話，而是說出自己所具有的信念的象徵，自己所具有的希望。

『我去年在此地遇到你們的一個同志。他向我狠狠地把你們的建築罵了一頓。我不知道，也許他罵的對。雖然我不那樣認為。但是我沒有能够和他爭辯，因為我沒有見到。我只是告訴他說，即令他罵的對——發愁也是可笑的。你們只不過是還沒有時間而已。拯救了世界的人們是會給自己建設起在世界上最好的房子的。在這問題上懷疑是可笑的。』

『我非常地喜歡您，』長時間地靜默過後，建築師望着巴沙金的眼睛說道。
 巴沙金也明白：這不是對着他說的，確切些說，也就是把他作為那個偉大的『你們』的一部份而對着他說的；這個人真正是忘我地喜歡這個偉大的『我們』，不僅止是把它作為別人現已存在的東西，而也作為對自己之未來的信念。

『我非常地喜歡您，』建築師重複着，『非常喜歡。』

十一

沉浸在回憶中的巴沙金。陷在姐姐事先警告他不要走的那個戰壕裏了。戰壕被沒膝的積雪蓋着。戰壕的一部分，在十字街角上橫貫大街的一部分，已經填埋起來，現在只留下一道不平的，橫貫街道的，冰凍着的土稜稜。但戰壕的另一部分，在十字街通往一條甯靜的那一部分，却還沒有來得及填埋，只是在雪天裏戰壕的黑暗的曲繞顯得非常清楚，使他回憶起回纔來，他在前線上時曾一動不動地在這樣一些地方一直駐過差不多五個月。

巴沙金從戰壕裏拔出腳來，便從容不迫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要把那個建築師弄到這裏來麼，』巴沙金想到。『可是，他在這裏會不會弄得張惶失措起來呢？多麼美妙的想像：『一切你們都可能辦到，一切你們都能建設起來。』而突然間——在戰爭後的第二年，在城市的中央，還有戰壕。不會的，大概他不會張惶失措的，』他同情地想道。『他不是個輕舉妄動的人，是個有真正信仰的人。哼，要是張惶失措的話，那就讓他去罷，這樣的人我們也不需要……』

『我們需要，我們不需要。對每個人都總是評判評判，這又是個什麼習慣呀？』

『而又好像也不是個習慣……是一種要求。是一種真正正正的要求。也很難以另外的樣子去想像現實的生活。而在外國人們都還想在這方面要什麼陰謀詭計呢。』

他想起了一年前一個美國力學工程師詳盡地審問他的情況：

『您認為怎樣？你們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恢復全部被毀壞了的電氣化經濟及一切發電站嗎？比如說，德華泊水電站？』

『我們覺得我們是能够的，』巴沙金回答。

『不是的，我是問您個人覺得怎樣呢？』工程師緊逼着問。

這美國人一定要叫巴沙金先生有他自己的與眾不同的個人意見；叫斯大林認為不要外國幫助可以恢復德華泊水電站，叫國家計劃局這樣的認為，叫四萬個德華泊水電站的建築者這樣地認為，而叫他們，巴沙金先生個人，相反地認為這是不對的，並須邀請古克和斯密特（註）先生來幫忙。

對這位工程師來說，在『我們』這個名詞裏邊，個體是不存在的。而對巴沙金來說，『我們』這個名詞，說不定是在一切名詞中最包括『個體』的一個；他自己同着他個人的命運，德華泊水電站，水電站的建設者們，斯大林，以及國家計劃局都包括在與這個名詞聯繫着的概念以內。

巴沙金憶起了在談話結束時他曾告訴這個工程師說過，他，巴沙金個人，不準備向任何人出賣如社會主義這樣偉大莊嚴的企業中的自己個人的任何一張股票。

註：華國最普通的名，好像中國的張三李四一樣——譯者

『可是你們有個人的股票嗎？』美國人馬上神采煥發地問道。

巴沙金定睛地望了望他，感到十分沒有辦法地盤了一下手就把話岔到別的問題上去了。

『面的確，我們這裏也就是個最偉大莊嚴的企業，』現在他高興地想道，『簡直是最偉大莊嚴不過了！而我們自己——也一貫是奇怪的股票持有人：艱難的時日我們不去提股金，而在順利的年月我們也不怕人們偷掉我們的紅利。』

他不知不覺地走近車站來了。站房的窗子裏照射着明亮的燈光；站房的外貌，說它像車站還勿寧說它像民宅，而裏邊却是如此明亮的燈光，因此便使他覺得，那裏，牆的裏邊，現在大概是非常快樂，非常熱鬧。

門裏邊，好像擦了一根火柴似的，一道細細的光線在站台上閃了一閃，一個穿着鐵路員工大衣，戴着雙耳帽的鐵路職員走了出來。

『斯摩林斯克來的車不會誤點吧？』巴沙金抓着門的把手問道，問時忍耐不住地跺着凍得發僵的兩隻腳。

『遲到一個鐘頭，』鐵路職員淡淡地說過之後便沿着站台走去。

巴沙金用手套攥了趟皮鞋上的雪，生氣地把門闌上之後便走進了烟氣騰騰的候車室。

十二

這時，卡加坐的那已經誤點一個鐘頭的郵車，快駛近普哈沃了。卡加坐在窗口，擠在個角角裏，剛剛上車之後稍稍打了個盹，現在就無論怎樣也不能睡着了。

雖然她有與巴沙金不同的另外的原因，但是現在這些一個鐘頭的誤點同樣也使她焦心了。她盤算着在早晨上班之前一定要看看小葛黎沙。

他通常醒的很早，七點鐘的時候，在她去上班以前二十分鐘或二十五分鐘他就要醒的。但是當晚上淘氣淘得厲害的時候，他在自己通常的時間就醒不了，她等待不了便惹起事，悄悄地在她耳朵上撓一撓，以便使他在她走以前終究還是當着她醒來。

葛黎沙令人發笑地翻來覆去地鬧起來，長時間拚命地搓着耳朵，最後終於醒來，問隨着兩隻眼睛，似乎自己也奇怪起來，爲什麼他突然鬧說醒了呢。

當然，這是一種對葛黎沙的小小背叛行爲，但是她不能夠等待下去。到早晨的時候，屋子裏凍得厲害，但葛黎沙在睡夢中却是非常暖和而舒適的，這時他就玩點小花頭，爲了想拖長一下被完全喚醒的時間，便緊緊地用兩隻手摟住她的脖子，把熱烘烘的鼻子捺在她的臉上，愛撫而撒嬌地哼唧着。

應當說，他一般的是狡詐的，就在他那與父親的眼睛非常相似的一對碧藍色的眼睛裏，在卡加看來，也因燃着同樣的令人喜愛的狡詐，正如她所喜愛的葛黎沙的父親的眼睛裏那種狡詐一樣。

現在卡加已經明白，她今天早晨是看不到葛黎沙了。她担任外科護士的鐵路醫院在車站旁邊，要十分鐘才能走到，而家却是在相反的方向，要半點鐘才能走到。如果她在五點鐘來到的話，她還可來得及跑回家看看。現在，火車已經遲誤了一個鐘頭的時候，這便已經不行了。

接到紐約來的電報之後的最近幾星期以來她所處的那種驚悸不安的心緒，使得她提前一天離開斯摩林斯克，甚至還事先就在家裏答應一定這樣作，因爲巴沙金在紐約打電報通知，說他明天從美國啓航。

分手似乎是那麼長久，相隨是那麼遲延，而巴沙金啓程回國的消息是那樣的靠不住——最近半年來接到了三封信，每封信上都寫着『就要啓程了』——使得她已不再去想像，認爲他的會今天或明天能回來。他覺得他還要在路上走很長的時間，並且最好是不想這件事，因爲當她一想起來時，她的心房就停止活動了，接着又怕人地跳蕩起來，兩手也冰冷的厲害，使她真想把它們擦擦，好像手指被浸着『的爾』酒精的藥棉擦濕了一樣。

然而在同一種豫感的聲音也向她呼喚着。昨天晚上她已最後決定在斯摩林斯克再停留一天並到劇院去看劇去，可是在最後的一霎那，却突然間，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改變了主意，把戲票換了人，奔向車站來了。

火車上擠得滿滿的。真的，她的運氣不壞：在下舖上同她坐在一起的走她認識的一個也是因索代表會議往回走的雅茲烏的醫生，和一個不熟識却很親切的老人。火車剛一開動，他們便都回過頭上靠了靠，使她得以擠出個空位來。把兩腿隨着坐凳伸在他們背後。他們呢，當她睡覺的時候，忍耐地坐在凳子的邊緣上，兩肘支在膝蓋上，間或交談幾句，接連不斷地吸着烟，在吸烟以前問她可以不可以的時候，聲音裏是那樣的悲傷，致使她情不自禁地說了一句：『看上帝的面吧。』

現在，當卡加醒來的時候，她望着窗戶，窗外除了單調地從前面向後飛馳着的一色的黑暗之外，是什麼也看不見的。黑暗之所以滿人意的，是它不妨礙你去想。

黑暗頗像一塊巨大的石板，可以在上面任意地寫上，拭去，再寫上再拭去，而它却總是那個樣子，不管你怎樣去看它也好。

火車裏又潮又冷。卡加感到自慰的是她穿得很暖和：穿着自己那件陳舊的戰士短皮衣，戴着雙耳

朝，腳上穿着打包頭的毡靴。毡靴很漂亮，但又小又瘦；當她沉入深思忘掉腳趾的時候，腳趾尖很快就凍硬了。

起初，卡加爲了縮短時間，便閉住眼睛，想像着她同丈夫會面的情景，他坐哪一輛車來，是早上到還是晚上到，她是否在家，也許他碰不到她又去醫院找她。也許他乘早車到，到家的時候，她正在要穿衣服準備去工作，而且她會說她須要去工作，可是他卻說：『糊塗』。他有『糊塗』這樣一個口頭語，是當他密縫着一隻眼睛，像望小女孩一樣望着她的時候講的，而她在這樣的日光下面便感到自己已是無能爲力的了，受他支配的了。也許他是乘晚車來，並且一切都非常如意：她正好在家，媽媽還沒有從學校裏回來，而葛黎沙就要睡覺了，於是就會僅僅是他們倆。

她試圖着想像他的面龐，碧藍色的帶笑的眼睛，上嘴唇上刺人的麥芒似的短鬚，以及當他向她講那些不常講的，字數不多的，非常簡截的恩愛字句時在這個臉上透露的特別靚靚的表情。

他不喜歡撰想詞句或者把它們變換花樣，也就在這裏說明着他的靈魂的固定性。他對她講『我的愛情，我的親愛的卡加』，有時也講『老婆』。這是當他很久沒有見到她而心裏忐忑不安的時候——通常是在戰鬥之後。——『喂，怎樣，老婆？你怎樣啊，老婆？』

說真的，這就幾乎是他向她講的全部撫愛的話。而再多也不必說了，起碼對她是不需要了。

『他現在是個什麼樣呢？鬍子，大概是刮掉了。是的，他寫信說把鬍子刮掉了。大概現在在他的臉上那種愉快的磚色的鰲黑光澤已經沒有了，那種光澤是他在前綫的時候不論冬天或夏天都是始終一樣的，與其說它是太陽晒的，勿寧說它是風吹的。』

『當然在他的臉上也有些東西使他不知不覺的老了一些的，——到底差不多三年了。而她一下子

便可以看得出來——是道新的綉紋，一道，兩道，大概主要是在眼角上，因為他常常密逢眼。」

「而要是她回到家來，又第四次地在家裏見到一封信，說他又逗留住了呢？」

她由於這個念頭竟至顫抖起來，甦醒過來時，感覺到腳又凍了，於是拚命地把腳趾活動了幾分鐘。後來她討厭這樣弄了，便很快地把自己的靴子掉，盤腿坐在凳子上，把腳壓在身軀下邊，緊緊地用短皮衣把自己緊緊地包起來。

她疲於再想未來的相會了，確切些說，她不願意現在更多地去想它了。

她的思想也順從地回溯到已往，回溯到他們接近的開始的時日，當時她已經知道愛他了，但她懷疑他的感情，並且由於他那撫愛地向她親暱的發笑的眼睛和他那乾巴巴的、她覺得甚至如電氣刺刀一樣震動的聲音——這是他當她在場的時候却對她絲毫都不注意地給別人下達命令時的聲音——所形成的相互矛盾的印象，弄得她摸不着頭緒。

她是像一個姑娘那樣地愛了他的，幾乎是從一見傾心的時候，幾乎是在這種良遇的思想的第一個活動的時候，雖然當時在她的背後已經有過了七年的婦人的，全然不輕鬆也不簡單的生活。

十三

卡加的第一個丈夫叫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維赤。雖然他的年齡已接近四十了，而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簡單地叫他米沙。不過，朋友他是沒有的，有的只是熟人。很多熟人。不管什麼時候，凡是她同丈夫一起到過的地方，她都看到並聽到他總是和成羣結夥的人們寒暄，交談。在她出嫁後的頭一年裏，他們常常在一起，大多數的場合是有跳舞的地方去，如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維赤所說，是看一

看喜歡的人們。他認爲自己所喜歡的人，主要地是那些嗜愛藝術的人——作家，而尤其是演員、影星、舞蹈家、歌手。

他說他喜歡藝術家，而卡加起初感到奇怪的是他有這樣一個愛好而却又很少讀書，不喜歡音樂，而且除了有他『喜歡的』那些人參加的盛大娛樂晚會之外他是從不進劇院的。到後來她明白了：他既不喜歡藝術，而尤其不喜歡藝術家，而只不過他是高興與他們相識而已。在他的眼睛裏，這樣便提高了他的身份並使他的生活弄得，照他看來，更有趣味一些。

發生這樣的情形，似乎主要是因爲，在他的概念裏真正生活的開始只是在他下工回家以後。工作從來不是他生活的主要內容，它僅止是必須的，是生存手段而已。他甚至不把工作叫作工作，他而管作『位置』，在回憶着自己的生活的時候，他談着自己自情，當有一年他的位置很不好，後來他找到了個好位置，而以後這個位置原來又不像他起初所預想的那樣如實了。

到卡加結婚的時候，他得到好位置已經兩年了：他領導一個巨大的，規模可觀的莫斯科的一個機關。但是設實在的，機關的規模使他感到興趣只是因爲這個規模確定着他個人私生活的規模；他有一所住宅，一輛汽車，及一切合法權利（只是要合法的）——他在這方面是非常計較的）去取得一切不大的但舒適的生活待遇，如到避暑勝地去的證件或者參加娛樂晚會的免票。

手下的人們不喜歡他而只很討厭他。他有一種個性，妨礙一切同他一起的人們，只願自己的工作，而且因爲總只是在消磨自己的工作時間，這就情不自禁地使周圍的人們喪失了熱情。在這裏邊有一種舊的，官僚的東西，這乃是大多數人已經忘掉而且使他們內心裏覺得氣憤的東西。

儘管有這些情況，但他不是愚蠢的，他行爲檢點，辦事仔細，於是在他身上感覺到有些不大對勁兒

的他那些首長們，當時也幾從沒有掌握過具體的理由去責備他或撤掉他的職務。

當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維赤在建築學院畢業的時候，考得不好也不壞——中等。但他不願到省裏去，便留在莫斯科，找了個不是他專長的工作。可是，逐漸地不是專長的工作變成了他的專長了。建築上的專長變成了僅僅是遙遠的回憶，因此他在談話中就把自己列入了藝術人物之林。

總而言之，他是那些逐年減少着的一流人物中間的一個，對這些人說，工作——是不可逃避的和枯燥無味的義務，而休息和娛樂——才是生活的真正目的。然而爲了不把這一點講出口來他是非常聰明的，而甚至還輕輕地譏諷着自己的輕浮和自己的喜愛廣交遊，並且一般地說總是譏諷着自己的全部生活方式。但是在心靈的最深處他是百分之百地贊成自己的，但由於休息的時間和娛樂的機會在他來說終究是有限制的，他便認爲自己不如人了，雖然，當你要問一問他的話，他不能回答得出：什麼不如人，不如誰以及爲什麼不如人。

在熟人當中他享有一種所謂闊綽少年和急公好義的名譽，而因爲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對他來說是那些對他的自尊心進行阿諛逢迎取得他歡心的熟人當中夫周轉，那麼一個在日常生活瑣事上事事皆通樣樣都能的人所有的那種聲譽，那種能幫助他交遊結識並能保持這些交遊關係的聲譽，就特別適合他的心理，於是他便儘力地保存着它，準備着有時爲了它而給自己找麻煩。

他對自己之存午飯以後——或者如果他在工作中稍有滯留的話，那就是在晚飯以後——開始的生活，以譏諷的口吻稱之爲『葷雜埃生活』，徒勞無益地掩蓋着在這句話後面對他個人說，所存在着的真理。

而總起來說，這乃是個自私自利，腹內空虛和感情貧乏的人，是個活到三十九歲了但除了自己之

外還沒有真正愛過任何人和任何東西的一個人，是個處世圓滑，不論在工作上或生活中從來還沒有次認真地鑽研過什麼東西的人。

卡加遇到他是在一九三六年，當時他是實踐其五年前的諾言，終於在夏天裏，抽兩星期的時間，回家省視他的年邁蒼蒼的父母來了。他父親是個老鐵路員工，一段路的工程師，與卡加父親是同事——卡加的父親也是個鐵路員工，是同一段路的運轉員。但與其說是老朋友，勿寧說是卡加的父親的玩『普勒法郎司牌』（註）的對手。

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維亦來到父母跟前以後，因為寂寞無聊，便捲入到自己的父親一夥裏來，同父親一起到卡加父親這裏玩『普勒法郎司牌』來了。不算他，玩牌的已經有四家了，但人們把他作為京都來的貴客，便忍心地讓他來玩。他漫不經心地玩了點把鐘，在休息的時候，便瞞望着卡加——她在那天晚上坐在家裏沒有出去，於是他就多多少少帶些嘲笑但却親切地，照她當時的感覺，詢問着她當時生活得怎樣和怎樣地消磨時間。後來他玩得厭倦了，於是便迎合着莊嚴正經地玩牌的老頭們的心意，把自己的牌轉交給了他們的經常在一起玩的對手，而自己便坐在窗前同卡加閒談起來。

她便這樣同他認識了。

過了兩個星期他與她結了婚，便把她帶到莫斯科去了。關於這一切怎樣發生的，她以後任何時候都不能給自己徹底的總結一下。

最恰切地說，這事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她當時還完全是個小女孩子，一個月以前才從學校畢業。保

註：是一種類似五百分的更複雜的撲克牌玩法——譯者

驚？不，一點也不傻，而只是無比的單純坦白和相信別人，熱狂地幻想着莫斯科，幻想着大學，幻想着對一個不平凡人物的不平凡的愛情。他當時很漂亮，善於表示得叫人看來很聰明而且甚至很不得了，善於做出樣子，裝得他比在實際上愛她的程度愛得更深一些，他覺得這樣作既不愚蠢，又不困難。對卡加說這事正發生在她的生活中的感情勝過理智那個時刻，而她的心情由於希望愛情是那樣緊張而又爲了愛情是那樣的赤裸直率，以致使她在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維亦向他所談吐的那個感情面前，便表現得如小孩子一樣的不能自持了，儘管她有天生的理智，儘管父親不滿及自己本身那種突然間莫明究竟地和驚悸不安地闖進心房來的含混不清的預感，她却即刻相信了這個感情。

如果在那個時刻，在她的生活途徑上遇到一個好人，一個真正愛她的人，大概她的生活定會成爲另外一個樣子……

但是情況是另外的樣子，過兩星期後她一個人（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維亦上班去了）一天早晨坐在莫斯科德維爾大街上他那間小小的，不久以前還是獨身漢的住宅裏，望着那些不熟識的東西：電力留聲機，帶書厨的大沙發椅，低矮的茶機，大大的安樂椅，便無緣無故地，孤單地，由於一種不明不白的壓在心頭的悲傷而哭了，儘管一切都似乎很好……

十四

219

至於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維亦爲什麼和如何同卡加結婚，以及他後來怎樣同她生活的，在這裏也同樣地立即表現出了所有他的三個主要品質——自私自利，腹內空虛，感情貧乏。

他，與其說是一個聰明人的感覺，勿寧說是一個世故的男子的感覺猜中了，在這個少女的靈

魂裏有着高尚的願望，想使一個人的生活變得美好，想從她自己豐富的靈魂中把她所得不到的幸福傾注到這個生活中去。猜中了這一點便自私自利地想要自己嚐受這個自我犧牲的愛情之可以取樂的各個方面，雖然，實質上，他余然是不缺少這個愛情的。

他在追求愛情的問題上是悲慘的，常譏諷自己，他並不掩飾他在生活中愛過很多人，但沒有一次成功，這也不對勁那也不對勁，而且他已經再不相信能夠有真正幸福了。

總而言之，他所講的只是那些準確無誤地毒化着純潔靈魂的詞句，這些詞句貫注在她身上一種希望，這個希望很快地就變成一種信心，相信正是她而且祇有她負有使命去挽救與安慰這枚一個善良的而且在她未出現之前是不幸的人，並使他幸福。

他就這樣回卡加，「露長之女」(註)——他這樣開玩笑地稱呼她——結了婚。在這之前，他是相當清醒冷靜地自己與自己討論過這個決定的。他當時已是三十九歲，照他的說法，青春就要完結。在獨身生活中他開始感到一些他從前幾乎沒有注意到的不舒適與不方便了。促使他這樣感觸的還有一種簡直是空洞的想像：你看，大家都結婚了，不管什麼時候他也是應當結婚的。對此起有作用的還有一種殘酷無情的想法，認為這個從省裏來的姑娘，這個作為一個丈夫說使他非常喜歡——雖然他也知道這是不會維持長久的——姑娘，將會是一個溫存賢慧的妻子，她將把家庭之樂的溫暖帶到他的生活中來，同時她又不會而且不敢妨礙在過一些時候之後他的某些獨身習慣的再現；她不會是因為年青與不懂得生活，她之不敢是因為他在靈魂的深處認為他本身就是財與她的不尋常的幸福。

註：「露長之女」——習希金的小說，描寫露長之女和一個偶然邂逅的客人私奔的故事——譯者

結果一切都不如此。起初她很快地就有了小孩。他並不怎樣想有孩子，但在第一次便遇到了卡加的堅決無情的反對之後，便沒敢禁止她有小孩。

後來，她到醫學院學習去了，於是她便不再是孤零零的，一切都唯他之命是從的人了——而他是願意那樣的。他也同樣地不敢妨礙這個。而以後的生活便完全不容洽了，也不像他所理想的那樣。而他在同朋友們談話時也已經習慣了嘲笑地談論自己，說自己是不幸的一流丈夫之中的犧牲品，用譏諷掩飾着其日益增長着的對下面一件事情的忿怒：他毀壞了另外一個人的生活，而自己並不是完全沒有受到好處，而且他也同樣地就得將本身的生活不得不作若干的改變。

至於談到卡加，那處在兩年的過程中她是完全了解了自己的丈夫，而且了解得連比他這方面所願意的要深潤的多。

她知道了他之在社會上所取得的優才可風，親切動人，愈公好說與空適慷慨的名譽之諮詢的一面都是什麼東西。

她知道了：不管什麼時候，不管爲了什麼，他是從來不給人們勞勞的，與人們相識或人們對他的感激不是構成他的虛榮心的因素。

她知道了：關於酒在他那縫製得很漂亮的禮服上的一個酒斑，他在交際場中曾說這是『不算什麼』，她却要在第二天早晨把它洗掉，而他會吹毛求疵地把衣服置於陽光之下去觀察，並帶有內心裏的惡狠說她一點好事情也作不成。

她知道了他在當衆人之前給與茶役和看守衣櫃的人的慷慨的茶資之價值，因爲同時他在一切家庭開支上是非常慳吝的，並且不憚煩地戴着眼鏡（他祇是在家裏才戴眼鏡），用仔細認真的筆劃圈點

着開支的賬目並把它與原來計劃好的開支相對照。

她到第四年的時候請到了，他在家裏之特別吝嗇起來是與他的經常的外遇有聯繫的，因為他喜歡到處地追求女人，為此是需要金錢的。

爲什麼在所有這些情況下她不離開他呢？她多次地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但每次回答它的時候都是遲疑不決的，一方面責備自己，一方面她同時也瞭解自己。

她在這樣一個對她說很困難的生活裏並沒有忘掉自己的職責。她，如同她所願意的，生了女兒，她爲撫養女兒花費的時間遠較丈夫所希望的爲多。當她願意去學習的時候她就去學習，她想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

他明白了她已猜到他在愛情上的叛變，但是她的行爲帶有那樣一種靜默的尊嚴和內心裏去說出口來的威脅，使他沒有敢過於頻繁與過於直率地背叛她，並且也不敢當衆把卡加置於不三不四的境况下邊，因爲耽心她的忿怒的爆發，這個爆發越時間久了不發生的話，他知道，那它對他的威脅就越厲害。

卡加感覺自己完全是一種同另外一種人們來往的人：同自己的孩子，同學校裏的同學們，同自己的熟人們（她的熟人與丈夫的熟人比起來完全是另外的一些人）。她不認爲自己是不幸的，也不認爲自己的生活是不順利的，但在她的生活中那與丈夫聯繫着的一部分上說，那她是永遠不幸的，她覺悟到這一點而且很少寄與改善的希望。

也許，如果這不是她第一次戀愛的話，如果她在自己與生活中嚐到了另外一種感情和另外一種關係的話，那麼這種自然而然的比較，會顯出他們的共同生活簡直是不能忍耐的。

也許，如果他們不是這樣快地生了個女兒，他對這個女兒一般地說是不錯的而且是關切的——雖然主要地畢竟不過是如同對待一個可愛和有趣的玩具一樣，不是這樣的話，她會更簡截了當地同他離開的。

也許，最後，如果在她的生活中碰到了另外一個人，這個人為她愛上了的話，這一切情況，結果都會以離婚而結束的。

而她就這樣地悶在心中，對在自己生活的這個不幸的方面不再存任何希望，努力地學習，把全部的課外時間去關照女兒，想念着大學畢業及自己日後的前途的時候，也許就完全不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包括在這個前途裏去，似乎這個家庭生活沒有存在過，或者最好不去想它。

也許，在這裏起着它的作用的還有這樣一種情況，就是她孤單地度過了童年和青春：母親在生下她來之後便去世了，父親逐年地變成了一個老饕夫，在通常的『家庭』這個名詞的理解上來說，他已經對家庭十分生疏了，有時只是在瑣碎問題上放縱着女兒，甚至他的撫愛，當她開始成年的時候她都覺得只不過是一種淡漠的習慣。

積蓄在她那少年的靈魂中的一切溫柔 and 對幸福的信念，都在她出嫁後的第一年裏傾注到一塊不結果的貧瘠不毛的土地上並凝結在這上面了，就像熄滅了的火層岩一樣，而且有時她想像着，她的出嫁——便是她終身的十字架，她的心房枯竭了，已經不能夠而且將永遠不能夠愛了。

一般地說，雖然一切都是向這樣一個方向前進着，即他們應當離婚，但他們却終究不知為什麼並沒有離婚，如果不是戰爭的話——這個戰爭將那些似乎是凝固了的人們的命運震撼得實在太多了，說不定她的這一婚後生活還會拖長一些時候的，雖然，最近一年在卡加說已經不是從前那樣恭順的時期

而是瘋狂絕望的時期了，這時好像她說着說着就要用一股憤怒的力量把這一切，如同綑縛在拳頭上的一根繩索一樣，一下子掙斷它似的。

十五

戰爭開始的幾個月裏，卡加留在自己的醫學院裏，祇是沒有聽課，而開始作了外科護士，因為在醫學院院址設立了一個傷兵醫院——當時在莫斯科這樣的醫院是很多的。

在七月初，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維赤一連幾天都在講着他要去參加民兵，但後來有一次他回到家來，說是在他們這一區裏民兵已經編制好了，說是他之所以沒有同大家一起去，結果只是因為，當需要的時候，會在軍隊裏給他找到一個更有益的而且更適合他的能力與才幹的工作。

那時卡加還未曾想到他是個胆怯鬼。在她看來，他講這些話時是懇切的，何況，她很清楚地知道，他對自己的能力估計是很高的。

至於他不過是個胆怯鬼一層，她是在十月中旬知道的。當時德寇向莫斯科猛撲，那些可以而且應當撤走的人們，在激蕩不安地從莫斯科撤離着，所有車站廣場及通往車站的馬路上都被人們擠得滿滿的了。

這些人中間也有些這樣的人：他們撤走的時候，既不應該，又沒有得到命令。如她後來所獲悉的，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維赤也就屬於這種人。

他在晚上八點鐘時給她打來電話，當時她剛才從醫院回來，他是用一個什麼地方的公共電話（註一）講話的，他的聲音勉強可以聽到，斷斷續續地講着，說是他們今天晚上應當撤走，說是他的機關

要撤退，而且她要帶着女兒和一個皮包於夜裏一點鐘時到達車站：他要在車站的一個人口處等她，那裏寫有『遠行列車』字樣。他非常慌張，丟詞漏字地，在電話機裏粗聲地喘着氣，而當她還未來得及問他火車從那個車站開走時，談話便中斷了。

卡加把皮包裝好，把啼哭着的，不穩事但却被人們的緊張情緒弄得驚懼不安的女兒留在家裏，便匆匆行着穿過整個城市到了醫學院，在那裏她講了講丈夫來電話的事並問她是否可以走。

『可是你們的孩子在哪裏？』主任醫生問道。

『女兒在此地，』卡加說。

『好，那就走吧，』他說。『當然地，要來，』急急忙忙地肯定了一句，『你一定要來。』

『您認爲這樣嗎？』她問。

『是的，我認爲這樣，』他毅然說後便從屋裏出去了。

她回到家來，給女兒穿上衣服，取了皮包，坐了半路電車，步行了半路，夜裏十二點鐘的時候到達了喀山車站（註二），她知道，一連幾天了，向中亞細亞撤退的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都是從這裏開走的，而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維亦的機關是屬於人民委員部的。至於說道丈夫之沒有告訴她他將在那個車站等她，那只是使她更確信無疑地認爲他正是在喀山車站等她，因爲在最近幾天裏他曾幾度地向她講過，他的熟人裏邊那些人並如何地從這個車站撤走了。

註一：蘇聯的一種公共會話，像一個機關進去，就可以接話——談話

註二：莫斯科車站很多，車站的名字叫標示車行的方向，如喀山車站、庫爾斯克車站等——譯者

車站附近人非常之多，到最後的時候她無論如何也不能擠到寫有「遠行列車」字樣的入口，後來，結果有人幫助她抱着女兒，把她連推帶搥地走到入口處。

卡加向周圍觀望着，他看到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維赤。過了半點鐘還沒有他，又過了一個鐘頭，又過了兩個鐘頭也還沒有他。到深夜四點鐘的時候，他抱着睡着了的女兒回家來了。

到第二天早晨，她便苦求其子回到學校去了。她沒有問任何人關於任何事情，在那裏祇是告訴人說，她考慮了一下也便沒有走。到第二天晚上，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維赤的助手打電話來問她，米海依爾在哪裏。

「莫非說你們沒有撤退嗎？」她問。
他詫異了。

「沒有。我們是被留下來的。亞歷山大維赤在哪裏呢？」

「我不知道，」她說。

「怎麼您不知道呢？」

「就是不知道呀。」

於是她便把電話機掛了。

後來弄清楚：他在開往高爾基城去的火車上弄到了座位，忘記了告訴她車站的名字，不是在喀山車站等她，而是在庫爾斯克車站等她，結果沒有等上，他便一個人走了。他穿着他的最好的一身西裝——最近幾天來他一直在穿着沒有脫掉過，穿着大衣，手提提皮包。

不論是他，不論是他的機關，任何人都沒有命令他們撤退。但是他已習慣了的生活消失了，他看

慣了的珍貴東西不見了，全部或者幾乎全部同他熟識的人們都已經撤走了，而他，在恐懼的驅使下面，便草明其妙地緊跟着他們溜走了。他覺得，他還是爲了等待卡加勇敢無畏地在庫爾斯克車站的入口處，站立了幾乎兩個鐘頭，一直站到火車開動的時候……。

卡加剩下一個人了，在內心裏對他鄙視到了極點，同時產生了一種從整整五年的所謂他們的夫婦生活中最後解放出來的輕鬆之感。

兩個月過後，收到他從諾沃西比爾斯克的一封信，他不僅祇試圖着解釋一些什麼東西，而且還極力地想藉此保持其本身的尊嚴。

卡加十分冷淡地把這封信讀了一遍。她所等待着的也正是這樣一封信：他總是喜歡解釋來解釋去，而且，照他的話說，作出個圓滿的結論。

這乃是一封從一個完全陌生的而且已離去很遠的人寄來的信，這個人現在同她及她的女兒都已沒有關係，而只是與這所住宅還有些關係，她在靈魂的深處終究認爲這所住宅是屬於他的，而不是屬於她的，這倒不是因爲她對這所住宅的權利少於他，而是因爲他遠較她更喜愛這所住宅及裏面陳設與儲放着的東西，也就是說，顯然地，它們是屬於他的，而不是屬於她的。

十二月的時候，一個人在街上碰到她，告訴她說，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維赤將要因鬧小差而被審判了。

她既未表示同情，也未表示驚異——反正這些消息對她說都是一樣的。一月裏，另外一個人打電話告訴她，說是沒有審判他，而只是撤了他的騎把他弄到軍隊裏去當兵了。

她很冷淡地聽了這個消息。

在二月裏，他自己回來了。從經過莫斯科開往西方的軍用列車上，准了他一個鐘頭的假，以便他到家裏看一看並取件毛衣。

當他走進屋來的時候，她乍一看都認不得他了。在他的靈魂裏，實質上，從來都未曾有過個人的尊嚴。賦與他以個人尊嚴的是縫製得精緻的服裝，是褲袋裏的金錢，是那部他自己可以坐並可以派去接別人的汽車，是那些在他看來他們以自己同他的相識而提高了他的身分的熟人。

現在，這一切東西都沒有了，腳穿的是一雙肥大的皮靴，身上穿的是件士兵式的軍大衣，而以後，當他脫掉大衣之後，裏邊穿的是很不可他的身子的軍服，這樣弄得他帶着一種光禿禿的可憐相。他現在失掉了那一切的東西，那些東西通常只是給一個人作某些補充，而對他說却是生活中的主要內容，他本人僅僅是這些東西的補充。

他慚愧地吻了吻卡加的手，告訴她說他只得兩個鐘頭，馬上就問了開關於毛衣的事情——放在衣櫃裏的兩套毛衣是否還在。

她告訴他說毛衣還在，並勸他喝盃茶。她把電爐開開，把茶壺放在電爐上，從廚子裏取出麵包和奶油。

「你自己弄吧，」她說，「我到那間屋裏去一下，看看妮妮，她病了。」

他沉默有頃，只是後來，當她已經坐在患着肺炎的女兒的床上時，他似乎才陡然間明白了她向他講的話，開始的時候，他在門口停了一下，而然後才走近床來。

「病了？」他問。「她是什麼病？」

「肺炎。」

「呃……肺炎，」他惶惑地說道。

他站了片刻便到另外一間屋裏去喝茶了。

當妮妮睡著了的時候，她又回到他這裏來。他一語不發地坐着，吸着烟。她坐在他的對面，桌子旁邊，同樣也不講話。

顯然，他是有足夠的聰明，了解了他們的共同生活是一去不復返了，可也說不定他被他那一切的問題弄得過於沮喪了呢。總而言之，他既未卜卡加談起他們的情愛，也未談起關於過去和未來。而只是提到幾個簡短的問題，關於她生活如何與工作如何的問題。

後來他走了，走的時候，機械地伸手向她並淡淡地吻了她的頰。她之沒有推開他，也是由於深深的漫不介意，也是由於：他終究是去前方呢。

隨後她回到女兒跟前來，通宵都未闔眼，坐在被燒得轉轉呻吟着的女兒的床側，所想的事情只是明天如何得到必需的藥品，醫生什麼時候會來，以及她的體溫將會是多少度。

一星期過後，妮妮由肺炎死掉了。過了幾天難以煎熬的日子，在這幾天裏，她眼看著就消瘦下去，簡直就燒乾了，不會傾訴那折磨着她那小小軀體的痛苦，只是拚命地伸着兩手並請求着把手掌按在她的發燙的小頭上。過了這幾天以後，她驟然安靜並沉默了半點來鐘便死去了。

醫院裏給卡加開來一輛大衛生汽車，於是她僅祇一個人，在空落落的大汽車裏顛簸着，手扶着小小的棺材，馳赴墳場去了。

而又過一個星期之後，軍車把她帶到了西南前綫，當時是在哈爾科夫與瓦路依基（在哈爾科夫以東）之間。

半年之後，已經是在斯大林格勒的階梯了，她接到了一封轉了三兩個月的來信，信是從莫斯科轉寄給她的。信是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羅夫所在的那個連的政治指導員寫的。政治指導員簡短地寫着丈夫英勇地捐軀於戰場，妻家對她的仁情，並隨信寄有一張在死者的口袋裏找到的信紙。

信紙上寫着：「卡加！我寫這兩行字是以防萬一的，也許會被打死。有一些東西，我是對不起你的。我不知道將來會怎樣，如果我還活着是活着的；但現在在此地，在前綫上，似乎在過去有很多事情可以弄得好一些。吻你和妮妮娜。米海依爾。」

也許，如果卡加接到這封信是在莫斯科的話，它會使她受到很大的感動或者使她重新考慮些什麼東西，但這事情却是發生在前綫上，這時她，由於疲勞並由於那日不忍睹的人類苦難舉得都站不住腳了，她十六個鐘頭都不走出手衛室來，而且在這裏，這個關於死人的消息對她來說已經成了僅僅是關於無數死人中之一的一個消息吧了。她生活在那些死人中間，有時也感到詭異的是她還活着。

在她的靈魂中一切都已經燒得枯焦了，在對米海依爾·亞歷山大羅夫的關係上她也沒有憎恨的，尤其是復仇的感情了。甚至在她的靈魂中蠕動着一種仁慈的東西，當她讀過了這張悲哀的信紙之後。她想到，也許，聽他活着的話，他會成爲另外一個樣子，或者至少不會完全像她所了解的他那個樣子，但她想到這些時已經把自己擺脫開，好像想到一件很久就與自己沒有任何關係的事情。

她的第一次的不幸的結婚——乃是一個豐富的，充滿感情的與容易相信別人的靈魂與一個在自己的狹隘的私生活的經驗中空虛，殘酷而又貧乏的靈魂相接觸的結果——就這樣地，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在一個流着鮮血的傷兵醫院的手術室裏以這樣一封信結束了。

可是一年過去之後，她碰到巴沙金了。當她在波諾爾車站附近的草坪上，在散步的時候，向他講述她自己靈魂中的第二部份，骯髒的一部份時，她正是指的她的生活中這五年殘酷的與不幸的一個時期；回憶這個時期，她覺得會妨礙她去愛另外的一個人，而且不論怎樣都能以猜忌與懷疑的舊經驗損傷這個愛情的。

但在這一點上她弄錯了，這一愛情完成了稀有的善事，作了個樣子，好像它從前從未敲過她的門似的，便重新地好像是第一次一樣地敲了她的門。

原來，一個經受了很多艱苦生活的女子的痛楚經驗，既沒有使卡加失掉了感情的純潔，也沒有使她失掉感情的力量，也沒有使她失掉那個無止境的信任，而這個信任，結果，也並不是別的東西，正是感情的力量。

她是以信任的與無限忠誠的愛情愛着巴沙金的，而且，也許，其特別的無限忠誠是由於終究她是個度過了艱苦生活的女子，在她的靈魂的深處的一個地方她也知道她的信任要是第二次地被欺騙了的話，那它將成爲不僅是個不幸，而也就是她生活的悲劇了。

她愛上他，也正如他愛上她一樣，是在她澈底瞭解他之前，她之愛上他是由於一種預感的力量，及一種公正合理的信念的力量，即是相信在她的生活中，最後應當是有幸福的。

當她愛上他之後，瞭解了他的時候，便再一次地用第二次的理智的愛情愛上了他，這是與第一次的未經理智判斷的愛情不同的，但又不是同它爭吵的，而是在她的靈魂中與第一次的愛情並肩存在

着，就像兩個彼此不相見的，然而又終究是相見的人。

她爱上了他那純粹俄國式的，流蕩豪情的普通勇敢，和他那減輕戰爭生活的日常重負的嚴格的自制，這個自制，只要聽得允許的話，即刻就會很容易地變成最自然的一種親切之感。

她爱上了他那那不用於別人身上的，兩個眼睛裏的滾燙的火花，這是當他不以任何動作表露出自己對她的特別關切只用飛快的一瞥使她際歸的時候。

使她喜歡的是那個總是一樣的，安詳的，有禮貌的態度，這是他與自己的士兵們談話時始終不變的態度，他在談話時就像一個人民出身的知識份子，這樣的人是和那想要去扮演一個人民出身的人是完全不同的。

他使她喜愛的也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這些東西使她最初對他的混沌的感情產生了光彩，而且以後也就成爲了理智的依據，這些依據使一個戀愛的人能以無比的歡欣去對他所愛的人說出他除了單純地愛這個人之外，他也還知道是爲了什麼而愛他。

白晝籠罩的斯摩林斯科的田野，掠過車廂的窗子在飛馳着。幾個女人，在一個角落裏，爲了映和些便彼此擠得緊緊的，低聲地唱着一個倦怠而哀怨的歌子。鄰座的醫生在睡覺，不自在地面却有禮貌地坐在條凳的邊緣上，鼻子向置放在膝蓋上的兩手上磕碰着。

而卡加却爲了些什麼原因，總是在不斷地用手掌把結上冰了的窗子擦出個洞洞，並向外望着，而當着在這以前已經是擦過十次，却仍然是什麼都看不到的時候，她便重又靠回椅背上來，閉住了眼睛。現在，在她的靈魂裏生活着她那已經分得清楚的，但却連四分之一都還沒有付出的，充滿在她身上的愛情的巨大的幸福。

候車室裏既擁擠而又烟氣薰人。同時要開到兩次列車——斯摩林斯克來的，即卡加所乘的列車，和莫斯科開來的快車。

巴沙金已在條凳的頭上坐了一個鐘頭，和總並排坐着兩個穿着夾衣戴着便帽的人，在打着盹，他們既不像青年工人又不像大學生。

他觀察着擁擠候車室的人們。如果他要不是與祖國如此長時間的離別的話，他大概定會沉浸在自己的冥想中，而不去注意周圍的人們，就如同他們自己在大多數場合都互相關注是一樣的。但是現在，在這個車站上的人羣中，在這些爲了各種需要向各地奔走的混雜在一起的人羣中，却使他活生生地感到了興趣。他仔細地注視着他們，並且用一種幾乎是不禮貌的注意力傾聽着他們彼此之間所談的一切。

把這一切合在一起，主要地使他想起了三十年代，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結尾，以及在通往馬格尼希鎮區，車里雅賓斯克鎮區和喀山汗達高阜向火車會車的一些他所十分熟悉的聯結轉車站。當時曾經有過那樣一種感覺，似乎是一個東西強有力地運動着，它還沒有降落到自己的位置上，並在急急忙忙地儘快地向自己的位置奔馳着。

等火車的有一大羣背着斧頭及捲成筒形的鐵子的人，大概是木匠工人。要走的有一個工程師或者是建築師，拿着一個人造皮的圓盒子，裏邊大概裝的是藍樣紙或圖樣，有一個華路工程師，携帶家眷，從其包裹與皮包的數目看來，是把全幅家當都搬到建設區的一個新地方去的。走的人中有一個女

人，帶着個小孩，還未來得及上車，就在開在明斯克怎樣找到專門建設局，因為她丈夫在那裏工作。在整個候車室內喧嘩着的日常旅途中慣有的談話中間——關於開水，關於有沒有座位，以及為什麼不開始買票，也談到在波里梭夫火車站上可以很便宜地買到母雞，而在斯摩林斯克裏食堂為什麼原困總是不開門，——總是閃爍着『建設』『建設』『建設』這些字樣。在這些舊有的名詞上現在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名詞『修復』，而且它也同樣地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被重複着。

與三十年代的主要類似的地方是，在列寧格勒海港上，在從列寧格勒到莫斯科的路上，在莫斯科，以及在此地的車站上，——都使你不可能不感覺到，在全國，就像在三十年代的時候，龐大的建設事業又重新沸騰起來了。

這就像在前綫上，當在夜裏的時候，在新的進攻開始之前，在所有的道路上都在怕人地調運着大量的人員，裝備與軍火。

巴沙金的兩個鄰人在條凳上翻了翻身，醒來了，伸了個懶腰，險些兒沒有把他撞到地上去。

『對不住，』兩個人中間的一個人說道，『我都沒有注意到您同我們並排坐着呢。我睡着了，您知道。』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巴沙金說。

鄰人們自己談起來了，巴沙金從他們的談話中驚訝地明白了，這兩個十分年輕的人，開始他認為是兩個大學生，而實際上却是兩個工程師，而其中的一個還是一個車間主任呢。他們是從一個給他們做電氣裝備機件的工廠出差回來，現在回車里雅賓斯克。

『而他們也大發脾氣了呢，當我沒有收他們的電嘴的時候，』他們之中的一個人說道，笑了——

下。『我竟覺得同情他們了呢，特別是這位老人，巴拉莫諾夫。』

『不能同情，』第二個說道。『假如你的拖拉機在田地裏邊燃不着火的話，誰都不會同情你的。』

前巴拉莫諾夫又怎麼樣——他想來老一套，像在去年一樣。可是這一套啊——去他的吧！在去年——一般地只要給電嘴就得道聲謝，而在今年——給好的才能道謝哪。』

巴沙金聽着這番談話想道，對於他這個在四四年出使到國外的人來說，戰爭依然還是昨天的事情，他想它談它的時候，都是『昨天』。而對這些人來說，戰爭——乃是前天甚至是很久很久的事情了；他在遼遠的國外覺得，新的，戰後的生活僅僅是在開始，而這一生却已經在開足馬力地向前疾馳着，就像那早已離站的火車一樣……

『巴拉莫諾夫的女兒很漂亮，』突然間第一個談話的人說道。『對不對？』

『對的，』第二個說道。『所以呀，你也就要同情他了。』

『不要胡說八道！』第一個完全是小孩子似的發氣地說道。『我從來不混淆工作和……』

『「和」什麼？』第二個敬謹地問道。

『和自己的感情！』第一個氣更大地嚷起來。

於是巴沙金斜眼望了他一下，便暗自想道：『年輕的很，簡直年輕的很，他大概比舒佳年歲還小，頂多二十三歲。』

他的鄰人們沉默起來，然後第二個，即剛才講到自己的感情的那個人，果敢地說道：

『我想，當我回來的時候，在自己的車間裏增加上一排車床。』

『這樣你可以節省多少人呢？』

「暫時可節省一百個人。」

擴音器在報告，莫斯科的快車從上一站出發了。坐在候車室裏的人們有半數都離開了坐位，打開兩扇窄窄的門，便湧到站台上去了。候車室暫時地充滿了寒氣，隨後緊跟着最後走出的那個人的後邊，門便拍的一聲閉住了。蒸汽落下來，慢慢地從低空下邊鑽過去便融在地板上了。

一陣開關門的劈拍聲和熱鬧的談話過去之後，現在幾乎靜寂起來。巴沙金移坐到一個空凳子上，於是閉上眼睛，進入了沉思。

各種思想的斷片，互相顛覆着，在腦子裏飛馳，這種情況常常發生在這樣的時候，即當你等待一件事物等了很久，而後來剩下很少的時間了，而在最後的一霎那間才覺得任何事情都還沒有想好而且正是現在，在這最後的一霎那間，需要趕緊把一切都想一想。

他所想的是，他終究是在家了，同他剛才坐在一起的兩個年輕人，由於一種大概是年輕的一代所共有的難以捉摸的特點，頗像舒佳，他們已在自己身上帶有一種新的東西，這種新的東西，他，巴沙金，是得不到的，而巴沙金在不久以前還在認爲自己本人是年輕一代人的代表人物呢。而且，大概他們會比他活得長久，但主要地是他們會盼望未來還要比他遠望十年。

他所想的是，真正怕人的遼遠的距離把他現在同紐約分開來，而甚至與其說以多少公里的距離分開了，勿寧說是在感情上，思想上與期望上分開得更加遼遠。

憶起紐約之後，他便又想到卡加。有一次，在那裏，在紐約，在某一個短暫的瞬間，他忽然想用那種在那裏佔統治地位的，而使他感到驚奇的觀點觀察一下自己卡加的關係，但這樣的觀點對那些住在那裏的人却完全不覺得驚奇。從這個外人的觀點看來他也對自己同卡加的關係上感到自慰，在他

們的關係上對生活，設備，工資的任何考慮，不管在他們戀愛的任何時候，都沒有能改變任何東西，也將不會改變任何東西。

從那側，外人的觀點看來，這樣的關係也是奇怪的。其所以也是奇怪的，並不是因為在那裏任何人都沒有過這樣的關係。不是的，在那裏有時也有過這樣的關係，但在那裏這乃被認為是種理想的，鳳毛麟角般不可多得的东西，人們對此表示驚訝或者是加以調刺，可是幾乎在他們自己本身却從不認真地去維持這樣的關係。

而對於他和對於卡加來說，他們的關係是簡單而自然的。而認為他們的關係是如此自然的，有巴沙金，也有卡加，也有母親，也有寄住，大概也還有在這裏，在這個候車室裏，同他坐在一起的許許多多的各行各業的人們。

當然，不能說，在這裏，家鄉故土上，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是為了物質條件而討老婆或嫁人的；這種事情有時是有的，有時在這裏，那些污穢的，卑鄙的，甚至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想法也起着作用。

但是在那裏可以泰然自若地講出：『是的，我是爲了物質條件結婚的，就是這樣的生活嘛，』而連臉都不紅一紅。而在此地，這在人們的靈魂中是非法的，而且，不紅一紅臉這些話是說不出口來的。而且一般地說在這裏似乎不可能講出這些話來——這些話是講不出口的。

十八

他感覺到有一個凝神望他的視線，便睜開了眼睛。

在他對面，在條凳上，坐着一個強壯的人；寬的長褲，棉襖因爲不隨和他那寬肩膀，因此在胸前半敞着。栗色的髮髮從歪戴着的雙身帽下蓬散着，而那幅美麗的、烏黑色的吉卜西人的面孔，使巴沙金覺得非常面熟，以致使他打了個冷戰。在這個面孔上驟然地看到又有非常熟識的東西，又有妨礙他回想起來的完全不熟識的東西。

漢子向巴沙金望着，靜默地微笑着，兩行勻整的合金的牙齒沒有張開，因牙上噙着一枝紙烟。

「我已經看您看了半個鐘頭，」最後，漢子從嘴裏取出紙烟來說道。「一邊看着一邊想：這是不是您呢？我那時看到的是不是您呢？我想是您。」

於是他又微微一笑。

「您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我？」

「我看見過您，我想，是在一九四五年，在三月裏，距科隆（註）不遠，在濟格堡的戰俘集中營裏，」漢子說過之後便不再笑了。

而當着漢子緊緊合上嘴唇並着不見那兩行合金牙齒的時候——那兩行合金牙齒，照現在巴沙金想來，也是妨礙了他認出這幅面孔的東西——他立即憶起了一切：陰雨而潮濕的四月五年的三月裏的一天，設在科隆附近濟格堡的俄國戰俘的集中營，他，遣送委員會的軍官，同着寸步不離他左右的美國上校一起來道這裏。

註：科隆爲德國西部城市。——譯者

集中營裏是一種無政府狀態：德國人夜間已經逃走了，美國人還沒有來到。在第一批營房跟前迎接他們的是一個高高的、瘦得怕人的漢子，頭上是黧髮無光的毛茸茸的鬚髮，臉上被黑色的肉皮繃得緊緊的，披着一件扯破了的黑色海軍服，枯瘦的和橫有一道寬大傷痕的胸膛赤裸裸地露在外邊。

他看到巴沙金後，望着他的肩章沉默了片刻，然後站成了『立正』的姿式，低聲地說道：

『少校同志，二等准尉哀果洛夫，集中營臨時衛戍官向您報告。集中營內人數兩千人。全部病號，但我們可以養好。沒有來得及逃去的德國哨兵，早晨已打死了。再沒有發生別的事情。在等着你們。』

他講這些話時，吃力地吐着每個字句，開始的時候巴沙金覺得他是由於激動。但後來他更細心地向哀果洛夫的臉上望了一眼之後，便看到他那黑得怕人的空洞的嘴裏面的牙齒打落得只剩下一個了。他們在集中營裏沿着營房走去，步步都有默默不語地向他們靠攏來的新的人羣把他們包圍着。當巴沙金登上了替他搗好的空木箱的時候，他便脫下軍帽，激動而喘息着，向着那已經有兩千人的聽衆，如同他後來所回憶起來的，講了非常簡短的幾句話，說是他們自由了，祖國叫他們致慰問之忱，聽衆之中有人哭起來，並唱起了『國際歌』，就在這歌聲剛一唱出的時候，他自己也哭起來，他不覺羞澀，也不去抑制，站在水桶上邊向大家一起唱着：『莫要說我們一錢不值，我們是新社會的主人，』唱着，幾乎都聽不到自己的聲音，但却把靈魂的全部熱情都貫注在這些個字句裏。

而以後，他需要繼續往前走，到其他集中營去。大家都在送他，他在兩千人的人羣包圍之中順着營房向回路走着。和他並肩走着的是哀果洛夫大准尉，他那帶着傷痕但却很漂亮的臉上露着微笑，寬寬地拉開掛在他那赤光胸脯前面的手風琴的風袋。他走着，而人們在他周圍唱着一支這集中營裏的人編

成的歌子，沒有韻脚，歌子在反複時每次的結尾都是這樣的話：

『我們再不忍受你們的壓迫了，

反正我們在這裏是不能活的。』

雖然人羣送他僅僅送到大門口，巴沙金在這一霎那間覺得，就正是他和這些同他並肩走在一起的人們，大夥在一起，馬上就從此出發，一直就奔向俄羅斯去。

『怎樣，您現在想起我來了嗎？』坐在巴沙金對面凳子上的漢子問道。

『想起來了，哀果洛夫同志。』巴沙金說。

『我也是覺得我不會弄差的，』他說，『雖然您的相貌已經不同了。但是我的記性很好。好的記得，壞的也記得，一切都記得，』他停頓了一下，又補充一句：『您現在在作什麼？』

『才從外國回來，』巴沙金說。

『而我就在這裏管理普哈沃的集體農莊，叫「列寧農莊」。沒有聽說嗎？』

『戰前聽說了，』巴沙金說。『好像，它曾經是全省裏一個最好的呢。』

『將來也會是個最好的，』哀果洛夫簡截地說道。『我如今再也不能曠廢時間了。作了俘虜，也就丟失了三年的時光，就不用說掉了多少牙齒傷了多少骨頭了。』

他陰鬱地苦笑了一下。

『在黨內嗎？』巴沙金問。

『我就沒有離開過黨。我曾在集中營任過地下組織的書記。而您以為，我當了俘虜了，我在那裏兩隻耳朵就不管事了嗎？』

『爲什麼這樣說？』巴沙金說，『我沒有這樣想。』

『您就是這樣問的嗎？是不是在黨內？我所以作了俘虜是因爲在戰場上從肚臍到喉嚨都被炸得血肉翻轉開了，』哀果洛夫說道。『能活下來了，真是萬分難得的事情。而既然是活下來——所以如今便蹲在家裏管理集體農莊。』

這時他以自己的兩隻大手作了個非常富於表現力的動作，使巴沙金幾乎目瞪口呆地想像到，他是怎樣在真正地以這兩隻大手弄着田地，經營着其它的全部農事。

『記不得在那裏唱『國際歌』的情況了？』哀果洛夫問。

『記得。』

『我也記得。我覺得，這個戰爭終究還是階級戰爭。一定是階級戰爭，』他有信心地重複着。『在我們旁邊也會有英國人和美國人的集中營，可是法西斯匪徒對他們是另外一種態度，囚禁他們，是把他們當人看待的。而對待我們——用制人死命的辦法，是把我們作爲奴隸看待的。因爲法西斯匪徒們當時還弄不清，他們裏邊那些人在戰爭之後會走什麼方向，那些人會成爲敵人，而那些人又會是朋友。可是，我們——蘇聯人，對法西斯匪徒說來就都是敵人。這是千古不變的。所以啊，他們就往往裏壓迫我們。您以爲怎樣？是不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的。』

『您——是有理問的人，對您，事情更明顯些，』哀果洛夫說。

巴沙金想反駁。

『我也受過自己的教育，』哀果洛夫帶有一種自尊心的講話把他止住了，『我不是訴苦，但終究

是比您受教育受的少些。他們壓迫了我們，而我卻已經制服了，」他站起身來補充說道，「您在等斯摩林斯克的車嗎？」

『是的，接老婆。』

『就到了，我們走吧。』

他們來到站台上。

『有空的時候，到我那裏走走，我可以叫您看看我經管的田地怎麼樣，講能講出什麼名堂呢？還會把我當成牛皮大王呢。』

他伸手給巴沙金。

『好吧，再見！我要跑到前邊，趕到火車頭上去。我總共就是一站路。司機——是個朋友，順便帶一下。』

巴沙金滿意地用目光送走了他那魁偉的、奔放豪邁地運動着的身影。『他們壓迫了我們，而我們把他們制服了，』他憶起了袁果洛夫這句簡截的話語。

『畢竟是我們把他們制服了，』他重複了一聲。

『什麼？』站在旁邊的一個女人問道，她以為他向她講話了。

『不是對你說話，沒有什麼，』他說。『對不起。』

從遠處已經看到從轉彎的地方鑽出來的火車頭上的黃色燈光了……

火車站住了。等車的人羣紛紛奔向車廂的門去。

巴沙金站在遠處，倚靠着站房的牆，在車站的吊鐘下面。在站台上他是唯一的接人的人了，而且他突然間覺得孤單起來，孤單到可笑的程度，因為剛才包圍着他的那些人現在都衝向各個車廂去了。他的心緒忽然因為一個想法而低落起來，就是說實質上，卡加也可能不在這次車裏；說不定她還要在斯摩林斯克住上一天，那他就只好一個人走回家去，尤其是，他可以搭的那列迎接她的火車早在十五分鐘以前就過去了。

他獨自神惶神恐地在暗淡的燈光下望着從車廂裏走出來的人們。非常明顯地看得出，裏邊沒有一個人是卡加，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畢竟還是離開牆，跟着一個女子跑了幾步，那女子穿的是厚厚的棉襖，棉襖用一塊大大的村婦的頭巾的角角縛在一起，結成個十字結。他在遠處就已經很清楚地看到她是一點都不像卡加的，但他終究是這樣作了；他趕上她去並朝她臉上望了一眼。

然後他回到他原來所在的吊鐘下面的地方，站在那門上寫着：『到城裏去的出口』的旁邊。

『可也說不定還有到城裏去的出口？』他想了想。『在站台的那一頭上的什麼地方？』於是他馬上就很想問一問這件事，但無人可問。

又有幾個下車的人趕上他了，他覺得這乃是最後的乘客了。後來在遠處又閃過一個女子，穿着大衣，披着頭巾，他看來是像卡加的。她從旁邊走過去了。這又不是卡加。

他立即咒罵起自己來了，因為他沒有問問母親，卡加到斯摩林斯克去的時候穿的什麼衣服。事實上他也會想問問母親的，但由於一個愚蠢的念頭使他沒好意思問，他認為這個問題會顯得好像他多久沒有見到卡加了，以致使他，好像個生人似的，竟需要大衣和帽子一類的特徵了。不好意思也就沒有

問。如今他覺得這是非常愚蠢的。

「同志，離開一些，」車站前女偵員口氣平和地說道。她穿的是一雙大鞋靴，軍大衣，戴的是紅帽

子。

他離開了。她兩次地漫不在意地扯了扯吊鐘的繩子。噯……噯……

巴沙金似乎已經完全惶惑了，因為叫他變動了自己站立的地方，於是他以最蠢的好奇心理望着吊鐘和扯繩子的車站上的女偵員。而如果不是那位女偵員丟開吊鐘之後便以幹練的步度從他身旁走向寫字樓到城裏去的出口，「字樣的門口的話，並且如果不是巴沙金用目光護送了她，那麼他也就的確碰不上卡加了，卡加此時幾乎與女偵員是同時走近那個門口的。

離巴沙金十步遠，沿着站前走來了活生生的，真正的卡加，儼然就是他在四三年冬天幾乎每天都看到的那個卡加，穿的還是那個白色的短羊皮大衣，戴的還是那一頂，可也不是那一頂了，而又正是那一頂稍稍歪到旁邊的雙耳帽。祇是毡靴是另外的，不熟識的一雙；灰毡的靴子帶有黑色的包邊，而在短羊皮大衣的外邊也還缺少點什麼經常有的東西，僅是後來他才想起了，是在短羊皮大衣上缺少一根帶有槍匣的皮帶和武裝帶。

「卡加！」巴沙金說後，沒有立刻明白為什麼卡加不應着他的聲音回轉身來。她之所以沒有回身是因為他叫卡加時用的聲音非常低。

「卡加！」他高聲地喊出來。

但卡加沒有猜中聲音是那裏傳來，最初朝另外的方向望了望，讓他看到了一個小耳朵的邊邊和沉甸甸的露在雙耳帽外邊的一束頭髮；而只是後來照着軍人的動作一隻腳跟着地地轉了個身，這才看到

了他。

要作些什麼呢？他跑了兩步跑到她跟前，於是便任何人都不要去注意地，把她摟住，抱起她來使她腳離了地，放下來，一連幾次地吻了她的嘴唇，然後，鬆了鬆手之後，把自己的帽子從頭上去掉，帽子不知怎地也礙他的事了，但他認為這是不夠的，於是他把卡加的雙耳帽也給去掉，便開始吻她的臉，吻頭髮，又吻臉。

最後，他把她扭轉過來並幾乎是粗暴地把她的頭按得彎下來之後，便吻了吻摟着他的臉的那東頭髮與短羊皮大衣的毛茸茸的領子之間的那一小片溫暖的脖頸。

僅僅在那個時候她才從他手裏掙脫出來，自己抓住他的兩手，把自己毡靴的靴尖跪在他的皮鞋的鞋尖上並向後一仰，就好像他馬上要扯着她圍着自己打轉一樣，這時她氣喘喘地，兩頰緋紅，頭髮蓬散着，沒戴帽子，以凜然不動的目光望了他的眼睛。

『老天爺，他是變得多麼厲害，』她想道，『他臉上的神色是多麼倦怠而又不熟悉的嚴峻，向他那一對眼睛是依然如故的非常愉快！』

『可愛的眼睛，可愛的眼睛，』她暗自低語着。

於是她把他的頭摟到自己胸前，用兩手梳理着他的頭髮，在上面吻着，回憶着過去他曾有過孩子的想法，願頭髮早些白起來；而他真也就過早地白了頭髮，於是她便在他的頭髮上到處插來插去，吻着他那有灰白頭髮的地方。

『拾起我的帽子來！』她放開他後，嚴厲地說道。

他順從地拾起雙耳帽來。

『把自己的帽子拾起來。』

他彎下腰去，把自己的帽子拾起來。

『我們走吧。』

他們穿過了車站，手拉着手，每人都開着的一隻手裏拿着自己的帽子，只是走過二十步之後，兩人才想起了帽子還在手裏拿着，他們把帽子戴上，互相觀望着，都笑起來了。

『我們回家吧，』他說。

『不，你等一等，』她說。『到這裏來一下。』

於是她毅然轉身向左邊去了。

『爲什麼到這裏來？』

『很近，』卡加說，『很近。三分鐘。』

『怎麼回事？』

『我們到我的醫院來一下，即刻告訴他們我今天根本不來工作了。祇是告訴一下就走。祇要分鐘。一句話。成吧？』

『成，』巴沙金說。

他們跑到醫院來，路上幾乎是沒有談話，而只是間或地彼此緊握手，每次都是按照偕調一致的內心的動作，在同一的時間；而且每次都使他們兩個發生快感。

醫院設在一個用原木築成的一長列房子裏，就正如車站和全城的所有其他機關是一樣的。卡加於最後一次握了握巴沙金的手並最後一次說了聲『一分鐘』之後，便跑上台階並消逝在門裏邊了，而巴

沙金望着自己的脚下，用皮鞋把雪踏得沙沙地響着，開始在階前邊徘徊起來。

只是現在他才感覺到他終究是完全在家裏了。他在那個偉大的『我們』上面——還是在瑟堡的時候祖國就會用『頓巴斯』號郵船上的那個艦船看守人的愉快聲音以這個『我們』迎接了他的，他在那個偉大的『我們』上面——他在遼遠的海外會是被分離了的一小部份，而現在在此地他感覺自己是它的合法的一部份了——，還增加上了一個簡單而愉悅的『我們兩人在一起』，沒有它的話，他便從來沒有過而且也不可能完滿的幸福。

而這個到他身邊來的美妙的不可多得的东西乃是卡加，只能是卡加，和她那圓大的和稍帶悲傷的一對眼睛，在這對眼睛的不平常的視線下面他就是在現在也還要照樣地顫抖着，好像在心上戳了一下；以及她那毡靴，短羊皮大衣和歪戴着的雙耳帽，和她那沉甸甸的發暗的頭髮，頭髮裏有時也還夾有幾根銀絲，——阿彌陀佛，但願與之一起白頭到老！同她那纖巧溫暖的兩手以及手指上帶的那個古老樸素的指環；同那脖子上邊的卷曲的頭髮和小小的斑點似的一個黑痣；同她那總是風乾的但卻溫柔的嘴唇，他不知爲什麼稱之爲田野的嘴唇，不知是由於他們的第一次相會是在野花芬芳的草坪上呢，還是箇簡單地由於接觸這個嘴唇的時候總是感到樸實而可愛，猶如野花一樣。

這乃是卡加，只能是卡加，他等她等了將近三年，又加上他在這門口等過的二分鐘，不對，已經三分鐘了。

但是最初走出來一個年輕的胖胖的裸婦，頭上籠着三角頭巾，穿着白裙，肥胖的兩膝露在寬大的皮靴外邊。她在階上停下來，以非常關切的神色向周圍望了望，看到了沙金，從頭到腳地把他打量一番之後，尖叫一聲便跑回門裏去了。

接着又走出第二層，上樓進餐廳，這層樓上坐落着劇中。他等劇中的人，用一隻手拖着腿，長時間地，認真地端詳了巴沙金之後，便點點頭走開了。

當時巴沙金知道了這是來相看卡加的丈夫的，於是他便忍不住地笑了。卡加正碰到他在笑。

『你笑什麼？』

『是你打發她們出來看我的嗎？』他問。

『不是，是她們自己。』

『怎麼？准假了嗎？』

『當然准了。』

他們手挽着手回到車站，便沿着那條窄窄的，有幾處掘着戰壕的人行道回家中走去，那正是他三點鐘以前一個人到這來時走的那條路。

他們默默地走着，不山地把一切話都留到回家以後再說，但同時他們却知道，他們是非常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以致使他們不懼不害怕沉默，而且也不害怕去各人想各人的事情，祇是在手裏感到有另一隻手，有這隻手的接觸就能把他們彼此都從那最遙遠的思想俘虜中拉回來了。

巴沙金一邊走着一邊想着；說話之間天就亮了，不過三點鐘之前他在夜間走過的這個城市，已經歡笑起來了，低矮的房舍在黎明的光輝中看起來比較美麗也比較堅固，而且就在它們本身的用木板與原木匆忙建築起來的簡樸裏面，也綽是有着一種愉快的、不可磨滅的恢復才能的證明。

『雖然如此，以現實主義的眼光來看，』他想了下，『還有很多要建設的，很多要建設的。』
然而，莫非他不是現實主義者嗎？莫非他不了解這一層？莫非說在他的靈魂中終究有些不對頭的

地方？

於是 he 想到，在如此艱苦的時候，特別地強調「我是現實主義者」這句話的，祇是些在自己的希望上怠惰的人們和精神貧乏的人們。

「我冷靜地判斷問題」，這乃是小市民層的保護色。冷靜地判斷一番，於是就認為地球不旋轉了。冷靜地判斷一番，於是就認為人們不能夠在天上飛。冷靜地判斷一番，就說出這樣的話：「在俄羅斯這個地方能會發生什麼革命！」冷靜地判斷一番，也就不相信會建設起社會主義。

「而我們是現實主義者也不怕成為浪漫主義者。」巴沙金想道。「沒有不能實現的希望。在一個人的生活中——是的，是有不能實現的希望的，但在眾人的生活——是沒有的。理由是：不抱希望未來有所希望的生活算是什麼呢？」

「我同你都是浪漫主義者呢，對嗎？」他突然站住，問了問卡加並朝她臉上望了望。

「是的，」她說的時候並沒有完全理解另使他想到這個問題的思想過程，但他臉上那個為她所熟悉與喜愛的神色却使她感到快樂，這綉神色千萬萬確地向她道出了：在此時此處他是幸福的。

「是的，當然是的。」他說。他們向前走去，她想道：如果他不再出門的話，那麼她，儘管怎樣困難，而終究是要在她那醫學院畢業的。怎麼說她也才二十八歲。縱令到五月裏就二十九歲了。但二十九歲又有什麼？

她放開他的手，挽住他的臂肘，靠近他，於是和他一樣的，冷不防問道：

「我到五月裏就二十九歲了，沒有什麼麼？」

而他也同樣地沒有說幾句話，但在他不能把告別了她在自答問題時所能作的最好的動作。他默默不語地把她拉近自己，擁抱住，用一個非常長時間的接吻吻了她的嘴唇。而以後，依然還是隻字未講，抓住她的手，他們便向前走去。

在這以前還是空落落的大街上開始出現了第一批趕着上工的行人。稍微聞到了炊烟的氣息，而在屋頂的上空，高高的炊烟一直昇向無風的天際。

『祖國炊烟，』巴沙金想到。『祖國炊烟，』他在腦子裏重複了一遍。

※

※

※

夜裏。我在旅館的房間裏靠打開的窗子旁邊坐着，望着白宮的潔白的圓頂，白宮後面是樓房，後面還是樓房，異國的華盛頓的樓房。再就是大洋。再就是歐羅巴。而只有那裏，在這一切過盡的地方，才是我的祖國——蘇維埃國家的邊疆。

『祖國炊烟，』我低語着。

於是在我眼前展開着春天的烏克蘭的原野，那遼遠的烽火征烟，那手持砲彈的砲兵。

紅場。陰雨。潮濕的，倒在列寧墓腳下的德意志的旌旗……

少年時代。小規模的工廠。在那古老的機床上爲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鑄磨零件的十四歲的兒童們。

童年時代。利森城們的學生戴着尖頂帽，走過利惹斯克的大街，去迎擊安東諾夫匪徒（註一），他們唱着歌子：『起來，工人弟兄，到處已是戰火熊熊，……』

慶祝的節日。被花朵插遍全身的赤卡洛夫（註二），在高爾基城的歡呼着的大街上行駛着。追悼會。靜默的行列沿着德米特洛夫卡大街向石柱大樓（註三）的緊緊地懸着黑紗的大門前進。勇敢，勇敢，再勇敢。

橫障上寫着江布爾的名言『列寧格勒人，我的孩子們』，在苦難的尼瓦大街上招展。

利巴支半島上的偵察員們在收音機前出於幸福而哭泣了，因為在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十一月七日斯大林依然紅場上進行着檢閱。

斯大林格勒的渡口。每天內去三次又回來三次地運送傷員渡過伏爾加河的姑娘，亂親地講着她是與括下去的。

※

※

※

祖國，可愛的祖國！我親自右到你並了解你是什麼樣，我就說你是什麼樣。我不比那些數不勝數

（註一）安東諾夫叛徒，爲一九二二年蘇聯盧波夫州發生的一次富農叛亂，叛亂首領爲安東諾夫。利森和利惹斯克以爲唐

波夫西北的城市。——譯者

（註二）蘇聯首先通過北極不斷飛行至美國的空軍英雄。——譯者

（註三）石柱大樓爲莫斯科歷史建築之一，在市中心區，以石柱蓋稱。——譯者

誠。我在自己帶名號裏並不好意稱爲亂一盤棋社會人物的領袖頭面。但是我，和其他的人一樣，儘力成爲更加完善更加誠實的人，堅決相信我們應當而且也定會成爲比我們現在更加完善的人。

靜默得可愛的，忠實得貧賤不移的我們的哥羅埃禮團！你是什麼呢？是巴沙合的家庭嗎？抑還是我自己的家庭？抑還是那一位將在印蘭版東管理這奉書的人的家庭？抑還是那些第一次地爲了人類的存在而揮費了那些說無數人必不可免要成爲這哥羅埃禮團的恐怖語言的官族人民的，千百萬人民的家庭的？抑還是，最後，你——就之這一切，猶如海洋之裏一票一樣地，都放進一個人的靈魂中，放進無窮的靈魂中，在這無窮的靈魂中每一個靈魂都是無數人的靈魂嗎？之一部份的最可貴的財寶嗎？祖國之一部份的最可貴的財寶嗎。

你的力量不正在於此嗎？你的羞恥和你的無敵不就是在於此嗎？我的被戰爭損傷了但強有力性的祖國呵，我的尚未醫好創傷但已在遭敵人講謗的，我的驕傲的不屈不抗的祖國呵！

這本書作爲生命的一部份奉獻給你，我將全部生命同樣也是奉獻給你的。

而我的生命——僅祇是那些無敵生命之一，那些無敵生命都是一模一樣地奉獻給你的，它們——這些生命不論在什麼地方進行着什麼事都是一樣：在書桌旁邊或在戰場上，是拿起釘鏢的或是扶平杖的，都是獻給你的。

譯後語

康士坦丁·米海洛維赤·西蒙諾夫，一九一五年生於彼得堡。一九三八年畢業於蘇聯作家協會文學研究院。從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國主義者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時起，他已成為戰地記者。在一九三九——四〇年反對芬蘭白軍的戰鬥中，在一九四一——四五年的偉大衛國戰爭中他均任戰地記者。其所著「從巴倫支海到黑海」一書中包括了他在祖國戰爭中的多篇前線通訊及戰地特寫。

西蒙諾夫是在創作上有着非常才能的多方面作家。他經常地搜集新的印象，對當前急迫問題的反應極快，他具有藝術的勇敢和銳敏而深入的大頭腦。他善於在日常生活的混雜之流中擷取時代底顯著特徵。他底小說「日日夜夜」，寫於他所自豪的英雄的斯大林格勒之戰的印象尚新之時，文中顯示了保衛斯大林格勒的蘇聯戰士們底精神特徵，為後世記錄了戰爭的轉折點。在他底詩篇「殺死他」中，特別生動地表現了人民對德國侵略者的痛恨。在戰爭初期，當家中的妻子和情人頃向親向愛人正在經歷着艱苦的悲痛時，作者抓住了人民的這種心情，而他底詩篇「待我歸來」就變成了深盼人民底忠貞誓言。西蒙諾夫不是一個坐在辦公室或司令部裏，憑着報告而寫通訊的記者。他底戰地通訊如「三晝夜」「節目前夜」「俄羅斯人的心」都是他親自所經歷的事蹟。在「三晝夜」裏，記者曾在一輛坦克裏，與敵人血戰了「三晝夜」，所以他才能如此細膩生動地，在戰場上耳聞目見地描繪出典型人物和事蹟；以後，這些人物和事蹟就成了全軍學習的榜樣。深入現實，是他所以成為出色的作家和記者的動力。西蒙諾夫已得過兩次斯大林獎金：一九四二年的戲劇「我鎮一少年」，一九四三年戲劇「俄羅斯

人」，一九四六年小說「日日夜夜」。和一九四七年「祖國炊烟」，他現在是蘇聯作家協會的代表，和蘇聯作家協會的副總書記。

他底主要著作，大抵已有中文譯本，均已為中國讀者所熟知，想不必在此一一贅述。

他底近著『祖國炊烟』發表後，曾轟動蘇聯文壇，引起了不少人的頌讚。固然，也有人批評這本帶有它底美中不足的地方，如在一切場面均用同樣的語言表達出來，致使得有時有損於事實的真實性，及書中對反面人物的批評責備文字，分量稍嫌過重一些。但基本上，不論就其內容來說，或就其題材來說，『祖國炊烟』均不失其為一部別開生面的傑作。這，在讀者讀後，自會有定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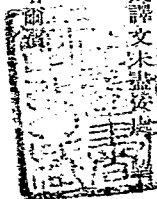
讓我們看一看蘇聯文壇權威，蘇聯作家協會總書記法捷耶夫對這部作品的評價吧：

『這部傑作（即祖國炊烟——譯者）是寫我們今天的基本主題——即蘇聯愛國主義主題。蘇聯的愛國主義主題，可以說是大多數蘇聯作家的作品中，用各種各樣形式表現着的主题，但在西蒙諾夫這部新作中，這一主题得到了直接明確的表現。作家在小說中把我們蘇聯人，把我們蘇維埃生活，與一般中等階層的美國人生活相對比。他明確地表現出我們蘇維埃制度遠勝過金元統治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統治集團總是千方百計地毒害人民的思想意識，灌輸人民以人類互相仇視的思想。』（法捷耶夫論蘇聯文學）

譯者限於俄文與文學修養之差，深恐未能確切詳盡地傳達出作者本意，錯譯及譯文未盡妥貼處，請讀者指正。

譯文經趙洵同志通校一遍，予以不少幫助，謹致謝意。

——亞天，一九四八年八月於哈爾濱



祖國吹煙

1949.9.初版

首 編 西 蒙 諾 夫
譯 者 高 亞 天
用 助 者 羅 北 雲 萬
繪 圖 者 張 壯 葛 唐 印 路

總店：北京前門外大街13號

分店：上海南京路111號 天津法租界11號 重慶打銅街

煙草公司 廣州沙面11號 西安北大街

北. 1—5000.

